

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 推动全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 李伯怀

2008 年是我区文化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是我区文化工作全面上水平的一年,是我区文化工作喜获丰收的一年,为我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环境,较好地促进了全区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特别是我区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乡”,不但使我区的对外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影响进一步扩大,同时,还将促进招商引资。

2009 年是我们“积极应对挑战,扩大开发开放,推进率先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文化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中央、市委和区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勇于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积极面对文化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抢抓机遇,攻坚克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全区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着力打造文化强区。

下面,我就如何做好 2009 年的文化工作讲五点意见。

一、要围绕大局围绕中心开展文化工作。过去我讲过,文化工作肩负着三个方面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第一是正确的宣传和导向;第二是教育和鼓舞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第三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围绕大局围绕中心开展文化工作是文化工作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决定的,否则,文化工作就不能很好的完成自身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此,开展文化工作要牢记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具体讲:一是要围绕中央、市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区委的总体要求做好宣传文化工作。把中央、市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区委的总体要求利用文艺的形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广泛宣传,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市委的重大战略决策和区委的总体要求上来。二是要围绕庆祝建国 60 周年、天津解放 60 周年做好宣传文化工作。大力宣传我国、我市、我区以及本乡本镇本村 60 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引导人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家乡。三是要围绕区委的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做好加油鼓劲的工作。我们要通过宣传区委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的重大意义、在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等工作,使人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区委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并通过典型的宣传使人们更加自觉地支持区委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向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学习,搞好区委重点工作和重点工程。

二、要抓住机遇大力推进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在天津市《2009 年文化工作要点》中,提出了要抓好四项工程,这四项工程的第一项就是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在这项工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惠民的优惠政策和项目,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乡镇文体中心建设和农村书屋建设。市里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物品的支持,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大力推进我们的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使我们的基础文化设施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文化设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得到较大的改善。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今年,我区已确定要建设 11 个乡镇文体活动中心,并且已列入区政府的重点督查项目,这 11 个乡镇一定要高度重视,按照要求和设计规划进行施工,切实完成好这项工作,绝不能敷衍搪塞、应付差事。其余的 17 个乡镇也要在 2010 年底前完成文体中心建设,因此这 17 个乡镇也要在今年提前做好建设规划、建设用地、建设资金等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再一个就是“农家书屋工程”。我们要用足用好这项文化惠民政策,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在农家书屋基础上建农村文化活动室,使农民休闲娱乐有去处、开展文化活动有阵地,从而使农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三、要发挥优势打造特色品牌。武清文化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书画艺术。武清的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尤其是近几年我区的书画艺术更是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武清已被国家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书画)之乡”,至此并不是到头了,要把它作为

一个新的起点，继续努力打造好我们的这一特色文化品牌，不断地扩大队伍、不断地提高水平、不断地提高知名度、不断地扩大对外影响，而且还要逐步走向市场化的路子，把品牌做成产业，为我区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第二是群众基础好。我们武清文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做好文化工作的基石，也是推动我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我区的“两大文化活动”也正是得益于广大群众的参与才能够长盛不衰。我们要进一步打造好“两大文化活动”这一品牌，不断地提高水平、不断地扩大影响，特别是要想办法扩大对外的影响。第三是文学创作。武清有着一支较高水平的文学创作队伍，在近几年中创作出了不少的优秀作品，在不少市以上的报刊上发表或获奖，其影响也不断扩大。我们要进一步扩大队伍、提高水平、搞好活动，培育好文学创作这一品牌。

四、要加大文化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提高文化活动的水平。文化的改革创新是文化事业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没有改革创新，文化就不可能得到大繁荣大发展。这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距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和不足，还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要有利于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二是要能够进一步增强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要深入调研推陈出新。做到了这三点，我想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就会不断加大，全区文化活动水平也一定能够不断地得到提高。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要积极地献计献策，把我们文化的改革开放抓好、抓出特色。

五、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关于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几乎是每次会必讲。之所以必讲，就是因为文化工作在一些部门、一些领导同志头脑当中还有模糊认识，没有真正摆上位。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新理念，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了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同等重要的位置。还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把文化作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且还提出了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口号。党中央为什么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如此的高度？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离不开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也照样离不开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其宣传人、教育人、鼓舞人和引导人的作用就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人们的思想就不能很好地统一到中央、市委的战略部署和区委的总体要求上来，就不能很好地和党中央、市委和区委保持一致，就会阻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多次得到了验证。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要切实提高对文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文化工作摆到位，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推动我区文化工作在 2009 年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此文系武清区副区长、区文联主席李伯怀同志在 2009 年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略有改动，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编：李善成）

金发飘飘的女人

□ 陈文芳

秀和大柱要结婚了，日子定在腊月十八。在桃树村，这样的消息一经传开，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就有了一种浓浓的期待，就像冬月里期待着腊月，腊月里期待着年关一样。大柱的母亲系上围裙，在灶台前一遍一遍地翻炒花生米、葵花籽。大柱憨憨的笑声就在母亲刷啦刷啦的翻炒声中时时爆响开来。秀的眼角、眉梢、发尖都似花开般的灿烂，那瀑布似的秀发就随着这绽开的灿烂飘了起来。

傍晚的村庄静谧中潜藏着一种属于山村的张扬，偶尔传来几声狗的低吠鸡的鸣叫。黑瓦白墙的房子静静的卧在夕阳里，斑驳的墙根下一溜排着十几个吸旱烟的老头，他们密布的皱纹在旱烟袅袅升起的烟圈中，似乎获得了一种劳作后伸胳膊伸腿的舒展。小孩子们在场院里追逐嬉闹。年轻的小媳妇坐在一群姑娘中，嘴巴一张一合地在讲着什么，姑娘们时而听得羞答答，时而又发出一阵爆笑。佝偻着背的老太太们就冲她们喊：不害臊！壮硕的小伙子们则酸酸地吹出一声尖锐的哨音，吹响了山村淡定中一种独有的高亢。

就是在这样一个既淡定又张扬的傍晚，桃树村来了一个金发女人。金发女人从一辆银白色的小轿车中优雅地跨出来，山村傍晚淡定中的张扬就更张扬了。

金发女人穿了一套紫红色的细呢子套裙，裙子的腰身收得很讲究，将她纤细的腰勾勒得恰到好处，里边是一件乳白色的高领羊毛衫，修长的腿上蹬着一双高至膝盖的长筒靴，城市里的女人也称为马靴。整个装扮透出一种城市女人独有的韵味。山村冬天的傍晚有些冷，金发女人还穿了一件镶着蕾丝花边的米色大衣，大衣的下摆很大，最让村民们炫目的是金发女人一头金黄的、卷曲的随着傍晚的风飘然而舞的头发。那飘然而舞的头发和下摆很大的大衣，在村民们的淡定中妖娆地晃荡。

这种张扬在不同人的心里诠释着不同的含义。坐在墙根下吸旱烟的老头们，就憋足了劲叭叭叭地猛吸几口旱烟，将一个散发着刺鼻烟臊味儿的烟圈吐出去，使劲往地上啐出一口浓痰，嘴里骂骂咧咧地说道：狐狸精；老太太们把她们干瘪的脸贴在一起咬着耳根，蚯蚓似的皱纹里堆满了痛心疾首般的叹息：什么世道呵！妖里妖气的；年轻的小伙子们却在一角大谈心得体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极其粗俗的乡间俚语，借此发泄他们对女人的羡慕和猥亵；小媳妇和年轻姑娘的目光却是这堆村民中最动人的，她们面黄肌瘦枯萎憔悴的脸，被金发女人金黄色的头发一照，迅速地丰饶光鲜起来。

秀的眼睛越过冬日寂寥的旷野，在金发女人一头飘逸金黄的秀发上定格，再也不想挪开。秀扯了扯身旁大柱的衣角，感叹着说：真漂亮呵！说时声音虽怯怯的，一双清柔的眼睛里却分明盈满了两汪甜甜的水，秀听见一种悠悠扬扬的歌声，溪水似的在心里欢快地流淌，散发着无比的芳香，仿佛自己的腰际也垂着一头金黄、卷曲、飘逸的秀发。

大柱抬眼看秀的时候眼睛里就多了一层狐疑，冷冷地摔出一句粗俗的话：漂亮个球！大柱摔出的那句话冷冷地砸在金发女人闪着金光的长发上，秀感到山村宁静辽阔的上空有些令人窒息。

这一夜秀失眠了，金发女人那头金黄、卷曲、飘逸的长发在秀的眼前晃动，狗的吠叫划过寂静的冬夜，月亮从后山升起来，又白又大又圆，如水的月光让秀越发地辗转反侧，弄得木板床吱吱的响。有虫儿在夜幕的草丛中不停地鸣叫，像是和它们的好朋友在促膝谈心。秀也渴望找个人唠唠心里的话茬儿。

秀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相片，如水的月光洒落在床头，朦朦胧胧的，秀清晰地看到了相片中的那个女孩，金黄的卷曲的飘逸的长发垂在肩上，甜甜地笑着。秀原本有着一头和金发女人一样金黄的秀发。半年前，秀在城市的一家发廊打工，做的就是染发，烫发。秀聪慧乖巧懂事，客人们都喜欢让秀做头发，秀一丝一缕地认真地张罗着，头发从秀细长的指尖丝绸一样滑出，就滑出一番别有韵味的洋气，秀看着城里的女人们在镜中透出的满足，以及剔透晶

亮闪幻着绮丽的光晕的双眼，秀就感到眼前是一片灿烂的金光。秀第一次惊叹她的手指，这十根细长的挖过野菜剥过猪草的手指居然那么神奇，居然能把一个相貌平平的女人也摆弄得流光溢彩洋气十足。秀在城里女人们卷曲金黄的秀发中第一次被女性之美所震撼，秀从那一刻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她也要和城里女人一样做一头卷曲金黄的头发。

老板娘亲自为秀做了头，秀看着镜中自己一头浓密的金黄头发，波浪似的一波一波地直垂纤细的腰际，秀的心里也一波一波地掀起了憧憬，她想象着自己垂着这头飘逸的金色秀发穿越故乡的桃树林，粉红的桃花也在她金色的秀发里汗颜，纷纷扬扬地飘落一地，她更想象着自己披垂着一头金色的秀发挽着大柱的手走进洞房。

大柱是村里公认的最好的石匠，大柱心灵手巧，在石活方面的创见和匠心堪称村里的天才，大柱见了石头就像见了秀一样亲切。村里哪家要在门前雕个龙刻个凤，或者刻上龙凤呈祥、鸳鸯齐飞的字样，大柱总能不拘泥于古板的套路，总是兴之所至随手拈来。大柱面对石头的思路是开放的，可大柱面对女人却是木讷的，保守的，大柱不喜欢女人嘻嘻哈哈穿红戴绿。秀的善良、沉静、朴素，像山涧里一条潺潺的溪水，缓缓的、慢慢的、平静的在桃树村流过，大柱看中了秀，秀也喜欢上了大柱的敦厚踏实灵巧的手艺。

秀和大柱定了婚，秀为挣足嫁妆的钱决定到城里打工，起先大柱反对，秀对他说：大柱哥，你摸摸我的心吧，我的心只属于你。秀说着握住了大柱的手，大柱的呼吸就急促起来，浑身燥热，握惯了锤子凿子的手颤抖着。大柱扯开了秀的衣襟，颤颤的手就碰到一对扑腾着的兔子。秀在大柱急促的呼吸中吓傻了，脸惨白惨白的，她觉得羞死了，哭着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这样呢！说着就狠狠地咬住了大柱的手，大柱看见手臂上留下了两排密密的牙印，整整齐齐地排着队。牙印随着疼痛渗出了血，像两排艳红的碎花，大柱在这两排艳红的碎花中竟觉出了一份笃定的信任和安全。于是秀在大柱的笃定和信任中走出了村口。

从城里回村时，秀看着镜中金黄的一波一波卷曲的秀发伤心地哭了，她不想让大柱猜疑，也不想让大柱伤心。秀把那头金黄卷曲的头发染黑，又拉直。因为秀清晰地记得大柱给她讲的外乡女人的故事。大柱十五岁那年，父亲跟着一个妖媚的外乡女人走了，父亲走的那天那个女人细细地收拾了自己，衣是衣、裤是裤的很张扬，还将一头平时绾起的头发披散下来，越发地散发着一股妖媚，张扬的从大柱和母亲的身旁走过。从那时起，大柱就对披散着的头发产生了仇恨。

秀压抑着一个女人对美的追求，赢得了大柱一个放心放肝的灿烂笑容，可生活突然间扑腾出了一种怪怪的酸涩。从城里回来后，秀忙着里里外外拾掇家里，忙着侍弄菜园，渐渐地竟忘了自己那头曾经金黄飘逸的秀发。

可在这个冬日傍晚的夕辉中，金发女人得体的穿着、飘飞的金发彻底扰乱了秀的心。秀困惑了，难道山村的女人就应该用拖沓、褴褛来证明自己的贞洁么？秀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理论。

金发女人是写书的，来桃树村体验生活，要住上一段日子。

一个午后，秀到菜园除草，金灿灿的阳光下，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菜花中翩翩起舞，它们彩色的羽翼扑闪着妖媚。秀觉得蝶儿们扑闪着妖媚其实是唯美的，秀盯着蝴蝶，思绪渐渐就跑了边，青翠的菜就被秀当草给拔了。

正午的村庄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影，却洒上了一地冬日里稀薄悠闲的阳光。突然一声狗的狂吠把秀的思绪惊落，秀抬头看见那个金发女人正被一只壮硕的大狼狗紧追着。女人拼命地跑，因为穿着高跟鞋，她的跑就更像是跳，每一跳，女人金黄卷曲的长发就在阳光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这个优美的闪耀着金光的弧线一度使这只壮硕的狼狗感到陌生，狼狗从来没有看见过跳着走路的人，这人竟然还一下一下的在灿烂的阳光中划过一道又一道优美的金色弧线。于是狼狗就追怪物般地朝着金发女人猛追。

秀来不及欣赏金发女人的秀发划出的优美弧线，她英雄救美般朝金发女人跑去。一个超

趄，女人撞到了秀的怀里，秀张开细细的手臂，心上人似地拥住了女人。大狼狗也追了上来，看到秀拥住了金发女人，便停止了狂吠，温顺地摇摇尾巴，还在秀的脚上舔了舔，这只狗原来是大柱家的。

女人金黄的头发抚着秀的脸，秀在瞬间感到了一种绚烂的温馨，幽幽地泛着金色的光，像黑夜中盛开的一朵昙花，飘散出人世间神秘悠长的暗香。秀紧紧拥住金发女人，定了神的女人感到仿佛被狗吓傻了的不是自己而是眼前这个姑娘，金发女人从秀的双臂里难为情地滑了出来，带着问号一动不动的看着这个二十出头的姑娘。

秀没头没脑地说：真漂亮呵！说时嘴唇像花骨朵一样绽开，似乎终于等到了一个艳光四射的未来。金发女人在秀断断续续的头发、金黄、飘飞等词语中，终于弄明白了秀惊羨的是自己一头随风舞动的头发，她觉得这个姑娘可爱极了，让人心一疼，阳光、河流、水声也变得坦荡明亮，原来这个山村是灵秀而别致的。

就这样，秀和金发女人成了好朋友。

冬月一完就进入腊月了，腊月的村庄充满着一种浓浓厚的期待，因为腊月一完就是年关了，拼足了一年的劲所期待的就是除夕夜的喜庆，来年正月里松胳膊松腿的闲散。家庭主妇们已忙着洗洗涮涮，屋前院后的打扫卫生，洗干净了的被子被黄灿灿的阳光一照，被子里就装满了阳光的味道，盼望过年的小孩子躺在松软扑鼻的阳光的香味中，就闻到年关的气息了。

这些天大柱不再外出做工，他把精神气挪回了家里，他粗壮的胳膊举着凿子锤子，在天井的石壁上刻一个大大的“喜”字，大柱在忙着给自个筑巢。腊月十八越来越近了，大柱的母亲，这个十年前被丈夫丢下了的女人，为儿子把新房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了，崭新而松软的棉被，戏水的鸳鸯枕套，就等着那个俊俏宁静的丫头住进来了。大柱的母亲甚至已经盼望着抱孙子的那一天。

这天金发女人路过秀的院落，门虚掩着，女人就推门进去。秀坐在院落里，腊月的阳光已有些暖和，照得秀的脸红扑扑地开在黄灿灿的阳光中。

金发女人问秀：做什么呢？

秀说：做鞋子呢！我们农村有个风俗，待嫁的女人要做够一百双鞋子装在陪嫁的箱子里，象征着白头偕老。秀说着娇羞地低下了头，阳光中绽开的桃花一样的脸蛋，在颌首中自是另一番韵味。

金发女人说：耶，结婚是好事哩！她学着桃树村的语调把那个“耶”和“哩”感叹似地在腊月浓香的空气里拖了一个长长的尾音，秀觉得那尾音划过她娇羞的心，和女人更亲近了。秀放下手中的活，起身一扭腰肢跑回里屋，一会后噔噔地跑出来递给金发女人一张照片。相片中一个小姑娘卷曲金黄的秀发随风飘扬，两汪清潭里扑闪着一种灵秀和剔透，洋味十足中竟透出一股沁人心脾的花的香、草的绿以及溪水融着蓝天发出的叮当声。女人看呆了，这个整天喂猪养鸡侍弄菜园的姑娘，原来却是如此的聪慧灵秀。金发女人觉得秀分明就是一枝山涧里顶着晨露散发幽香的兰花！如果有一个精致的花瓶盛装，会是另一番美轮美奂的景致。

金发女人问秀：秀，结婚的日子订啦？

秀轻轻地嗯了一声。

金发女人又问：结婚的衣服准备好啦？

秀又轻轻地嗯了一声。

金发女人又一次问：秀，结婚就梳相片上这个发型，好么？挺棒的！

秀这一次没有轻轻地嗯那一声，她的眼光旋即黯淡了，右手捏着的缝衣针狠狠地扎进了左手的食指里。

就在这时，大柱叫着秀的名字风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看到一头黄发的女人，脸上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不悦。看见大柱，秀慌慌张张去藏那张照片，可是他已经看见了，瞪着眼从秀颤

抖的手中夺过相片。轰的一声，大柱的胸腔里似一个闷雷响起，突然间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从天而降，他的心里反复重复着一个事实：原来秀是在发廊里做事，为什么她要骗我说是在餐馆洗碗？看她那一头妖里妖气的黄头发，竟然男男女女的站在发廊前不知廉耻地笑着，那个额前染了一撮黄头发的男人和秀挨得那么近，秀的胸几乎碰着他的手臂了。

在桃树村绝大多数人的意识中，发廊跟剃头店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剃头店仅仅是剃头而已，而发廊包含的内涵丰富，美发只是个幌子而已。村子里的小伙子一说到发廊，脸上就荡出一股垂涎般的淫邪，嘴里还要吐出些粗俗的话，究竟是羡慕还是唾弃，让人无法理解。如果有人把发廊理解为单纯意义的剃头，那么他不是傻子就是疯子。大柱又想起那个外乡女人，她一头披散的头发闪着鬼魅一样的光泽，从他十五岁惊慌、羞耻、愤怒的岁月里蛇样地钻出来，大柱撕碎照片狠狠地摔在地上，并大声地骂了一句很粗俗的话，那骂声震荡得腊月里温馨的空气颤栗。

秀和金发女人被吓呆了。秀捂住眼睛，眼泪蚯蚓般从哆嗦的指缝间滑了出来。金发女人也被大柱的举止弄得一头雾水，她不明白这个看似敦厚的男人到底怎么了，她如何也理解不了染个黄头发难道就成了不正经的女人。城市里大街小巷都是黄头发，那么，按大柱的理论满大街都是不正经的女人？秀那头金黄色的头发是那样的漂亮、灵光、芳香四溢，大柱却认为有毒，是坠落或卖身的代名词。她感到悲伤，为大柱，更为秀。

这个夜晚对大柱来说，犹如不真实的梦境。在这似真似幻的梦境中，大柱看见了拐走父亲的外乡女人。那女人似从天空飘然而至，她披着一头瀑布似的长发，那长发黑亮黑亮地发着狡黠的光泽，黑发淫荡地扫过大柱的脸，让他恶心得真想吐。突然，一团火光从地里嘭地一声冲天而起，大火欢快地燃烧着，烧成了火山，烧成了火海，秀就站在这片火海中。秀金黄卷曲的长发在火中欢腾，像极了一条条金色的吐着毒芯的蛇，秀的脸上露出痴迷的似乎暗藏着玄机的笑容，深潭幽幽的眼里浮起了带着浅浅嘲弄的笑意。他还看见她妖媚的衣衫下，蛇一样的身体也款款而动，和那头金发扭动纠缠在一起。几天来，大柱都处在这种亦真亦幻的梦境中，他身体抖擞地站在晴朗的天空下，天空广阔无云，蓝得很深很湿润，可大柱的心里却堆积着铅块一样的厚重浓云。一股怒火在大柱的心中不息地鼓涌、绞动、翻滚，秀看似那么纯朴、善良，怎么就瞒了他在发廊里做事呢！

这天，桃树村显得很热闹，在腊月里家家户户飘散的同一种芬芳中有些鲜活的异样，大柱却闻不到那共同的芬芳，也觉不出那鲜活的异样，他提一提眼皮掀一掀鼻翼，看到的都是秀金黄的蛇一样扭着腰肢舞蹈的卷发，闻到的都是秀金黄的头发散发出的妖娆的气味。村子里响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脆响，有浓浓的火药味儿飘散在空气中，飘出了一股喜庆味儿。小孩子叽叽喳喳地叫着，被人群簇拥着的喜庆越来越近。大柱清晰地听到有一个脆脆的孩子的声音在吵闹的人群中尖锐地响起：妈妈你看，新媳妇的头发是黄色的，真好看！这个脆脆的孩子的声音在大柱的心里尖刀一样地划了一下，接着身体里某个部位开始钻心的作疼，不知是因为愤怒还是因为好奇，大柱冲出了自家的院落。

大柱在一群喜庆的人群中看到一个新媳妇，原来是村东头在外做工的冬子结婚了。听说冬子在外发了大财，当上了施工队的头。腊月山村的早晨，空气刀子一样凛冽，可那个新媳妇居然穿着一件单薄的雪白的几乎拖地的婚纱，在寒冷的空气中露着白白的脖颈，簇拥着那白白脖颈的又是一头金黄卷曲的长发，风一吹，那金黄的秀发就随风飘了起来。

大柱呆呆地站着，和乡亲们一起看风景，可大柱的看和乡亲们的看显然是不一样的。乡亲们一阵唏嘘声中极尽全力地去凑热闹，大饱了一次眼福。新媳妇没有一点乡村媳妇的模样，她的表情和眼神所表达的气息，在乡亲们的心中是另类的，这种另类的含义就像那个傍晚看金发女人一样，不同的人看出了不同的意义。可他们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站在河的彼岸观看奔涌的河里飞溅起来的浪花，那浪花虽然意义丰富，可跟他们实在毫无关系。可是大柱的看就不同了，他被新媳妇那飘荡起来的金黄头发卷到奔涌着的浪花里，浪花溅湿了他

的眼他的脸，还有他的心。他觉得迷茫了，眼睛里闪出的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困惑，他困惑在了新郎冬子宽厚、淡定、幸福的笑容中，冬子挽着新媳妇的手，亲切大方地给乡亲们递喜糖。

大柱转回院落的时候心里就又多了一块铅似的云，冬子和他是小时候很要好的玩伴。大柱清晰地记得，那一年父亲跟着披散着头发的外乡女人走了，冬子气愤地说你爹咋就看上了一个披头散发穿红戴绿的女人？说的時候咬牙切齿的，恨不能一刀劈了那个女人。可多年不见的冬子怎么也看上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并且这女人的头发还染成了妖媚的黄色。大柱觉得冬子的婚礼砸得他的心钝疼。

大柱闷坐在屋里，一圈一圈的困惑围上来，闷得他透不过气，他长一声短一声地噓着气。院落的门吱呀一声响了，冬子走进了大柱家，冬子看着一脸憔悴、眼窝深陷的大柱，纳闷了，调侃道：看你魂不守舍的，想媳妇啦？

大柱闷坐着，不语。

冬子又把大柱打量了一圈，捅捅他僵硬的胳膊，玩笑似的说：看我比你先娶了个又俏又洋气的妞，嫉妒啦？

大柱听冬子这么一说，就把牙咬得咯嘣响，几天来抓心挠肝窝在心里的火腾地蹿了出来，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突破口。

球，这也叫漂亮，不就是一个披头散发的黄毛货，我还不稀罕呢！错过臭洋菊，没准我还摘朵金菊花！说完大柱觉出了自己的失态，毕竟冬子和他从小就是好朋友，大柱这样想的时候就从胡子拉碴的脸上挤出了一丝干瘪的笑，这笑夹在一声又一声含混不清的呜咽中，在一阵呜呜的哭后，大柱终于倒豆子一样地把这些天的困惑对冬子倒了出来。

冬子想大声的笑，可笑不出来，冬子被大柱的这种“困惑”震惊了，山村的闭塞和愚昧在大柱的心里长了一层厚重、腐朽的青苔，这滑腻、阴绿的青苔滋生出的对生活的诠释，竟是黄头发的女人等同于不正经的女人。冬子想起了前不久看的一个很悲情的电视剧，冬子坐下来给大柱讲了这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一个乡村出来的女大学生边上学边打工，她打工的地方是一家酒吧。女大学生有一张清秀甜美的脸，细细的腰，修长的腿，爱说爱笑，于是身边就有许多男人围着转，可姑娘总是很有分寸地和他们保持着距离。心术不正的男人总不能得逞，就说姑娘的坏话，男友听说了姑娘的传闻就信以为真，中了邪魔似的看着姑娘碧潭似的眼睛、细细的腰，无端地看出了莫须有的挑逗，他发疯似地把姑娘摁倒在床上，要姑娘证明给他看。第二天，男人醒来惊愕地发现雪白床单上艳艳地盛开了一朵硕大无比的花，艳红的花嘲讽地看着他，男人知道自己错怪了姑娘，羞愧的起身去找姑娘，可姑娘却跳进了一条冰冷的河里。

冬子讲完，用力拍了拍大柱的肩，告诉他，城市的大街上到处都是飘飞的黄头发，是城市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你可别犯了故事中那男人同样的错！你到城里去看看，或许心里的困惑就解开了。

一次谈话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大柱在冬子讲的故事中似乎悟出了些道道，他想到城市里去看看那究竟是一道如何亮丽的风景。大柱去到了城里，大街上，城里的女人挎着精巧的小包，衣着考究，金黄卷曲的长发让风轻轻一吹，灵动地舞了起来，女人小鸟依人似地偎着男人款款地走，有细心的男人抚一抚女人被风吹乱的头发，黄头发的女人就幸福的笑，那笑像一朵朵盛开在城市里的花，城市在这花海中更加妩媚动人。

大柱那些长在心里的腐朽愚昧的青苔，在城市盛开的朵朵花海中扯碎了，飘散了。大柱觉得自己飞了起来，飞到了秀的身边，他突然间就理解了秀，理解了女人们的爱美之心。大柱全身心的投入，彻头彻尾地投入到了他即将来临的婚礼中。只要看一看大柱家门楣上的大红双喜、门口石柱上的大红联，看看大柱脸上憨厚的笑，那笑把整个桃树村都溢满了，许多开始跟季节无关，许多开始隐藏在心灵的蜕变中。很多时候，人的思维就那么奇怪，只那么

轻轻一点，郁积于心的困惑竟柳暗花明了。大柱还要开始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要带秀到城里去做一个金黄的卷曲的头发。

大柱这样对秀说的时候，秀含着泪笑了，她任大柱在她的泪光中碎成了万紫千红，大柱拥住了秀，秀的嘴角溢出了蜜糖的笑，那笑由嘴角溢出来，把整个桃树村都溶在了笑容中。

大柱也笑了，憨憨的，朴实的，他仿佛看见秀金黄卷曲的瀑布似的长发比那个写书的金发女人的更加丰润饱满、更加流光溢彩，他的嘴轻轻一吹，秀黄灿灿的头发就打着好看的卷儿，飘飞了起来……

（责编：秦万丽）

奶香

□ 孙 利

大型豪华洗浴中心旁边开了家“浓情”花屋，室内装潢温馨浪漫，整日花香四溢，进出往来的生意异常火爆，店内高悬一幅“花神物语图”甚是惹眼——一月迎春报喜来；银杏二月缀枝蔓；三月撞得桃花运；富贵牡丹四月绽；迷人玫瑰五月浓；六月娇荷别样鲜；兰花七月招人迷；八月桂花遍野开；彩菊九月扑鼻香；缤纷月季十月灿；十一傲梅竞斗艳；水仙腊月展英彩。店门前张贴着醒目招聘广告，应征条件简单明了：“诚招年轻貌美的送花姑娘”。

新婚不久的秀秀跟随丈夫小乔来到城里打工，经同乡介绍小乔到建筑工地当了搬运工，管吃不包住，一个月550元钱。小两口临时在工地不远处与别人家合租了间小平房，价钱相对便宜但隔音效果极差，这屋放个屁那屋都能听见，连最起码的卫生设施都不具备，特别是晚上起夜甚是不便。尽管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小乔和秀秀却毫无怨言，两个敢闯敢干的年轻人内心太向往这座大都市的喧嚣繁华，他们做梦都想摆脱父辈们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希望凭借自己的一把力气尽快在这座希望之城争得一席之地，混好了也许能在这里安家落户，光宗耀祖。

生就聪慧能干的秀秀简单安顿好小家，头顶烈日，骑一辆咣啷乱响的破自行车到处找工作，无意间应聘到了那家花店。精明的女老板一眼相中了这个眉清目秀的农村姑娘，她心中暗喜这个员工没啥文凭更好管理。特意给秀秀量身定做了一身优雅工作服，外送一套时尚彩妆，轻轻拍打着秀秀骨感肩头，关切叮嘱道：“你主要负责洗浴中心那边送花业务，只要客人打电话要买花，你必须第一时间送到指定的包房，倘若人家心情不好，千万要识趣，赶紧送上两句恭维话，哄客人高兴了，赏的小费都归你，其他什么事情你都不必多问。”秀秀连声应道：“是，是，老板您放心，我全记住了。”

初来乍到的乡下女人哪里享受过这等优厚待遇，匆匆赶回出租屋便迫不及待地梳妆打扮起来。换上贴身合体的奶白色套裙，搭配粉红丝绸蝴蝶结，面带微笑，挺胸收腹，看上去宛如电视剧里的空姐般标致养眼，独特气质一下子就被衬托显现出来；那些印满外国字的化妆品打开了包装却不知该如何使用，生怕将洁面乳当成润肤膏来使，秀秀只在脸上淡淡施了些散粉，稍稍涂些波光炫亮唇彩，那张生动美丽的容颜顿时焕发出青春无敌的风采。

灰头土脸的小乔很晚才从工地回来，进屋突然一愣，以为敲错了房门，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大美女就是自己刚刚带出来不久的农村姑娘林秀秀。大街上倒是总能见着光鲜亮丽的靓妞，可她们高傲不屑的神情是那样遥不可及，看都不敢多看人家一眼。此时，小乔内心里一股原始的冲动猛然间陡升，恶狼般扑向秀秀娇小的身体，吓得她躲闪不及，高声疾呼：“赶紧放开我，衣服要是被你弄脏了，明天还怎么去上班？”如狼般的小乔哪里还听得见秀秀说的那堆废话，一把将香喷喷的媳妇按倒在床，猴急地扯开上衣，扣子随即‘哗啦啦’拽掉三颗。小乔越发自顾蛮干，手脚并用，压得秀秀透不过气来，柔弱的妻子显然已经无力反抗。那张大床有节奏地吱呀作响，隔壁顽皮男孩子不知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不时欢跳着用铁棍敲打木板墙，突来造访的击打声使得小乔更加昏天黑地地猛烈进攻，此刻他感觉自己像个善战的勇士，刚刚征服了半壁江山，理应饱食这等秀色可餐的女人。

花店女老板四十开外的岁数，嘴角长了颗‘吃痞’，一双丹凤眼总是笑咪咪，整日巧舌如簧地周旋于形形色色大小客户之中，头脑特别灵活变通，她可以根据不同买者的消费能力，掌握各类人群送花心理，及时调整鲜花价格，有时一束花只要几十元，有时一支普通玫瑰暴涨到百十块。起初秀秀暗自窃喜，根本不用指望老板开的那点微薄工资，有时上门送花客人赏的小费就足够她家一个月花销，秀秀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这些城里男人是不是都大脑进水了，只要一朵玫瑰花，小费却给一二百，难道他们的钱真是大风刮来的，还是家里有造钱的机器？”那天一个喝得醉眼朦胧的客人彻底帮她揭开了谜底：“老子在这个地方可以呼风唤雨，每天睁开眼就有人给我来进贡，赏你这点小钱算什么，还赶不上这瓶洋酒的一个零

头。过来，小妞亲老子一下，我给你再加二百块，哈哈。”正给他做足疗的小姐一脸坏笑地补充道：“哎呦，妹子，能让尤老板看上可是你这辈子的福分，如果你真有本事逗他开心，今晚你就要发大财喽。”秀秀气得脸色苍白，手足无措，半天没找着包房的门，不知是如何踉跄地跑出来的。

透过落地玻璃窗户远远望见气喘吁吁的秀秀慌张归来，花店女老板依然一副笑吟吟的模样，刚要张嘴安慰几句，秀秀抢先开言：“陈老板，你给我安排的哪是什么正经女人干的活啊，我林秀秀人穷志不短，绝不干那种脏事，今天我要辞职，你把半个月的工钱给我。”

“哼，死脑筋，你把嘴放干净点，穷酸还要装清高，乡妹子你给我听好了，走人可以，没干满整月，工资休想拿走一分。”平日一贯和颜悦色的女老板顿时换了副嘴脸，口气生硬又蛮横，气得秀秀脱下工服，扔到地上，头也没回推门而出。跑到停车场附近，秀秀实在忍不住，躲到无人角落里放声大哭了一场。直到耳畔传来阵阵不耐烦的汽车喇叭声，她才如梦方醒，一路小跑回到空落落的家。小乔为了工地赶工期，多挣点钱，已经好几晚没回家睡。

转天一早，乌烟瘴气的工地上突然冒出一位俊秀的年轻女人身影，正在忙活的民工们眼珠个个瞪得滚圆痴痴张望，不远处传来放浪的口哨声，小乔一眼便认出来人竟是自己的媳妇秀秀，连忙上前嗔怪：“你一个女人家，找到这种地方来做什么，有话回家说。”秀秀迫不及待地痛诉了自己昨晚遭遇，小乔气得咬牙切齿，最后不忘追问：“那个该死的家伙有没有占到你身子的便宜，老子真想现在宰了他去。”秀秀坚定使劲地摇头稍稍缓解了小乔刚刚极度愤怒的情绪，安慰了几句话把林秀秀打发走了。

一上午，小乔都没精打采地胡思乱想，满脑子全是色迷迷的有钱男人猥琐面容还有那群民工弟兄们恶狼般对秀秀不怀好意的眼神，小乔真有点后悔当初不该带漂亮媳妇出来打工，城里可是不比乡下，说不好哪天秀秀不想跟自己吃苦受罪，被别的男人拐跑了，落下个人财两空的惨淡境地，到时候无脸回去见人。

吃着林秀秀最拿手的刀削面，小乔美滋滋地脱口：“媳妇，赶明咱们还是抓紧要个娃吧，爹身体越来越不好，娘早就盼着抱大孙子呢？”秀秀脸刷地一下变得通红，小声低语：“昨晚我还梦见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呢，长得可随你的模样了，醒来却白白高兴一场，就凭你那点工钱，在这里根本交不起生孩子的住院押金，咱们还是先攒点钱再说吧。”

“那是她们城里人娇气非要剖腹产，咱不怕疼就自己生，肯定花钱少，生完了，直接送回家去养。今后我们俩做个小本生意，等日子一点点好起来，把爹娘和孩子一起接过来住，我反正不打算再回那个白屠村种地受罪了，一年累死累活也见不到几张大票。”小乔说得振振有辞，双目放光感觉希望即在眼前，听得秀秀心动不已，她何尝不想永久留在城里打拼，给出生的孩子户口本上填上‘非农业’。

秀秀果然不负众望，很快怀上了小乔的孩子，这下可高兴坏了偏远山区的公婆，他们不惜忍痛割爱卖掉家里膘肥体壮的大猪换钱，给儿媳寄来几大包沉甸甸补品，害得小乔电话里好生埋怨一番：“娘啊，咱不是还指望它过年卖个好价钱给爹治病么，怎么说卖就卖了，太可惜了。再说城里这边啥都有，秀秀不会受委屈的。”

“你个臭小子懂个啥，俺们给秀儿寄的可是经后院马三姑指点过能生大胖儿子的神品，咱们老徐家往后的希望可全寄托在你媳妇身上了，看你那两个不争气的嫂子，只会生女娃娃，有个啥用，将来还不都是给别人家养的。”

“娘，马三姑那套纯属迷信，骗咱钱的，现在人家城里人还就喜欢生女娃子呢……”

“得了吧，少跟娘扯那套，俺就知道，甭管到啥朝代，男娃永远当家主事，养老送终，兴旺门面，关键时刻女人只有靠边站的份。”

“哎，好好好，儿子遵命就是了，吩咐秀秀把那堆补品全部吃掉，您老就耐心等待抱孙子享福吧。电话赶紧挂了，长途费可贵喽。”话音刚落，只听那端电话‘咣’地一声挂断。这边小乔无奈地摇头叹气，想想卧床不起都舍不得花钱买药治病的老父亲，小乔不禁心如刀

绞。

自从怀孕以来，秀秀一天也没闲着，凭借一双巧手，兼职帮附近店里手绣十字绣、加工珍珠包、钩编时尚帽子围巾……，这些活不用每天去坐班，只要在人家指定期限内顺利交工就好，验收合格后对方再付工钱。秀秀什么活计一学就会，总能提前完成工作任务，家务活也一点不耽误。

眼看秀秀的肚子一天天隆起，身子明显吃力笨重，曾经俊俏的瓜子脸撑得圆嘟嘟，颧骨周围生出许多妊娠斑。小乔越发喜欢秀秀这副尊容，经常开玩笑说：“媳妇长成这样我才放心啊，不然整天担心坏男人打你主意，吃不消啊。”秀秀脸上挂满幸福与甜蜜，每天不论多晚收工回来，小乔睡前总不忘贴在媳妇鼓鼓的肚皮上和里面的小家伙对聊一会儿：“乖儿子，为爹争口气，将来咱们好好学习，考大学，说洋文，开跑车，住别墅，让爹娘也跟着你享享清福，尝尝大把花钱是个啥滋味。”每每说完此话，里面总有回应，肚皮上顿时凸起个大包，只要用手轻轻抚摸立即又缩了回去，每每逗得胜利在望的小夫妻开怀不已。

妊娠八个多月的时候，乡下突然传来噩耗，小乔体弱多病的老父亲终于没熬过人生第六十个春秋撒手人寰，使得家徒四壁的境况更加惨不忍睹，小乔两个没本事的哥哥只盼着在外打工的弟弟早点拿钱回去为父安葬。农村人讲究怀孕的女人不能参加丧葬之事，临行前，小乔拉着秀秀的手伤心哭诉：“媳妇啊，把家里钱都给了我，你自己万一有点啥事可怎么办？”秀秀悲伤低泣：“爹这辈子省吃俭用，没享过咱们一天福，到头来我这个做儿媳妇的连最后一眼都不能见他老人家。这点钱算我尽的一点孝道，呜呜……”继而两人抱头痛哭。

小乔怀揣着出来后两人好不容易攒下的 1000 元钱，独自登上了返乡奔丧的列车。秀秀手头仅仅留有 98 元零钱，一个人挺着大肚子艰难度日。隔壁卖馒头的夫妻瞅着秀秀生活实在清苦可怜，每晚送来两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让秀秀倍感温暖。

天刚蒙蒙亮，秀秀准时拎着一个布袋溜达到早市买点便宜蔬菜，顺便锻炼锻炼身体。如果能碰上个老乡唠几句家乡话是秀秀一天最开心的事情，偶尔给自己买碗绿豆粥，一根糖果子吃算她一天最奢侈的享受。

那天路上没遇见一位老乡，也懒得吃早点，只买了几棵小白菜就扫兴而归。穿行在熙攘的人海车流中，秀秀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到嘴角颈边。她是多么想念逝去的亲人，多日不见的丈夫，忧愁兜里可怜巴巴所剩无几的糊口钱。

前方正在施工，秀秀只得绕行南面那条新修的街道，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身后有辆汽车尾随而来，回头望去，果然是辆漆黑锃亮的高级轿车，可惜自己根本叫不出那车的牌子，秀秀欲意躲闪，倏地，车主加大油门向主干道一溜烟儿驶去。径直走了大约一百多米的样子，转到拐弯处秀秀一眼便认出了刚刚那辆好车又停靠在了马路边上像是在等人，秀秀心里不由一紧，下意识将左手上的青菜换到了右手，索性放慢了脚步，盘算离它远点为妙。正当犹豫之际，推门下来走来一位仪态端庄，神采高贵冷艳的女人。

“你好，我能和你谈谈么？”气质优雅的女人向她走来，冷冷开口道。

“可是，我们以前不认识，你要和我谈什么？”秀秀不解地问。

“请问，目前你是否需要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女人直白道来。

“工作！”秀秀突然感觉她的话题很不靠谱，用手指了指自己越来越臃肿不堪的身体，尴尬地回答：“你看，我马上要生娃娃了，哪里还有工作的能力。”

“那你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女人关切地追问。

“嗯，大概是六月中旬的样子。”秀秀思忖着回答。

“啊，真是太 GOOD 了，苦苦寻找的人终于出现了。”女人始终紧绷的面孔竟然露出一丝诡秘的笑意。

经她这么一说，秀秀反倒有些迷惑，急忙后退两步，左手死死捂住挺起的肚皮。

“哦，请别误会，正因为你快生了，我才注意到你。”女人接着说：“是这样，我急需高

薪聘请一位可以替我母乳喂养孩子的年轻阿姨，仔细观察半天，看你各方面条件十分符合我的要求，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可以我们再电联，OK？”女人随手递给秀秀一张散发淡淡幽香的精美名片，转身潇洒离去。走了大约十步左右，骤然停住脚步回头叮嘱：“记住尽快给我答复，如果可以，我们接下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安排。”

秀秀呆呆伫立原地半天才回过神来——‘奶妈’，原来她要找‘奶妈’。

尽管有得体的衣服和高挑的身形掩饰，可那个女人的背影还是暴露出怀孕晚期的迹象，秀秀显然被这种突如其来又不可思议的事情搅得思绪混杂，手里紧紧攥着女人递上的名片，心跳加速着迈动步子朝自家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秀秀不住回想和女人刚刚的谈话内容，不禁摇头自语：“这城里真是什么事都有，女人家生孩子喂奶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么容易事怎么还要别人代劳！”进了屋，秀秀感觉浑身筋疲力尽，将重重的身子斜靠床头，肚子高高挺立，这会儿才仔细端详那张散发淡淡香气的名片“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艺术总监‘万俟姝’”，外加那串吉利易记的手机号码更凸显出主人非同一般的尊贵身份。看着看着秀秀两眼皮不由打架，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梦境中的画面美极了，一座七彩斑斓的城堡，一张紫色帷幔萦绕的花床，两个忽闪翅膀的小天使围着她盘旋翩跹，不时用轻巧的小嘴撅来一支支粉红色的百合，恰到好处地插扎在秀秀瀑布般黝黑亮泽的长发上，秀秀身着泡泡裙，踱步于玫瑰花瓣铺就的石级，眼前延伸出一栋栋叠连浩繁的迷宫，穹顶无垠，一片湛蓝。秀秀睁大双眼，口呈‘O’形，原地仰天转啊转……笑着醒来，只觉周身寒气逼人。昏暗狭小的空间彻底把秀秀重新拽回现实，缓缓起身端起昨晚吃剩的隔夜饭，泛起阵阵心酸。

有钱女人的“高薪聘请”四个字在秀秀脑际来回打转，挥之不去。她理应要把自己最富足的奶水奉献给老徐家的血脉，可是，拮据的日子实在举步维艰。也不知道丈夫什么时候能回来，耽搁这么久，工地肯定不会再要他了，今后的生活……思前虑后整整一宿，肚子里的小家伙仿佛感知到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那晚活动得比平日更加欢实，搅得秀秀头晕脑胀心慌慌。

进城来还是第一次走入标有‘星巴克’字样的咖啡店，秀秀面露紧张。万俟姝早早守候在临窗位子上，高盘的发髻，酒红的套裙，依然是那副不可一世的高傲表情。礼节性挤出的一丝微笑让秀秀感到更加局促不安。

“你好，林秀秀，再次见到你很高兴，我岁数应该比你大，今后管我叫姝姐好了。”万俟姝大方开场。

秀秀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憨笑着回应一句“姝姐好。”

“谢谢秀秀，你肯来，说明愿意帮我，从明天开始你可以搬到我家里去住，先适应一下周围环境，到时会有专门的保姆伺候你，食宿工资问题尽管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我的孩子出生后，你每天严格按照我的私家营养医师的要求进补粥汤，合理膳食，按时把最充足的奶水喂给我的宝宝。”

秀秀连忙解释道：“姝姐放心，我们乡下人有自己特别灵验的催奶秘方，特别见效，到时候我完全可以同时给两个孩子喂足奶的，没问题。”

“NO,NO,NO”，万俟姝紧皱眉头，表情夸张又惊愕地摆动手指反对道：“万万不可以那样，我的宝贝怎么能和你的孩子一起共乳，既不卫生又……”

秀秀听得两耳发蒙，眼泪不由刷地涌了出来，抖动嘴角打断她：“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谁不知道小婴儿喝娘奶不生病，长得结实。你只考虑自己孩子的好歹，以为花几个钱我就可以完全听你使唤么，你找错人了，我们虽然没钱也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你还是另请别人吧，我不干。”秀秀嗓门渐高，推开香气袅袅的咖啡杯，愤然地立起身，准备离开。

万俟姝着实被她突来的举动吓了一跳，不由态度骤缓，柔声劝道：“秀秀，我们有话可以好好商量嘛，何必动怒呢！”她重新将秀秀扶坐下来，细语安慰：“你放心，到时候我可以

出资给你的孩子专门请个保姆照看，无偿给他提供最高级进口奶粉食用，一直供到我的孩子断奶为止，请问你意下如何？”

“是的，眼下我们确实很需要钱，可我也不能做出对不起老徐家子孙后代的事情啊。”看到秀秀如此坚定地不认同此事，万俟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继而铁青，沉默片刻，痛苦无奈地恳求道：“秀秀，实不相瞒，我也有自己的苦衷。我的第一个孩子三年前因病夭折，我差点精神崩溃，抑郁而死。这回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受了多少罪才得来如今这个宝贝，他一出生我就要给他最全面体贴的呵护，再不能有丝毫闪失！生完小孩，我的身材又不能走样，所以才有此想法。在你哺乳期间，我可以保障你一家人生活无忧，包括给你老公安排一份体面且收入不错的工作……。”

林秀秀终于接受了万俟姝的特殊关照，入住高级病房，自行顺利产下一个七斤多重的女婴，取名欣悦，只是小乔失望之余实在不知该如何向远在老家的母亲汇报此事。时隔一周后，万俟姝如愿产下男婴，唤作妙妙，忍着剖腹产后伤口的疼痛，一贯表情冷漠的女人脸上第一次笑得像花儿一般灿烂。

经过万俟姝私人医师精心调养护理，产后 24 小时，充足的奶水顺利从秀秀饱胀丰满的乳房汩汩送出，焦灼等待中的万俟姝总算长长舒了口气，当秀秀轻轻将孩子搂过揽入怀中，刚刚还闭着眼睛嗷嗷大哭的小家伙似乎闻到了一股久违的浓浓奶香，脑袋瓜左右找寻摇摆几下，本能张大嘴巴，一口下去准确无误地嘬住了那颗深晕的乳头，疼得秀秀‘哎呦’一声轻叫，一切归于平静。小家伙不时用两只胖嘟嘟小手下意识挤压一下秀秀温软硕大的乳房，这一刺激使得奶水涌现更加顺畅，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妙妙贪婪的嘴巴里，咕咚咕咚吃得满头大汗。兴许使出吃奶的劲头太大了，小嘴嘬着嘬着，两眼皮开始上下打架，不知不觉呼呼睡着了，含在嘴里的乳头始终不舍得吐出。

欣悦被安置睡在秀秀隔壁一间儿童房，由一位五十岁上下育儿经验丰富的林姐悉心照管，女孩儿特别乖巧好带，每每吃饱奶粉不是酣然入睡，就是独自左瞧右看咯咯笑，煞是惹人怜爱。男孩儿妙妙恰好与之相反，除了吃奶的时候比较安静听话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总是莫名地踢抓哭闹，经常大半夜吵得秀秀不能安睡，难免心生厌烦。内心越发想念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的亲生女儿，哪怕仅仅望上一眼。

典雅富丽的别墅区远离闹市，被一片片静谧葱绿的树林深深包裹，打开窗户传来悦耳鸟鸣声，迎面扑来的是丝丝花香。万俟姝每天清晨六点钟准时在露台上锻炼瘦身瑜伽，人家真不愧为练舞蹈的出身，身体柔韧性不减当年，将提拉、下压、伸展、俯卧各个动作演绎得精准到位，身材迅速恢复得比从前还要凹凸有致，脸颊白皙，眉清目秀，整个人看上去越发显得超凡脱俗，浑身上下散发着成熟女人的迷人韵味。万俟姝只有见到自己宝贝儿子的那一刻才表现得最温情，嘴角上扬，满眼充满慈爱，一旦视线转移，瞬时又恢复一副冷若冰霜，对谁都熟视无睹的模样。

家里的男主人始终没有露过一面，这令秀秀深感疑惑，难道这个女人——单身，孩子——私生？喂着人家的儿子，秀秀伤感不已，总是偷偷落泪，有时泪水悄悄滴落在妙妙小脑门上，小家伙毫不示弱，发狠儿般用牙床死死咬住乳头，挑衅地警告这位临时妈妈别走神。

小乔如愿当上了政府大楼保安队大队长，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帽子制服佩戴整齐，神气活现，和在民工队时比简直判若两人，每周还有一天倒休，被万俟姝破例允许自由出入别墅，分别探望老婆和孩子。小乔心眼多，脑子活，每回过来都不忘给照看女儿欣悦的林姐带上一些她爱吃的糖炒栗子、冰糖葫芦等小吃，讨得林姐欢心了，她也就睁一眼闭一眼，趁万俟姝不在家的空挡，让小乔一家三口匆匆聚上一面，但不能给欣悦喂母乳。一次，林姐守在门口，秀秀给小乔递了个眼色，两人默契配合，小乔强装剧烈胃痛，硬是把聪明的林姐哄骗为真匆忙跑去找药，欣悦第一次品尝到了母乳的香甜，仿佛久旱逢甘露拼命吸吮着，直到被奶水呛得咳喷出来才肯罢休。向来不爱哭闹的小欣悦这回竟然放声大哭不止，任凭爸妈怎么

哄抱都不管用。多亏林姐及时赶来把她抱走，这才逐渐安静下来。一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心存侥幸的秀秀激动得一宿没睡好，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女儿贪恋母乳的吃相。转天一早出事了，秀秀的奶水明显没有往常供应充足，急得妙妙嘬几口便要哭几声，闻讯赶到的万俟姝紧张地瞪圆眼珠，责问一旁的营养医师：“谭医生，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请你给我合理解释，我们可是完全按照你的科学食谱的指导给产妇提供最丰富的膳食营养，昨天还饱饱的奶水，今天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谭医生并没有被万俟姝咄咄逼人的气势镇住，反倒平和回应：“人体本身存在不同的个体差异，自身情绪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刺激影响，也会出现突然奶水不足的现象，我们只有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着急根本于事无补。”万俟姝不停地踱来踱去，转而又追问秀秀：“为什么，为什么呢，求求你不要以这种方式来折磨我好么？”看到女主人如此一反常态的表现，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姐姐，如果孩子饿得实在难受，不如我们先给他喂些奶粉充饥！”这句话彻底把万俟姝激怒，她近乎歇斯底里般嚎叫“不要，我看谁敢，你们这些没用的家伙，姑奶奶养着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吓得秀秀和其他保姆默不作声，不知如何是好。嗷嗷待哺的妙妙卖力地哭，万俟姝命令秀秀：“快，快，接着喂，千万不能让他死了啊！”随即万俟姝崩溃地晕倒在地，人事不省。

几天下来，由于心情高度紧张，加之思女心切，秀秀的奶水终于干涸了。她不禁长长舒了口气，忽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觉地收拾好简单行囊，时刻做好被扫地出门的心理准备。万俟姝虚弱地上网搜索、铺天盖地张贴广告，希望尽快找到可以接替秀秀的最佳人选。

秀秀母女终得团聚，她主动来向女主人请辞：“姐姐，都怨我不争气，让你失望了，我们决定马上离开这里，我可以放弃整月工资，但求你不要解雇我老公的那份工作，行么？”万俟姝目不斜视，两眼直直瞪着天花板发呆，老半天才回应：“好吧，我答应你，走吧！”

阳光刺眼，秀秀抱着欣悦轻松迈出这座本就不属于她们的奢华领地，心旷神怡，竟然欢唱起故乡的民歌‘嗨——清早起来去赶集喽，桂花飘香扑满鼻，姑娘竹篮手中提，小伙紧随把眼迷呦……’欣悦好似听懂了母亲的唱词，清脆地笑出声来，秀秀的心情更加愉悦舒展，像只囚鸟终于回归自然，体味自由飞翔的快感。

走着走着，秀秀自感一股强大的暖流通透全身，低头望去，暗涌的奶水浸渍薄薄衣襟一大片，天意啊，又来奶了！惊喜瞬间溢满秀秀嘴角眉梢，此刻她根本顾不得什么矜持害羞，放下包裹，就势垫坐，面对暖阳，豪解胸怀，欣悦第一次痛快饱享了一顿人世间最甘甜丰沛的美味，吃累了，满足地酣睡过去，秀秀仔细端详着眼前这个粉嫩鲜活的小生命，远远望见了无限希望！

重新搬回那间简陋不隔音的小屋，秀秀才清醒感觉自己着陆了，不久前万俟姝让她梦一场，现在梦醒了，紧握双手，周身充满无穷力量！

有源源不断的奶水保障，使得秀秀再不用为孩子奶粉钱发愁，继续在家兼职做些手工活，小乔工作勤奋努力，每月工资都稳中见长，小日子过得和美美有奔头，入夜，小两口依偎着畅谈今后怎么攒钱，如何尽快脱贫致富，几年后再生个儿子等等话题。

一晃，欣悦都十个月大了，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像个瓷娃娃，带出去玩时总有路人赞叹孩子美如天使，每每这时，秀秀脸泛红光，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偶尔，秀秀会梦见妙妙，那个脾气大、爱哭闹、有奶就是娘的男娃。忽然有一天，小乔慌张跑回家，紧贴秀秀耳边低语：“不好了，快去看看，姐姐家出事了。”

秀秀被眼前的一切惊呆！别墅外戒备森严，戴墨镜的保镖来回巡视，大厅里到处被白色恐怖笼罩——白花、白帘、白雾气，四周阴气十足。保姆林姐见到秀秀，深深叹口气，摇着头引领秀秀来到二楼女主人的房间，一身素缟的万俟姝眼窝深陷，见到秀秀眼睛里闪出泪光，有气无力道：“你来晚了，妙妙走了！”

“不可能，不可能，妙妙你到底去哪了，娘来看你了……”秀秀当即失声痛哭，这会儿人们才深深意识到，那个吃了秀秀第一口奶的男婴之死，将是她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一道伤痛。

处理完妙妙后事不久，万俟妹选择在一个阴天下午到秀秀家那间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屋倾诉。她痴痴望着欣悦熟睡的模样，两行清泪潜然而出，仿佛自语“看来算命先生说得一点儿没错，我万俟妹命中注定孤独一生，繁华背后尽是凄凉”。秀秀满脸不解，万俟妹自顾道来“知道么，三十岁之前我满脑子里装的只有钱权二字，求学、留洋、谋职都是为了钱，每次交际应酬都有明确目的，有时做梦都在寻找攀龙附凤的机会，确实结交了很多有权势的男人，他们有能力满足我各种各样虚荣心，就是给不了我婚姻。由于过度自私的贪念，我能忍，也认头！可当一切享乐都拥有过后，空虚寂寞的时刻侵蚀着我每一寸肌肤，于是，我想到生个孩子陪我度过漫长余生，当第一个宝宝失去后，我才有所领悟什么叫报应。所以，这第二个孩子是我费尽周折，跑到邻国精子库得来的，结果还是难逃先天性心脏病的厄运……”整个下午万俟妹讲故事般缓缓陈述，听得秀秀目瞪口呆，最后感觉嗓子直冒烟，转身到厨房喝水功夫，回来后万俟妹已经不见踪影，桌子上整齐码放两捆百元大钞，旁边留一纸条“秀秀，羡慕你身上浓浓的奶香，一家三口甜蜜的生活，就算你们再次帮帮我，收下这笔钱，让欣悦健康快乐成长，我的内心也许会好过些，今后你我相忘于人海，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小乔终于如愿把老娘从乡下接到了城里住，小两口的担心终于解除，婆婆见到孙女欣悦的那一刻竟然喜极而泣“咱老徐家上辈子是积了什么大恩德，感谢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仙童一样的娃子，是她让俺这辈子坐上了火车。”

（责编：李蔚兰）

耳光

□ 刘殿学

周昕早上起来，感觉头疼得比昨天好点儿了。她想去公司看看，跟领班说，能不能轮个白班。能轮个白班的话，晚上可以在家吃药休息。她知道，这些天是不能缺工的，公司效益不好，各车间正准备裁人。要是真的被减下来咋办？一个有家有孩子的女人。

周昕把儿子送到幼儿园，乘二路车去公司。

二路车离公司不远的地方，有个下客站。下了车，就能看到了那高耸的华新公司大楼，听到机器的轰鸣声。

华新公司，是一家亚州最大的亚麻纺织公司。德国进口的全套设备，纺织、印染、服装加工一条龙。大部分工艺流程，都是电脑控制。全套高科技生产线，整天就跟变戏法一样，这个车间，将整包的亚麻原料运进去，等到了最后一个车间，各种花式款式的服装，就打成包装箱，运往世界各地。

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不用说在亚州，在世界上也算一流的。老板迈克·劳伦，是个蓝眼睛的美国人。他给所有工人的印象，就一个字：严。平时，公司从职员到工人，都害怕见到这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

周昕在门卫登完记，就从大楼后边的小路，直奔自己的五车间。

五车间，是个手工车间，这个车间女工最多。而今天，整个车间，却一个女工也没有，只有几个青年修理工，在叮叮当当地敲机器。周昕问问才知道，五车间今天上午停工检修，下午上班。她想找车间干部，车间干部也都不在。

没活干，周昕就到三车间去找王娅芳说。王娅芳的小儿子，早上刚到幼儿园，就把裤子尿湿了，光屁股坐在被子里。老师让带个话，叫家长送衣服。

周昕刚走到三车间门口，正好遇见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和几个中方干部从门里出来。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一见到周昕，马上站住了，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个车间的？工作时间，为什么在外边乱跑？”

周昕就告诉他，她叫周昕。是五车间的。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听说是五车间工人，马上不愿意。不等周昕说完，手一舞，打断她的话，说：“你是五车间的？在工作时间，跑到三车间来干什么？你们中国人，上班和下班，都一样爱玩吗？”又对一边的中方干部说，“这样爱玩的工人，去掉吧。”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讲得十分认真，十分武断，听起来，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说完，他们又到别的车间去检查劳动情况。

周昕站在那儿光发愣。心想，这下完了，帮人家带个口信，带出这么大麻烦！美国老板亲口叫把她去掉，谁还敢再把她留下？说什么，上岗总比下岗好。去掉咋办？满街都是下岗工人，上哪儿再找工作？于是，周昕她想追上去，向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解释一下，说明情况，五车间，今天停工检修，她不是在劳动时间出来玩的。转身一看，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已经钻进门前那辆白色小汽车，驶出了厂门。

哎！就是去掉，也得把话讲清楚，实事求是，她没玩。他凭什么说中国人上班和下班，都一样爱玩呢？不是这么回事嘛。甭管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道理都是一样的，都得讲道理嘛。美国老板咋啦？美国老板也得讲道理，也得尊重事实。

周昕看看表，快一点了，幼儿园的儿子，快要下课了。但周昕今天不想去接。到门卫那边去打电话，叫丈夫去接孩子。说今天车间有点事，中午晚一些回家。

放下电话，周昕就坐到大楼前的凉亭下，等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一直等到下午三点。下午班的工人，都陆续从大门口进来，拥向各个车间。

这时，一辆白色小汽车，在楼前的花池间，转转悠悠，靠着楼前的台阶，停下。

周昕认识，这是美国老板的小汽车。她看见司机先下车，给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拉开

车门。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慢慢从车里探出身来。

周昕主动迎上前去。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对周昕看看，认出来了。问：“你怎么在这儿？这儿有你的工作吗？”

“不，老板，我想对你解释一下……”

“你要解释什么？”

“上午，我们五车间……”

美国老板不耐烦，手一挥，说：“不用解释了。从今天开始，你已经不是华新公司的工人了，还解释什么呢？现在，你可以到财务科去办理手续。”说着，就要上楼去。

周昕听了这话，心里觉得又气，又委屈。一急，上前拦着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说：“不把事情了解清楚，你凭什么随便开除一个中国工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你不应该开除我！因为，我没有违犯公司的劳动纪律。在中国，就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这样不讲道理嘛……”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一听，站住了，瞪起眼，觉得这个中国女工，胆太大了，竟敢教训起他这样世界知名的美国老板，粗暴地一把抓住周昕：“你说什么？你说我不遵守法律？不讲道理？你这样一个小小的中国工人，有什么资格对我说这个话？”说着“啪！”那毛茸茸的手就打在周昕脸上。并对旁边的人说，扣下周昕的当月工资。

往车间走的那些上班工人，不知美国老板为什么打人？工人们愤愤地看着，又愤愤地离去。

周昕没想到，这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竟然这样无理，委屈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捂着脸，哭着，跑出厂门。回到家，一头倒在床上，猛哭。

周昕哭够了，就对丈夫吼，叫丈夫去请律师，告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还说，1937年，奶奶在东洋人开的纱厂里做工。东洋人不给中国女工产假和月经假。奶奶就带领女工们起来罢工。后来，东洋人不但答应了中国女工的要求，而且假期休息，还照常发工资。在洋人面前，就是不能怕，越是怕他，他就越欺负你没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现在的中国都什么样的中国了？美国老板还敢打中国工人？不行，一定要告他。

丈夫说，告是应该告。可是，请律师要花钱的，现在的诉讼费，贵得吓人。丈夫叫周昕先别哭，他去请朋友想法找个法律援助律师，不收钱。

法律援助律师还没找着，第二天一早，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叫秘书给周昕送来一封信。

听到这个美国佬的名字，周昕就想起他那双阴森森的蓝眼睛，就恨得浑身发火，不想接他的信。妈的！都被开除了，还送什么信来？周昕让秘书回去告诉那个美国老板，开除归开除，打人的事，跟他没完！

周昕不接信。

秘书把信放下，就走了。

周昕气得拿起信就撕！一撕开，信封里一张纸，纸里还包着500元钱。

周昕感到奇怪，不知这钱干啥用的。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说这月的工资扣发了，为什么又送来钱？就看信：

周昕小姐，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五车间昨天上午停工检修。我对我昨天的那种粗暴行为，向你表示道歉。我重新决定，你仍是华新公司的工人。这500元钱，作为对你的精神赔偿。请你收下。

对不起！

迈克·劳伦

周昕看了信，又气得重新哭起来。骂：“这个蓝眼睛杂种！说声对不起就完了？没完！你姑奶奶就是死，也要出了这口气！”

周昕立即给丈夫打电话，叫不用找律师了。找律师打官司，倒是便宜了这蓝眼睛杂种。她拿定主意，自己去出这口气。周昕饭也没吃，赶快洗了脸，化了妆，把公司发的新厂服穿上，气气派派，就去了公司。

到了公司，就上电梯到八楼，直闯美国老板的办公室。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正在叮叮当当吃着盘子里的早点。一见周昕进来，抬起蓝眼睛看了看，说话也比昨天客气多了：“周昕小姐，我派人送给你的钱，收到了吗？实在对不起，昨天，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误会。”

一个小小的误会！周昕一听，火冒三丈！路上想好了要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见周昕光站着，不说话，以为周昕接受了他的道歉。就赶快吃完盘中的面包。说：“周小姐，对不起，今天上班前，我要开个各车间的中层干部会，如果没什么事，你也该到车间去上班了。”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说着，拿起盘中的餐纸，揩揩嘴，夹起桌上的皮包，就走到办公室对面的电梯跟前，按电钮，去楼上会议室。

周昕不声不响，紧跟着也走进了电梯。

电梯上到 10 楼。

美国老板进了 10 楼左边的 A 间小会议室。

A 间小会议室，装饰都是金黄色的，像都是金子装成的，非常豪华。

开会时间还没到，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一进门，会场内哗哗啦啦，响起一阵巴掌。

美国老板打开皮包，拿出笔记本，正要讲话，周昕走到他桌子跟前。

美国老板抬头对周昕看看，说：“周小姐，昨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已经向你作了道歉。我说过，那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嘛。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周昕气得嘴唇有些发抖：“误会？一个小小的误会！？你们美国人口气真大！你严重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这叫误会吗？你们美国，不是挺爱讲人权吗？经常对别的国家说三道四，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们美国人，才是最尊重人权的。请问，随便殴打一个国家的公民，这叫尊重人权吗？告诉你，迈克先生，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人！要是五十年前，也许，我还不可能有这种勇气站起来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但是，今天，我敢！迈克先生，你错了！你以为 500 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吗？……”周昕说着，啪！摔下迈克赔偿她的 500 元钱。又说，“钱，算什么东西？如果你们美国人习惯用钱来买耳光的话，我愿意再加五百……”“啪！”周昕使劲往桌上又摔下一把钱。紧接着，猝不及防地抽了美国老板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转过身去，昂然离开了会场。

等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以及会场上的人弄清楚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时，周昕已经大步走出门外。

那个蓝眼睛的美国老板一直楞在那里。他左侧的半边脸，明显要比右侧要红一些，也渐渐大一些。他在寻思一种事实：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工，竟敢当众打了他，这可能吗？这是事实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周昕出了这口恶气，拦了辆最豪华的出租车回家。

中午，叫丈夫到小店里买了瓶红酒，小两口，从头到脚，喝了个痛快！喝完，周昕拿来笔，一笔一画，教五岁的小儿子在当天的那页日历上，写下三个大字：中国人！

（责编：李蔚兰）

多妮 de 爱情

□ 欧阳娜

麦收的时节要到了，一片片喜人的麦子由绿变黄，麦粒日渐饱满。

青河村的人们紧张地做着麦收准备。镰刀磨得快快的，亮亮的。马车修理得停停当当。捆麦子的草绳在人们手中飞快地增加着长度。

那些时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人不由得暗暗庆幸又可以吃几天饱饭了。

月色朦胧，村头大槐树底下坐着一群搓草绳的女人。湿润柔软的麦秸在一双双灵巧的手中转动着，几分钟工夫，一条光滑的草绳便搓成了。

女人们手里忙得紧，嘴也闲不住。

“我听说多妮又找了个婆家”。一个女人神秘地小声说。

“是吗？这可是第五家了。”另一个女人说。

“都怨她爷，收了人家的彩礼又退亲。”

“我看多妮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脸子好看耍人家玩。”

.....

夜深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偶尔有一两声狗叫，女人们说够了悄悄话，拍打拍打身上的灰尘，抱着搓好的草绳回家睡觉去了。

上工的哨声响了，多妮匆忙吃完最后一口饭来到麦场上。人们用鄙夷的目光看着她，她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来。

“不要脸！”

“贱货！”

“破鞋！”

人们嘁嘁喳喳地用世界上最难听的话咒骂她，她的心生疼生疼的，她使劲咽回涌到嗓子眼的饭食，委屈的泪水在不被人察觉的时候悄悄滚落。

生产队长走到人群中间宣布，今天的劳动任务是收割北坡的麦子。

多妮什么话也不想说，快速地挥动着镰刀收割麦子，渐渐地她甩下别人一大截，一颗心也不那么难受了。一张芙蓉花似的脸流着汗水，白里透粉，娇艳无比，惹得见了女人就拔不动腿的光棍秋来总向她这边瞟。

多妮心中欢喜，禁不住友善地冲他微微一笑，秋来便直着眼睛愣了半天。

“呀！一棵花灰菜！”

花灰菜与普通的灰菜不一样，它的叶子可以当胭脂和指甲油使，所以女孩子都很喜欢它。多妮摘了一片花灰菜叶擦红了自己的指甲，她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童年渺茫，美好，就像天上飘着朵朵白云。

也是麦收时节，穷生来叫她一起去拔野菜。

铛铛——铛铛——铛铛——，晨风送来学校急促的上课钟声。爷不让多妮上学，要她照顾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穷生不喜欢上学，时常逃学。

通向苹果园的路像一条花廊，藤蔓爬上高高的白杨树，交织成两道绿色屏障，娇嫩的花儿密密匝匝，如云似霞。

树下盛开着一大片一大片野菊花。黄色的，像一朵朵小小的朝阳花，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蓝色的，恰如忧郁的少女，藏着深深的愁怨。

穷生采来五颜六色的野花编成一个美丽的花环，戴在多妮头上，多妮娇艳的容颜在野花映衬下如美玉般夺目。

田野的野菜很多，柳条编的筐子很快就满了。

天蓝风轻，五颜六色的蝴蝶扇动着双翅落在一朵朵酒盅花上。这种野花长得酷似酒盅，花心有蜜，可以吃。

“看，我有很多酒盅花。”多妮向穷生炫耀自己发现的一大片酒盅花。

“我也有。”穷生不肯示弱，他面前果真也有一大片酒盅花。

“穷生哥，咱们干杯，祝愿我们永远在一起拔野菜，永不分离。”多妮提议。

“好，干杯！”

他们学电影中的人们，两朵酒盅花轻轻碰在一起，然后送到嘴边一咂，好甜。

他们用花灰菜叶染红了脸蛋和指甲，扮新郎新娘，村西的青河是他们的镜子。

“多妮，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割麦子？”队长走过来瞪着眼睛责问。

多妮慌忙放下手中的花灰菜，镰刀又飞快地挥动起来，不再去回忆她那自由自在、属于大自然的童年了。

中午，多妮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家，多么可怜的家呀，三面院墙都被大雨淋倒了，也没钱修，行人一眼就可望见天井里的一切。四间低矮的草房内厅，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两盘土炕上铺着破破烂烂的席子，两床破鱼网似的被子是全家唯一的御寒物品。

多妮揭开锅盖，锅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娘，你怎么光知道睡觉，今中午咱吃啥？”多妮问躺在炕上正在睡觉的娘。

娘哼了一声坐起身，一头脏乱的头发沾着草末，一身黑色的衣裤又脏又破，好长时间没有清洗修补了。瘦骨嶙峋的身躯，脏兮兮的脸和手，使她看起来像个要饭的，又像一个流浪街头无人照顾的精神病患者。那双大大的黑亮的眼睛说明她年轻时相貌出众。

“问你爷去，反正家里是没有一点东西吃了。”她声音沙哑地说。

多妮没办法，只好去找看果园的爷。

俗语说：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那鳖亲家。娘在外祖母家娇生惯养，不大会干活，又懒得出奇。娘懒，爷也不勤快，两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工分。全家人年年靠公社批的救济粮救济款过日子，时常挨冻受饿。多妮最小的妹妹又病又饿，五岁那年就夭折了。爷和娘的懒惰在村里是有名的，生在这样一个贫穷又被人瞧不起的家庭，多妮十分自卑，自觉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妹妹死了，爷一点也不痛惜，他不喜欢女孩，他认为女孩迟早是别人家的人。娘生下多妮，使得满心希望抱儿子的爷大为恼火，连看也没看多妮一眼就到外面喝酒去了。酒醉归来，娘问爷该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爷一把推开娘醉醺醺地说：“闺女不用有名字……就叫多妮吧，多余的多。”

我多余？多妮心中冷笑，心中很不满爷对自己的评价，弟弟妹妹哪一个不是自己背大的？做饭洗碗打猪草哪一样不是自己干？还得天天起早贪黑挣工分。

果园里静悄悄的，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果香，正是杏熟的时候。多妮推开爷的房门，爷也正在呼呼大睡呢。

“爷，家里没的吃了。”多妮推了推爷说。

爷骨碌一下子爬了起来：“我早知道了。”他从床底下拖出一只装满青草的筐子说：“拿回去，当饭吃。”

多妮翻了翻青草，露出半筐黄杏：“你偷摘的？这怎么行？让别人知道了……”

“知道个屁，饿死了他们还不知道呢。”爷说着一骨碌躺下，又睡着了。

多妮怕爷发火，只好挎起筐子走出果园。所有的行人似乎都在用怀疑审视的目光看着她，她挎筐子的手臂有些颤抖，汗水不断流出来浸湿了她的衣服。天也太热了。

“多妮，晌午还打猪草？真能干。”

多妮慌乱地应着乡里的问话，躲躲闪闪好不容易才走回家。

收工了，多妮身体疲乏，一颗心却格外轻松，她穿过一片茂密的杨树林来到河边，找了一块干净石头坐下，脱了鞋将脚伸进凉凉的河水中。

她在等穷生。他怎么还不来？

被晚霞映红的河面像一块闪亮的红缎子，恰似人们结婚时用的蒙头红。

她记不清有多少次在河边等穷生了，他们偷偷约会，竟瞒过了很多人的眼睛。可是爷是不会让她嫁给穷生的，穷生家太穷，拿不起彩礼。

有一阵子家里日子特别紧，爷无意中碰上打猪草回来的秋来，那小子从没有个正心眼。

“喂，皱着眉头干什么？家里是不是又揭不开锅了？我说你笨你就是笨，家里明摆着一座财神，你却看不见。”秋来说。

“我们家有什么财神？”爷疑惑不解地问。

“你大闺女呀。多妮出落得仙女似的，哪一个男人不想要？给她找个婆家就可进一大笔彩礼。”秋来嘻嘻哈哈连说带笑，一副恬不知耻的样子。

“我真是没想到。”爷觉得秋来的话很有道理，从此便打起了多妮的主意。

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多妮聪明能干，尤其长得俊。爷一开口，媒人便接踵而至，磨光了门坎。

爷答应了一家送彩礼最多的人家，对方一相即中，约好次年阳历年过门。

彩礼爷半年便花了个精光，他冷静地思考：家里就指着多妮挣的工分过日子呢，她走了，其他三个孩子还小，干不了活，一家人不都得去喝西北风吗？况且多妮岁数还不大，刚满十八。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死皮赖脸地要退婚，人家自然要求退赔彩礼，恼羞成怒的媒婆在多妮家空荡荡榨不出一点油水的四间茅草屋里转了一圈，只好拿着那只装彩礼的空盒子回去交差。

爷吃到了甜头，便三番五次演这出戏，多妮不从，爷硬则打，软则俯地流涕，求多妮可怜可怜一家人。多妮心肠软，家里的日子也确实难，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她只好违心地去。做。

多少个男人在多妮面前或炫耀健美的体魄，或炫耀万贯家财，多妮心中却始终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穷生。

穷生大她三岁，在穷生面前她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小妹妹，可以无所顾忌地任性撒娇，穷生用他宽广的胸怀保护她，他无言的笑能驱散她在世界上的很多忧愁。

一滴水弹到低头胡思乱想的多妮脸孔，她吓了一跳：“该死的，原来是你。”她笑骂道，穷生不知什么时候已悄悄来到她身边，正瞅着她笑呢。

“怎么才来？”多妮有些面红耳赤，身子软软地，她柔声问道。

“我推了几车土垫栏，没想到来晚了。”穷生坐在一块石头上，爱怜地望着多妮说。

“怎么不帮我推几车？”多妮故作生气地问。

“你们家不用我。”穷生憨厚地一笑。

“谁说不用？”多妮反问一句，噗哧一声也笑了。

夕阳的余辉渐渐消失了，红彤彤的晚霞飘散了，河水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颜色。

“我爷又要给我找婆家了。”多妮烦恼地叹了一口气，采了一大把野花抛向河心，野花随波逐流，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你那个混账爷，我真想给他两巴掌。”穷生恨恨地骂道。

“那有什么用？俗话儿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反正你早已明白我的心了，你说该怎么办？”

穷生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望着周围越来越浓重的暮色，怎么也望不穿。

昨天，多妮的爷怒气冲冲地找到他大声说：“穷生，以后你少与我闺女在一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倒美！”

穷生平生第一次受人如此辱骂，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怒气说：“大叔，没钱可以凭力气去挣，把闺女当摇钱树叫街坊邻居笑话。”

“关你屁事，你不和我一样穷得像逃荒要饭的，有本事拿一千元彩礼来，那死闺女愿跟

你上哪就上哪。”

多妮她爷说完话走了，腰间扎的稻草绳在屁股后面拖着，像一条尾巴。

穷生一肚子的苦闷不知该向谁诉说，眼中喷射着疯狂的怒火。

“多妮，再让我想想办法。”穷生不敢看多妮那双期待的眼睛。

黑夜降临了，繁星满天，白灿灿的银河横在漆黑的空中。两颗最大最亮的星星闪烁在它两边，一颗是织女，一颗是牵牛。

家中又断粮了，弟弟妹妹饿得直哭。多妮万般无奈地来到麦地里，瞅人不注意掐了一大把麦穗藏在一只装满猪草的筐子里，想回家给弟弟妹妹烤着吃。谁知刚走到村头，几个巡逻的红小兵拿红缨枪拦住她搜出了那把麦穗，将她押到大队部，多妮被大队长狠狠批评了一顿。

黄昏，多妮和穷生又约会在青河边。多妮又委屈又悔恨，坐在穷生旁边哭个不停。静谧的原野有了多妮震人心魄的哭声，更觉静了。

“答应我，多妮，咱不偷生产队的东西，饿死咱也不偷。”穷生叮嘱多妮，多妮含着泪使劲点了点头。

穷生听着多妮的哭声，看着她哭得红肿的眼睛，他第一次痛恨自己没有权没有钱，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能，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如此痛苦，他却一点办法也没有。钱，他到哪里去弄那一千元的彩礼钱，把多妮娶回自己家，给她一份幸福安宁的生活，使她永远脱离她那如地狱般的处境呢？

夜色融尽了小村上空袅袅升起的炊烟。回去吧，河边的恋人，母亲们已经在呼唤在外野玩的孩子了。

一天，二天，三天，四天，五天。穷生已经五天没见到多妮了，每天黄昏他都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等她，痴痴呆呆地猜想着，却总也看不见她的身影，他的心好凄凉，好慌张，好恐惧。

“穷生哥，来帮我洗衣服。”恍惚中，他看见多妮在阳光下兴高采烈地喊他，他打个冷战，四面望去，却什么也没有。

一只燕子在暮色中飞翔，焦急地呼唤着不知在哪里的伙伴。

多妮，你在哪里？

穷生等啊等啊，等来了秋来。

“穷生，一个人坐在这里等谁呀？”秋来阴阳怪气地问，“等多妮是不是？我知道我没猜错。”

穷生冷冷地看他拣了一块干净石头坐在了自己对面。

“别痴心妄想了，你我都没那福气，多妮找了个有钱的婆家，很快就要过门了。”秋来拍了一下穷生的肩膀说，穷生反感地看了他一眼。

“谁叫咱穷，女人不会喜欢穷鬼的。”秋来看穷生不理他，自觉没趣，坐了一会儿，小声咕哝着走了。

穷生依旧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脑子中一片空白。黑夜逐渐侵吞了他。

又是一个漫长的黄昏。穷生等啊等啊，等来了多妮的妹妹芳妮。

“穷生哥，给你。”她的小手里举着一张纸条递到穷生面前。

穷生愣了片刻，拿过纸条飞快地打开，上面是多妮写的一行行幼稚的字：“穷生哥，我爷又给我找了个婆家，他们说不再上爷的当了，他们把我反锁在一间屋子里不让我回家，我已经是他们的人了……”

穷生仿佛听到了多妮撕心裂肺的哭声：“穷生哥，你一定要保重，将来找一个比我好的，我的心永远是你的。”

穷生呜呜地哭起来，这些字还是上过几年学的他教给多妮写的呢。他仿佛看见多妮那活泼欢快的身影从平静的河面上浮起来，缓慢地向他跑来，一边跑一边喊：“穷生哥，咱们干

杯，祝愿我们永远在一起拔野菜，永不分离！”

（责编：秦万丽）

同学之间

□ 午 阳

赵副局长带队去东北考察学习半个月，今早一上班，就被告知下午去县府向主管副县长汇报考察学习情况。学习回来，向主管领导汇报，属于例行公事，开始赵副局长并没怎么在意，况且主管的吴副县长与他又是多年的老交情，汇报到不到位多少有个担待。令他所料不及的是吴副县长调市了，新来的副县长上任才几天。自己都没容得见上一面呢，更甭提了解。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些了。他把主管的几个科室科长主任找来，一一听了汇报，桌上的一堆文件都没来得及翻一下，上午的时间便打发了。他正要回家，负责工会工作的李主席又来找我，说来了个老同事，要他中午陪陪酒。赵副局长也认得那个人，在一个清水衙门样单位编写地方志，便推说家里还有客人，婉拒了。在单位，赵副局长很注意形象，无特殊情况，一般不轻易陪酒，酒是公家的，可身子是自己的，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对党对家对身体都没好儿，这样的事在他眼里便是坑，他才不会跟风跑你跳我也跳呢。道理明摆着，但你不能对人讲，好像你有多么廉洁似的，那无形中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只能凭空找理由婉拒。没想到家里真的来了客人。

客人来的也不是时候。赵副局长为节省时间，在家里泡碗方便面，胡乱打发一下胃口，便把发福的胖身子放倒在床上。十几天的考察学习，收获最大的是胃口，负担最大的是身子，他自己都感觉到再往肥胖上发展，他不得不考虑健康这个敏感话题了。身体是第一位的，只要把身体保护好，别的都在其次，该委屈就委屈，这点狠辣劲，赵副局长还有。赵副局长刚想舒舒服服睡个觉，下午轻轻松松去县府汇报去，给新来的主管县长一个好印象。就在这时，扰人的敲门声便如同讨厌的苍蝇在耳边嗡嗡开了。开始，他佯做不觉，动也没动，可敲门人也挺有耐心烦的，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且一遍比一遍手重，在门外摆开了持久战，大有你不开门我不休的顽强精神。赵副局长以为是跑保险推销野药什么的，气咻咻跳下床，跑过去猛地一把拉开门，正要河东狮吼，滚动到喉头的话又强忍住咽回去了。他没想到，进来的是他十几年没联系过的老同学，在下边一个乡办的普通中学里当校长。在赵副局长的记忆里，他几乎把这个以老实厚道出名的老同学忘掉了，虽然他就在本县一个乡办普通中学里当校长。赵副局的老同学里，有在上边当局长的，有在下边当乡长的，有在公司里当经理董事长的，赵副局长与之经常保持联系的多是这些人，所以这个叫张洪的一直默默无闻在乡下当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同学，今儿的初次登门就很使他感到突然。

习惯的作用，他第一眼盯上去的不是老同学那张略显苍白削瘦的脸颊，而是他的手，他往往从来者手里的内容上，揣测对方的来意，是攀亲，还是续旧，然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最终十之八九都落在求助上。有事相求上门来了，小事小礼，大事大送。张洪也没空手进门，他拎着个淘汰多年的黑色造革包，两个提手已经破损，看来没少和自行车把打交道。包里鼓囊囊的，赵副局长眼角一瞥，一丝不悦立马呈现在脸上。他把老同学让进靠墙的春秋椅里坐下，从饮水机里抓出个一次性纸杯，礼节性地倒了杯水，说声沏不开，茶也没放就递了过去，接下来便是几句不冷不热的寒暄。赵副局长有意从话题里引出他们的另一位老同学，当年的校花，如今在乡下一所普通中学里当教师的王月华。赵副局长感慨地说：“现在能在下边当个教师就不错了，真的不错了，又有寒暑假，又有工资保证，多好。交通也方便了，想来县城还不是坐车就来？非要托这个找那个一门心思往上调。现在你知道办个人事调动有多难？这不，上个月，她找我来了，让我出面给跑跑，找路子调县城来，哪个学校都行，临走还硬从衣兜里掏出两千块钱撂桌上。我是没给面子，让她怎么撂下的还怎么拿起来。教书教的，都有点不知东南西北了，两千块钱若能调到县城，就不会有人心甘情愿地往乡下去了。我看你还不错，挺踏实的，在下边一干就是十几年，就是嘛，上边下边还不是一样干。”

张洪淡然一笑，说：“干是一样干，但有些实际问题，该考虑还是要考虑，就说王月华吧，她丈夫是城镇户口，下岗了在开发区给一家企业看大门，二十四小时不回家，而家里还

有个八十岁婆母要人照料，王月华得城里乡下两头跑。问题是像王月华这种情况的并非个例。”

敏感的赵副局马上就意识张洪接下来要谈什么了，张洪也有类似于王月华的困难。张洪一直与妻子两地分居，以前也有过托人往上调的耳闻，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办成。那时赵副局还没坐到现在这个位子，可能是考虑到爱莫能助吧，所以才没有求于头上，如今自己用一句时髦话概括：与时俱进了，属于富在深山有远亲那种人了，所以五行八作，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跑了来。想到这些，赵副局应酬的话也到了嘴边，他慨叹一声说：“困难都有，没有这样的矛盾，还有那样的难题，旧的矛盾解决了，还会有新的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懂点辩证法的人都知道。眼下的矛盾，主要是僧多粥少，你想啊，县城里有数的几所学校，能容下多少教职员工？绝大部分还得往乡下去。人往高处走，谁都想调上来，这可以理解，但有那可能吗？”

张洪不客气地一口饮干了纸杯里的小半杯水，起身打开饮水机蓄满，像个刚从田里干活回来的口渴农民，咕咚咕咚又两口下肚，这才又回到座位上，自嘲地说：“中午吃的是面条，卤子太咸了，机关食堂里，还真的应了春晚小品里那句话：是卤子不要钱。”

赵副局说：“那就玩命吃呗。”

张洪哈哈一笑：“不吃白不吃，白吃谁不吃啊。就拿教师往上调这事说吧，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常此下去，教师们首先要考虑的，就不是教育问题了，那能不影响下一代吗。要救救孩子，先要救救教师。怎么救？要我看首先得把社会风气正过来。”

赵副局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笑，说：“那也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了。”他抓起茶几上一包香烟，弹出一支丢给老同学，张洪接过来又还给他，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向来烟酒不沾，完了，这个岁数了，学不会了。”

赵副局不失时机地把话头接过来：“你这话算说对了，人不服老不行，像你我这样的年纪，若倒过去二十年，狠狠心，花点血本，跑跑路子调上来，也值得，毕竟还有几十年干头呢，还有机会精力往上攀登攀登呢。人过四十天过午，该收心得收心了，若真花个十头八万，烦人弄巧地办上来，没干上几年，一退休，还不是血本无归。你看现在提拔的，都是些二三十岁年轻人，像你我这样的，完喽。所以要我说，你就踏踏实实在下边干你的校长去，谁都甭找，毕竟咱也是一校之长，大权小权也是掌权人了，比起那些一辈子白牌一个的，不是还强上好多吗？俗话说人比人死，货比货扔，不对，这要看怎么比，横比竖比上比下比，眼珠子朝上翻，比你强的人有的是，比我强的人也有的是，只能越比越有气，觉得生不逢时。可你把眼皮子麻耷下来，朝下瞅瞅，不如你的人有的是，那些扫大街收破烂的，不是一样活得很自在吗？知足者常乐。老同学，咱们可以说赶上了好年月，应该知足了。”赵副局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冷丁地举腕看了下表，

张洪问：“怎么，你有事？”

赵副局说：“下午县政府有个工作汇报会。”

张洪识趣儿地站起身：“那我就不打扰了。”

赵副局客气道：“没事，还有一点时间呢，再坐坐吧。”

张洪说：“不了，我下午也有个会要开。”

“没什么事吧？”

张洪笑笑说：“没事，我只是想抽中午这点空儿，看望看望老同学。”

赵副局松了口气，同样面含笑意地从春秋椅上起身，准备送客。张洪不经意地问一声：“嫂夫人呢，怎没在家？”“嫂夫人”也是他们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分配在乡下一所小学校里当教师，赵副局位登“局座”后，不到半年时间，就给调到县城且出了教育口，去文博馆当了一名文物管理员。单位里组织北戴河三日游，今天早晨刚走，与赵副局前后脚，一个进家，一个出门。

“小宝贝蛋也跟去了？”

“学校放了暑假，他又是个玩孩子，非要跟着玩一趟去不可，没办法。”见张洪打开造革提包，正要把里面的塑料兜裹着的几个橘子往外拿，扑过去一把按住他手，“你这是干什么？”

张洪说：“来时，见街里小摊上有卖水果的，顺便给孩子装几个。”说着又要往外拿，可是手被赵副局抓住不放。赵副局说：“你就免了吧，跟你说，我这里，水果都成灾了，一箱一箱烂，昨儿还捡出一堆扔垃圾筒里了呢。”

张洪还要执意往外拿，一边说：“这多少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想扔，那就是你的事了。”

赵副局把已经拿出来的几个水果又给塞回提包里，脸上表示出明显的不悦：“你就甭在这里寒碜我了，不要说还没求我办什么事，就是真的求了办了，我也不能收老同学你的礼呀。”拉上拉链，硬让这个头次登门的老同学怎么提来的，还怎么提走。

虽然难为情，张洪最后还是抓起提包，鼓鼓囊囊的，进来时模样。赵副局长本也无意挽留，只是嘴上礼节性地客气了一句：“怎么，不再坐会儿了，这就要回学校去？几点的公交车，赶得上趟吗？”

张洪说：“噢，你还不知道啊，我已经调上来了。”

赵副局蓦地一怔，紧跟着脸颊火烧火燎发烫，他对自己刚才的误会感到尴尬，又热切地问一声：“调哪单位了，没挂点职吗？”

张洪嘴角扯出几许淡然的笑意，一边往外走一边心不在焉地说：“调县府机关了，前几天才上的班。负责文教口，下午，咱俩还会再见面的。”

“什么！县里新来的副县长，原来就是你呀？”赵副局长这一惊非同小可，一双大眼珠子都恨不得从眼眶里蹦出来。他奔过去想把老同学拉住，一边喊：“等等，等等！”

这时，张洪已经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责编：朱新民）

一条鱼

□ 采桑子

上午九点，局长夹了个公文包正准备出门，门铃响了。来人是建筑公司的李老板，手里拎着一条鱼。李老板一见局长就谦恭地说：“局长您要出门呀，看我，来得真不是时候！”局长把李老板让进屋，说：“你有什么事？快说吧！”李老板满脸堆笑地说：“局长，我想问问你们局里办公楼工程定下来没有？”局长面无表情，淡淡地说：“今天上午我到市里参加会议，下午又要去省城出差。几天后才能回来，这事以后再说吧！”“不急，不急！”李老板依然笑意盈盈，“其实我是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您。我知道您喜欢吃鱼，就带了一条，请笑纳！”局长也不客气，收下了。这时局长的司机开着小车到了楼下，局长就把鱼交给夫人，然后和李老板一起下了楼。

局长夫人拎着鱼，不由得轻蔑一笑。李老板也真抠，这年头送礼谁不送些值钱的东西，这鱼值个屁钱，亏他拿得出手。夫人正想着，电话响了，是三个阔太太打来的，三缺一，请她打麻将去呢。夫人随手把鱼往水池里一扔，就出了门。

夫人打了一天麻将，回家已是傍晚。她按了下开关，灯不亮，夫人想准是保险丝烧断了。以往都是老公的司机大刘给修的，今天大刘也随老公去省城了，找谁修呢。夫人突然想起对门的张师傅在供电局工作，就去找张师傅。张师傅是个热心肠，拿了工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修好了。夫人想应该送点东西谢谢人家，就想起了水池里的那条鱼。她家冰箱里鸡鸭海鲜之类多得都放不下了，而那条鱼已经放了一天，本来打算扔垃圾箱里的，不如把它送给张师傅。夫人就把鱼拎给他，说：“辛苦你了，也没什么东西谢你，一条鱼拿去做个下酒菜吧！”张师傅客气一番，还是拿着鱼走了。

再说局长到市里开的是党风廉政建设会议，领导最后特别强调，凡是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纪委交待清楚，争取从轻处理；拒不交待的，一经查实，严惩不怠。局长心里暗暗发笑：做这种事情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主动交待谁就是自投罗网，我才没这么笨呢！局长丝毫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会议一结束他就赶赴省城，年轻貌美的芙蓉小姐正在皇冠大酒店等着他呢！

三天后局长回到了家，一进门就问夫人：“上次李老板送的那条鱼呢？”“送人了。”夫人正在看电视，头也不抬地说。“什么？”局长大吃一惊，着急地问：“快说，送给谁了？”夫人奇怪地看着局长，不紧不慢地说：“你这人真是小肚鸡肠，不就一条鱼嘛，用得着这么心疼？我把它送给对门张师傅了，人家当晚把鱼煮了吃啦！”局长一听，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连连叹气：“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鱼。你想，李老板会不懂规则就送一条鱼给我？他肯定是在鱼肚子里塞了钱的……唉，这下该如何是好？我倒不是心疼那几个钱，万一张师傅把这事给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呀！”局长一边不停地抽烟一边在客厅里来回走动，烟缸里很快堆满了烟屁股，可还没想出个办法来。终于，局长把半截烟往烟缸里一掐，狠下决心说：“我看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向纪委说清楚，顶多受个处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后再想办法捞回来！”说完，局长就直奔纪委而去。

局长一五一十地交待完，从纪委出来时手机响了，是李老板。只听他在电话里着急地说：“局长，我打你电话是为了上次那条鱼的事。”局长一听立刻火了：“你小子别再给我提鱼的事！”李老板忙不迭地赔不是：“局长您别发火，是我一时粗心拿错了鱼，把那条肚里没货的鱼送您了，实在对不起啦！这样吧，我现在马上到你家给换回来……”“什么？”局长立刻像遭了电击一样，一下子呆住了。

（责编：朱新民）

麦收夜话

□ 石 嘉

紧靠黄河堰儿的王家庄，正是收割大忙季节。黄河上飘来潮润的风儿，给夜晚带来丝丝惬意。庄头上的新麦垛，正卧在夏夜的胸怀里酣睡。香兰觉着白日劳作的汗滴儿飘到空中，闪闪烁烁变成灿烂的星群。村庄的灯影里，喜旺也该吃饱饭了吧，这家伙当兵三年，退伍回家饭量更大，一顿能吃四个馍，喝两碗粥，力大如牛。

香兰想着喜旺傻愣愣的模样，心儿甜透了，甜醉了，青春的眸子忽闪着清灵灵的波纹。白日里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割麦打场，身板骨极乏极累。她洗了个澡，换了衣裤，洒些香水，怀里如同撞进一只小兔，蹦蹦跳跳难安稳下来。

娘喊香兰：“丫头啊，坐着看会儿电视，割了一天麦，不嫌累么？”半晌没人应声，娘便喃喃嗔语：“野哪儿去啦？像掉了魂儿。”

香兰早已跑到庄头上，月光下，喜旺裸着膀子，汗衫搭在肩上，手里攥着两根嫩黄瓜，递给香兰一根，自个儿“呱唧呱唧”把另一根吃下肚，嘴里喷出一股醇香。

香兰说：“又偷你爹的老窖喝了？”

“咋偷？老爹敬俺喝哩，麦季里俺这个壮劳力劳苦功高。”

香兰“咯咯”笑了，“美得你，傻样儿。”他俩中学时便偷偷好上了，喜旺退伍回家后，虽然两家订了亲事，可香兰若一日不与喜旺聚个面儿，心里便惦记得慌。晚饭罢，他俩各自瞒着爹娘，悄悄溜出家门，携手相约麦收夜，绕开看场癩大爷的庵棚，躲进麦垛里，头枕镰刀把儿，衣衫上洋溢着汗香，鞋袜沾满麦地的泥尘，敞开心窝子，缠绵絮语如黄河水流淌不息。

香兰说：“娘给俺的陪嫁你猜是啥？”

喜旺说：“家具和家电呗。”

香兰把头埋在月影里，抿着嘴不吱声。

喜旺又说：“是银子吧，咱不缺钱，不要。”

香兰朝他的脑瓜儿上打了一掌，“傲得啥呀？农用拖拉机和电脑，也不要？”

喜旺扬起眉毛，乐了。“要要，你娘的脑筋又进步又新潮又现代化，好一个伟大的丈母娘。”后一句他竟添上谱儿唱了起来。

香兰便朝他的胳膊窝里又抓又挠，两人在麦垛里滚成一疙瘩。香兰叫道：“死鬼，弄疼俺啦，哎呦。”此时听得麦季杜鹃的夜啼之声，仿佛在黄河水里浸过，幽幽的，颤颤的，纯净而悠远。

香兰推开喜旺，躲在一旁不再搭理他。麦收夜很安静，静得能听见喜旺“咚咚”的心跳。香兰背对着他，肩膀一抖一抖的，不知是笑是哭。喜旺有些慌，许久，他怯怯地说：“俺不去广州打工了，跟你在家一块儿弄大棚香菇和草莓。”香兰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扑过去在喜旺脸上亲了一口，然后他俩并排儿躺在麦垛里，静静地数天上的星星，数过来，数过去，数也数不清。香兰耐不得寂寞，便说：“你当兵三年，俺往部队发了几十封信，没扔吧？”

喜旺说：“藏在箱底呢，一个字儿不少。”

香兰说：“有家杂志发表情书，挑几封投稿兴许能中。”

喜旺说：“不羞，那些私房体己话儿，咋张扬？”

“咋张扬？你部队的战友传阅多遍，早张扬个底朝天了。”

“那不一样，部队的战友，比兄弟亲。”

香兰紧偎着喜旺，将头枕在喜旺的宽肩膀上。他俩嚼着香喷喷的麦粒儿，吮着清爽爽的露珠儿，香兰的眼波愈发俏皮媚人，喜旺的心灵躁动不已，胸膛里燃起一团火，他将粗热的手掌摸到香兰大腿根儿上，翻身像座山似的压了上去。香兰双手捂着脸，梦呓般地说：“喜旺，俺身上来了，不利索。过了麦季咱就结婚，你猴急啥？”

喜旺“轱辘”一下从香兰身上爬下来，盘腿坐得和尚一般，默默地喘粗气，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星儿，说：“你刚才吃了俺一根黄瓜，用井水冰过的，肚子不疼么？”

香兰坐起身，双膝跪在喜旺跟前，瞅着月光下的男人，抽泣着便“嘤嘤”哭了，说：“你啥都懂，不害臊。”

喜旺笨拙地拥抱香兰，一双胳膊紧也不是松也不是，只管在女人熟透的腰身上摩挲，说：“麦季大忙的，你身子不利索，明儿歇了吧。”香兰头顶着喜旺的胸脯子，哭得更欢了，软软地便趴在喜旺大腿上，咬了他一口，疼得喜旺大叫：“你馋了，要吃人肉？”

庵棚里的瘸大爷被惊动了，走出来咳嗽一声，将狂吠的看场大黑狗唤了回来，拴上链子，他咧开缺牙的大嘴巴笑了，“年轻人风流快活，俺要知趣避开呢。”

金山般的新麦垛里，香兰和喜旺吓得不敢动弹，两人相互搂抱着，不吭不声的，久了便禁不住疲惫袭来，渐渐地竟双双睡去了。喜旺的鼾声像小猪吃饲料似的，香兰小母亲般抱着他，乳房贴紧着他的脸。

露水重了，黄河岸边的水塘里偶尔传来几声蛙鼓，将新麦的香味儿悠悠送远，田野的雾霭薄纱一般铺展开来。看场的瘸大爷蹑手蹑脚给香兰和喜旺盖了一床毯子，这位老鳏夫仰起脸，望着夜空无声地笑起来。黄河的汉口处泊着两条渔船，船篷上隐隐亮着渔火，湿湿的裹着一层水气。麦收夜的王家庄美若仙境，月牙儿躲在淡云后边，羞答答也敢窥探麦垛里的农家男女哩。

（责编：朱新民）

□ 黄 凌

我就这样坐着，许久都不动一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总该下了有两天吧。

梓儿，不要老在一个地方呆着，我们去隔壁家坐坐吧。她拿了一碗圣女果，红红的，上面都沾着水珠，像是刚从雨中摘下来，惹人喜爱。

不去，我上哪还不都是坐着，你别来烦我。我拿过碗，胡乱吃起来，看到这样鲜活的生命我也会生气，而她总是絮絮叨叨的让我烦心。

过两天，你叔叔结婚，喜帖早就拿来了。正好你也出去透透气，沾些喜气回来也好。她期待我说，好，我去。但我就是哪也不想去。

我都和你说了，别烦我，你想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吗？我声音大了起来，那只青花碗赫然躺在了地上，粉身碎骨。不是故意的，我也吓了一跳，但我很镇定，知道即使我是故意的，也没什么。她弯腰默默地捡着地上的碎片，我现在能伤害的人，就只有她，我的妈妈。

自从出了车祸，日子就没有了，也没有了小海。小海是我在音乐学院的学长，我在音乐学院的一切都有他的记忆。从我出车祸后，他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终于有一天他提出要离开。我明白了，此后我将要独自坚强面对生活。

雨兀自下着。它是可以兀自的，自由率性，随心情，绵绵或者滂沱。自由是可贵的，我以前却使用得那么廉价。现在我用不到了，我要为我的不珍惜埋单。

我一直是让妈妈骄傲的，princess，是我的英文名字。女友阿布常说我最漂亮的地方就是这双修长的腿，一点也不比舞蹈演员差。可是现在它们中的一只没有了，我身体最漂亮的地方变得残缺了。

把我的琴拿过来吧。我现在唯一不变的就是还能拉一手好琴，可我怎么差点把它忘了。

你早该拿出来了，你拉琴的样子多好看啊，从小你就是训练班里姿势最好看的，对面楼里的张姨到现在还记得，老是和我提起说他儿子从小就喜欢你呢。妈妈欣喜地递给我琴，她并不懂得音乐，说的外行话，听了怎么也不对劲。她只是想让我高兴。

很久没有拉琴了，最后一次拉完，想着要赶去参加小海的音乐剧首演，没有擦琴身就放在琴盒里，上面的松香末都粘在了一起。我蘸上橄榄油一点点地擦干净，就像在擦我和小海的故事，多希望能像《记忆中的橡皮擦》那样，擦掉所有关于他的片段。

不如，在家里教学生吧，你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阿布来我家时，给我提议，是啊，我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琴行里的几个老学生，在家跟我学了几周就不来了。

坐车过来要一个小时，不方便。再说她现在的脾气……收费还是那么贵。一个学生的爸爸和我妈妈说话时我听到了。总之，我现在应该便宜了，即使我琴拉得还和以前一样。

我生气了，是气妈妈为什么要去问他，要他再给我点时间。在我的学生面前，我是骄傲的，就算现在这样了，我还是叫 princess，可她把我仅剩的骄傲出卖了。

家里又安静了。我坐在那里，望着对面楼那家的小南瓜，那么小巧，有几个已经变了金黄，挂在阳台上，已经是夏末了。秋天该是穿上 prada 和女友在街上放肆的季节吧！我看看那双 versace 露趾短靴，这是去年和阿布在街上淘到的，她也试穿了，当然没有我穿的好看，短靴是最挑人的，她嫉妒得要死，放弃了。只是现在……我摇了摇头，刚来的这点心情又逃走了。这已然不是我的季节了。事实上我没有任何季节。

请问，这是望老师家吗？这是在叫我。

妈，开一下门。

我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刚刚她和我说话，我一句也没有认真听，她可能是出门了。我艰难地用手推着两个轮子往前移，心疼我的手掌现在都快要磨出茧子了，过段时间，怕是拉琴的手不会再灵活了。妈妈细心地给两边都缠上了软布，让我用着不那么硌手。

门开了，进来个男孩子。年纪和我相仿，个子不太高，我现在却要仰视他。眉目清秀，

黛黑色的衬衣，整个放在烟灰色的长裤里，局促地站在门口。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跟您学琴，听说您琴教得很好。他声音小小的，生怕我不答应。

我现在不教了，在家里养病。你以前学过小提琴吗？

成人来学琴的很少，我教的都是练童子功的孩子，家长们都只是为了让孩子学会一两门乐器，长大了有点艺术细胞，不至于输给其他人。

我以前学过一点，基本的乐理我还懂。我不会耽误您很长时间的，一星期我就来学一次，时间的长短您来定，什么时候来学也是您来定，您考虑看看吧！

我看他很恳切地求我，又有些功底，有点动心，毕竟在家是那么无聊。

那好吧，每周一次课两小时，每次六十元，自带小提琴。乐谱我这里有，你看可以的话，就从这周开始吧。还有，你家住得远吗？我害怕他有天离开时，找的借口竟然是离家太远。

不远，看到那边的南瓜了吗？是我种的，我就住在那。他兴奋地指指对面楼房，连着下了几天的雨，迎着风的墙面湿了半头，住顶楼的那几家现在家里在漏水吧。

我数了数，是四楼。南瓜们欢快地唱着歌，原来他就是南瓜们的“头”，他应该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吧。

以后别称呼我---您！我也不比你大，怪别扭的，你就叫我望梓儿吧。一时间，我觉得南瓜很可爱，生活里有点金色也挺好的。

成，那我以后就叫你名字吧。他爽快地答应了。

隔天是个星期天，他到中午才来，我和妈妈正吃着饭，他一看，来得这么不是时候，就退了回去，说一会再过来，反正就住对面，我妈怎么叫他都不回来。

怎么这么晚才来呢？我心里嘀咕，肯定是趁周末在睡懒觉。

他学得很认真，很有天赋，那把C：瓜奈里在他身上架着，简直完美。才一小时，就把我备的课讲完了，看来他的程度比我想得要深，这样也好，免得我教得吃力。

我看他拉琴有时神形兼具，突然间，又像是想到了什么，就开始拉得乱七八糟，可能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吧，弓法也有些问题。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交给他一本《铃木》，要他每天都要练习，不能间断。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非鱼，木子李，不是鱼的非鱼。他灿烂地说。

哎，李非鱼，下次上课前我要检查你的功课哦。我也快乐地回答他。

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点儿小阳光。

李非鱼每个星期天，都会来我家学琴，但都是在午饭后。这个人很爱睡懒觉啊！但他真的很聪明，教给他的东西领悟得很快，下次再来，一拉就像那么回事，我有点喜欢上李非鱼了，他让我很有成就感，是我教过的最有天赋的学生，他现在也是我唯一的学生。

我们在一起练琴时，是畅快的。李非鱼偶尔说说他周围的人和事，我嘴角说着不屑，叫他认真拉琴，心里却喜欢听他说这说那。

有时他会带个慕斯来，在我们上课的间歇，拿出来分享，他说不是很喜欢巧克力的味道，就把大部分都拨到我的盘子里。我说下次你就买抹茶的吧，我陪你吃。下次一来，还是巧克力口味，因为我喜欢巧克力，喜欢它的醇香。

有时上完课，李非鱼会扶我下楼去晒晒太阳，有时会推着我去公园转转。在他眼中，我从没有看到过对这只断腿的好奇和打量，和他一起我没有负担，他让我渐渐不再害怕社交。

我们天南海北地说着话，谈着心情、笑话。聊蒂博、聊海菲兹。李非鱼说他最喜欢的是帕格尼尼，所以他的提琴也要用C：瓜奈里。一谈到音乐与小提琴他的眼睛就会发光，灿烂得要把所有都溶化掉。

真的感谢那天李非鱼的恳求，不然我就错过了这么出色的学生，也会错过这些美好的午

后！我变得很期待星期天，妈妈看到我终于有了笑容，手脚也开始轻快了。

又一个星期天，李非鱼晚饭前才来，脸上带着深深的倦态，原本玉色的皮肤像上了层铅粉，湖色的毛衣也失去了波光。我和他在阳台上开始上课。他拉了一段。

停一下，你这段没有拉好，要在连弓上多下点功夫。拉琴时先在弓杆上面划出弓的中心点，下半弓和上半弓各拉一个音，速度要平均，换弓要尽量做到连贯、平稳，弓毛与琴弦接触点要选准！奇怪，上次明显拉得比这次要好，难道他这几天都没有练习。

对不起，我重新拉一次。他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似乎是很痛苦。越拉越不成调。

重来，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发脾气，难道只因为我很早就在阳台上等他，而他迟到了几个小时，奇怪我为什么要等他呢。

他又拉了一遍，还是不行。算了，下星期再说吧，时间也不早了。我没有了心情，他默不作声，从口袋里掏出了个小南瓜，送给你，没事看看！

明天在家要好好地练习，李非鱼，听到没有啊？不然你交学费很浪费啊！我完全是老师的口气，手里攥着那只小南瓜，那么小我一只手就拿下了。

李非鱼答应着，走了。

但，他很久很久都没有再来。是病了吗？那天他明显是不舒服，可是我怎么就没有问问他呢？这么久了，我只在乎我自己是个病人，却没有关心过身边的人。难道是因为我的漠不关心，他生气了，不再需要我当他的老师了？

我趴在窗台上拨弄那只南瓜，可爱的金黄，有些暗淡了，离开了土壤离开了藤蔓，它失去的是生命的颜色。对面其他的几只还在，只是秋风近了，它们变得沉重，变得不再欢愉。

我决定去对面看看，拄着拐，一步一步地上了四楼。

你找谁？

我找李非鱼。对门邻居的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啊。

他一般上午都去医院治疗，下午才回来。但最近没有看他回来了，听他妈说病情加重了，多好的一个孩子啊。邻居很是惋惜。

他是病了吗？果然是这样。我是他的小提琴老师，你要是看到他回来了，请转告他，我来过了，想和他道个歉。

他还用学小提琴？他自己就是小提琴老师啊，在国外得过好多奖呢！你不知道吗？

啊！是吗？怪不得这么有天赋呢。我决定要去医院看看他。

真是不好意思啊，原来小鱼病得这么重了！他怎么还要去陪我家梓儿。从李非鱼的家里竟传出妈妈的声音！

别这么说，这是我家小鱼的心愿，他在医院治疗时，恰好看到梓儿的男友要和她分手，小鱼怕梓儿受不了打击，才会想到去你们家。不然，就是逼着他，他也不会去找梓儿的。您还不知道吧，小鱼每年都种些小南瓜，只是因为他小时候听梓儿说，小南瓜很可爱。一种就是十年，可是梓儿哪里会知道啊，这小子就是这么傻，唉！

说话的，这大概就是李非鱼的妈妈吧。

小鱼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办法了，医生说已经到了晚期……

李非鱼，你真是个傻小子！只是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是脑癌。

李非鱼虚弱地躺着，癌细胞在他头上肆虐疯长，耳朵里，鼻子里，眼睛里到处都是。

你怎么不告诉我，我还以为你生我的气了。我强忍自己不要哭，腿被锯掉那天我也没有哭。

你来了，对不起，我害你不开心了，我本来是想让你开心来着。他眼睛已经快要看不见

了。

我知道。心里却在说，李非鱼你就是个大傻瓜。

你一早就认识我？

嗯，一早就认识。送你的南瓜喜欢吗？

喜欢，明年还种吗？

明年，怕是种不了了吧。他眼里分明留着遗憾。

明年不种，就不让你当我学生了。

那我就种，一阳台。他笑了，很灿烂。

一会儿，房间里安静下来，我掰着指甲。

我不该出现，可你不该老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别恨我。他喃喃说着。

嗯，不恨。我躲到屋外，眼泪开始啪啦啪啦往下掉。

李非鱼终于没能度过这个冬天。

春天里，我种了很多的南瓜，到夏天的时候，它们都探出了头，一点一点变成金黄。每到下午，我都会用那把 C ．瓜奈里拉出快乐的音乐给它们听，只在星期天里，我会拉一首悲伤的曲子……

（责编：秦万丽）

□ 闻 桑

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毕锋在伏案写稿，行云流水，笔走龙蛇。正得心应手，县长高佑斌打来电话，约他午后一谈。

舞文弄墨这么多年，承蒙县长单独约见还是第一次，毕锋再也无心谋篇布局。省电视台下周就要来县里拍摄反映县委书记一心为民办实事的专题片，题材如此重大，撰稿马虎不得，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他这个“一号铁笔”身上。

“老毕，听说你在新闻科长的位置上干了十个年头，连屁股都没有挪一下。”县长很年轻，比毕锋还小八岁。关上门，沏了茶，谈话开门见山。

“都怪自己命不好，前世作了恶，今生搞写作，日后提携还盼县长多多关照。”毕锋摸摸日见秃顶的脑门，坐在沙发上。

办公室是两人世界。县长说：“今天约你来没别的事，我知道你忙，这段时间更忙，想给你讲个故事，让你轻松轻松，以博一笑。”

县长越礼贤下士，毕锋越坐立不安。他满脸诚恳地说：“县长有何要求，请明示！”

“真没什么要紧事，我就想跟咱们县的一号铁笔交个朋友，不行吗？”

“那我就洗耳恭听您的教诲。”

“朋友之间谈不上什么教诲，只有我在乡镇工作期间的一件旧事说给你听。”

“愿闻其详。”

“那是十五年前，我在一个远离市区的偏僻小镇任职，说是到基层锻炼。唉，那个鬼地方连兔子都不拉屎，人才还真是奇缺，统计员是村会计出身的老头。说是老头，其实也才四十多岁吧，他不是搞统计的料，每次做的报表都没个准，县统计局不止一次骂他是头蠢猪。后来分配了一个大学生，还是学理工科的尖子，不知怎么被派到了那里。”

“这下可好了，他不是搞统计的最佳人选吗？”

“谁说不是呀？可大学生做了统计，那个老会计干什么呢？镇党委一研究，与县里对口设设计委，由他当主任，主管统计、物价、审计什么的。”

“这不是瞎胡闹吗，他怎么胜任得了哇？”

“胜任不了可以调整嘛，不到两年他就被调为工办主任。”

“越来越离谱了，村里的老会计能干这角色？”

“不会可以从头学嘛，当干部谁都是从不会到会，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

“如此任用干部，我们国家不知又要交多少学费。”

“计委主任在乡镇属正股级干部，组织上安排人事总得考虑平衡吧。老会计在工办主任任上没呆上五个月，就出了一起特大安全事故。县里要求换人，镇党委就把他平调到农办当主任了。”

“这下可能找对路了，他本身就是个农民嘛。”

“他对农业生产也是个半吊子货，抓现代农业更是摸不着门。”

“没办法，镇党委又得考虑他的位置呀。”

“就这样，他当过政法办主任、财贸办主任、计生办主任、政府办主任、党委办主任，等等，等等。”

“这不是糊弄百姓吗？这样的人理应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一没贪污受贿，二没违法犯罪，把他清除出去谈何容易？官场无此先例，老毕。”

“那后来呢？”

“就这样折腾了六七年，我被推荐到邻县当了副县长，镇上来了新党委书记。他一翻老会计的干部履历表，乐得一拍桌子，说这个干部真是难得，从统计员干起，当过镇机关的所有办公室主任，八把交椅轮番坐了个够，熟悉全面情况，工作经验丰富，应该提拔重用。”

“一锤定音，老会计当上了副镇长？”

“不，是镇党委副书记。”

“祸国殃民呀，为什么不启用那个大学生？”

“实话实说，几届镇党委也都有启用大学生的心思，可他被提拔了，统计员一职无人接替呀！别人做的报表，县统计局拒绝接受。每次人事研究，党委委员们都说这个大学生是统计专家，这个岗位非他莫属。”

“那，这个大学生现在呢？”

“还在那个镇做统计员呀。去年底我抽空回了一趟老根据地，镇里刚上任的党委书记跟我说，召集统计报表上报必须微机汇总，这个岗位就更离不开他了。”

“好端端的一个人才恐怕要老死在统计表上了。唉，那个老会计呢？”

“跟我谈这个情况的就是他呀！”

“哦，敢情他坐上了镇上的头把交椅。”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前几天接到调令，他到县统计局上班去了。”

“他搞统计可是外行呀？”

“人家又不是去搞办事员，当局长不懂业务又何妨？人家一个堂堂的乡镇党委书记调到县里头，不说进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平调使用总可以吧。”

县长高佑斌讲的故事至此戛然而止，毕锋快快回到县委宣传部就患了病。病状很怪：口若悬河才思依旧，可就是不能写稿，好端端的一个人一提笔就狗扯羊腿，不得要领。

省电视台要拍的专题片撰稿只得易人，尽管解说词写得不甚理想，播映后各方反映平平，可也勉强凑合。

县委大院有人说“一号铁笔”江郎才尽，新闻科长怕是干不长了。

果真，半年后组织上作出决定：毕锋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责编：朱新民）

□ 袁文洪

大年初一，人们吃完了饺子就该拜年了，这是多少年来留下的习俗。其实，这年头也不烧香磕头，拜年也就是走走形式，大多是族里辈分高或岁数大的带队，一帮儿一帮儿地挨家走走，见面打个招呼，进屋说句吉利话，问个好，至多点根烟，吃块糖，抓把瓜子，也就前客让后客叽叽嘎嘎地走了。

话虽这么说，但也并非那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不懂那些老理儿，尽顾聚会、喝酒、玩牌，不拿拜年当回事。老人们可在乎，谁要是没来就不高兴，说你不懂事，尤其是当年过门的新媳妇、在外上班的、上学的，要是不拜年，背后就有人指指点点，说你的闲话。大人们脸上就没了面子。

秦家在东北谋生的儿子秦强回来了，可说什么就不愿给秦爷拜年。

好么！别的谁家不去都好说，秦姓在村里是大户，百十口子人秦爷辈分最大，都当了太爷爷了；年龄最高，九十二了，而且就剩这一位爷了，在秦姓是老家局儿，村里也是德高望重，连书记、村长也得先拜他呢。不去拜秦爷，就算秦爷不说什么，村里人也会说你“混”，你趁多少钱，当多大官，也没人理你，甚至拿眼珠子剜你，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秦强的爹妈心里堵着一个大疙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混蛋！我都得拜，你不拜？姓秦，就得拜秦爷！”爹额头的筋像弯曲的蚯蚓，吼完了，倒背手里转外转。

“秦强呀，去吧！当爷爷的骂几句，打两下没人笑话。再说，过去好几年了，说不定秦爷都忘了呐。不去，妈这老脸没法见人了。”妈连哄带劝，几近央求。

媳妇抱起哇哇哭的孩子，赶紧把奶头往嘴里塞，腾出一只手往外推秦强。

秦强低着头，皱着眉，一声不吭，脸憋得像下蛋的老母鸡。

他为什么不愿给秦老爷拜年，就因为那年拜年时说了一句方言。

每年初一，秦爷早早吃完了饺子，换上新衣服，往炕头一坐，等着人们来拜。上秦爷家拜年的人也多，秦爷点头应着，半眯着眼。人们问了秦爷好后，就互相找话说，天南地北地瞎侃，话头自然转到秦强身上。

“秦强，还不给我们整几句东北话听听？”

秦强懵住了。刚去东北不到一年，虽然接触不少东北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扬起头，眨眨眼，随便学了一句：“我是东北伊儿（人），东北那疙瘩……”

人们就学，就笑。

其实，当时秦强没想别的，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逗大家乐，没想到秦爷却急了：“你个草灰羔子，挣两臭钱，就忘了祖宗了。我让你纂！”说着，拿起身边的枣木拐杖照秦强头上打去。秦强猝不及防，惊恐万状！赶紧双手抱头往外跑，屁股蛋子还是挨了一棍子。

虽然这事过去好些年了，可一到初一拜年就想起秦爷，就想起那根枣木拐杖，屁股就隐隐作痛。与其说怵秦爷，倒不如说怵那根枣木拐杖。

不过，秦强还是去了。

去是去，但这回穿了件羽绒服，以防再挨那一拐杖，又格外叮嘱自己少说话，千万别冒出一句东北方言来。

秦爷家里依旧进进出出那么些人，从人们的表情和小声议论中，可以看出秦爷今年不好。秦强便想，恐怕这是给秦爷拜的最后一个年了。他不顾人们怎样看他，低着头，硬着头皮走进屋。秦强见秦爷躺在炕上，长长的银灰色的胡须垂到胸前，闭着眼，脸色苍白，他轻轻地俯过身，叫了声“爷爷”，刚要往下说，又把话咽了下去，生怕带出一句半句方言。

秦爷慢慢睁开眼，浑浊的目光立刻泛出了光亮，他嗓音嘶哑：“是小强呀？”

“是，我是小强。”

“这几年没看见你，怪我了？”

“没有没有，这几年我没回来。”秦强本来还心有余悸，想必秦爷的气还没消，又瞥见了秦爷身边的枣木拐杖心里一颤，身上不禁有些抖。他强笑着说：“爷爷，您别生气了，是我错了。”

秦爷看着秦强，嘴唇抖动着。

院外的人不见屋里人出来，想起那年秦强那句话惹火了秦爷，秦爷这回饶不了他。于是，挤进屋，和外屋的人一起往里屋探着身子看，仄着耳朵听，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秦爷侧过身子，轻轻地晃着头：“不，是爷爷脑筋老了。当初，我是怕你忘了本，可你没忘，村里修路、打井、盖学校你都拿了钱，好，好，有出息。”说着，扫了人们一眼，接着说：“你们要跟秦强学。赶上这好社会，就得上外闯闯。不过，不管走多远，当多大官，趁多少钱，别忘了是喝过这村井水长大的。”秦爷停了停，笑了：“记住，明年年初一，你们要一人给我说几句方言。”

人们乐了，点头称是，羡慕地看着秦强，秦强的脸一直红到耳朵根子，一只手挠着后脑勺，嘿嘿傻笑。

（责编：朱新民）

□ 仲利民

和方达一起从大学毕业的几位好朋友，都及时地找好了工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是动用父母的权力，有的是家庭殷实，撒几个小钱就将事情摆平，当然，也有的是用自己的实力，过五关斩六将，杀出一条血路来，问鼎理想的岗位。

方达自己想进入公务员行列，他的父母也是和他想法一致。可惜，临阵时忙中出错，方达连续奔波两次考试，都未能如愿以偿。好在方达家庭还算不错，养得起他这个暂时的闲人，父母让他在家好好复习，不用担心经济问题，明年到时再雪名落孙山之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转瞬即逝。方达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降低了档次，竞争市公务员，不再和那帮朋友们比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方达在经过多次筛选后，最终被录用。这年头，公务员好啊！薪水高，有保障，各项福利也格外殷实诱人。当一切都进入轨道后，方达又和从前那帮朋友们联系上了，本来他们关系就非常铁，是方达说要卧薪尝胆，所以大家也理解，就给了方达短暂的一年时间清静。前天，方达得到正式消息后，主动与之前的朋友们接上头，邀他们来小城畅饮。一年闲居，一年憋屈，让方达终于扬眉吐气，那天，他与朋友们说话都觉得舒畅。大林说：这下好了，方达解放了，我们又可以重聚“山寨”了。大林说的“山寨”，是指他们几个要好的朋友经常聚会，方达这里是大本营。

有时，朋友们来聚，方达也会把单位里的同事邀请来玩，当方达把这些死党介绍给同事时，令他们羡慕不已，这就是人脉啊，这就是关系啊！你方达将来总会大放异彩的。这些朋友，有的在省城，有的在上海，有的在北京，哪个不是能力超群熠熠生辉啊！

方达单位的领导与同事，都对方达另眼相看。方达自己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在单位里得到领导重视，总是把他放在关键位置上锻炼。前一段时间，市里抓新农村建设，决定让市里一些年轻干部下基层锻炼，二年后调回。大家都明白这是一次镀金的机会，下基层二年时间，回来就可以晋升，即使是成绩平平，也会晋升一级，要是实有实绩，说不定破格的机会都有，所以大家报名踊跃。

领导也找方达谈了，让他下基层锻炼，单位名额保留，薪水也在原单位领取，到时回来就给他晋升。方达和朋友们谈起这事，大伙儿都说这次机会难得，应好好把握。

到了农村，才晓得事情难做，一腔热血，没处施展。农民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被三番五次的干部搞怕了，不肯相信干部的话。还有，就是想做事情没钱。方达去单位找领导谈了一次，领导很支持方达，主动帮忙，协调为方达搞到一笔贷款，让他发展农村。方达兴致勃勃地引导农民种大棚，这个农村离县城近，搞好了反季节蔬菜，就等于帮农民找到了绿色银行。方达辛辛苦苦地去请农技人员，帮着农民搞起了大棚，仅仅半年时间，效益就明显地摆在了农民的眼前。

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也肯听方达的话。可是，那么多农民做事，钱的问题却很严峻地摆在面前。方达就去那些老同学面前请求支援，方达给他们讲自己的规划，谈科技发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朋友们却不大愿听他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劝他喝酒。不知为啥？方达觉得朋友不像原来的朋友了。他的满腔热情似乎找错了地方，虽然朋友们在酒桌上热情地劝他，菜是好菜，酒是好酒，朋友的声调也很高，可就是找不到感觉。方达想，这桌菜，大概够农民兄弟种一个大棚了，那几瓶酒，足足可以买半吨塑料薄膜了。

喝得醉醺醺的方达，没有从朋友们那里找到支持，他又做父母的工作，让他们把房子抵押，弄点贷款。父母看着方达，像是看着不认识的人似的。过了半晌，父亲说：你搞搞就可以了，弄什么贷款啊？要是办坏了，这钱怎么办啊？

方达觉得父亲是杞人忧天，他经过反复论证的事情，怎么会出问题呢？不过，他始终说服不了父母。后来，方达找到女朋友，设法搞到了10多万元钱。事情远远不像方达想的那么顺利，眼看着就要收获的蘑菇，却因天气突然变化，强降雪加上冰冻，原来大棚的竹子支撑不住，全瘫痪了，损失惨重。

方达不信命运，与农民兄弟一起从头再来。方达看到田地里长着的西红柿、黄瓜、平菇什么的，觉得很亲近，内心很舒服。

方达的女友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有几次，女友向方达下了回城的最通碟，方达却置之不理，方达好像也如长在庄稼地里的蔬菜一样，离不开农民了。

方达与朋友们已好久没见了。朋友们以为方达去农村锻炼，很快就会回城的，还会和他们一样去打拼仕途的，不知这个方达着了什么迷？竟然像一条漏网的鱼，游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后，就再也不回来了，他们与方达已经好多年未曾见面了。

方达在那些大棚间，就像行走在他种植的诗行里一样，他像蹦跳的音符在琴弦上往返穿梭。方达的话，成了农民们的圣经，他让农民种什么，农民就种什么，有时，方达在地里忙着，农民还会亲自跑来咨询，他们怕在电话里讲不清楚。方达站在广阔的土地上，长成了一株农民格外喜欢的庄稼。

（责编：秦万丽）

□ 侯成成

她的名字叫莲。白皙的皮肤，姣好的面容，加上修长的身材，走到哪里都成为目光的焦点。她是男生们心中的莲花，淡雅、脱俗，令人赏心悦目，何况，她还是个才女呢。

她功课超级的棒，年年拿奖学金，文字还能插上翅膀飞到全国的大小报刊。按说，她该在男生簇拥下是个骄傲的公主，令人不解的是，丘比特之箭迟迟不肯射中她。大学几年，她形单影只。

望着那些甚至可以说矮胖、长着雀斑的女生都有男生环绕的时候，她或多或少有些伤感。

那日，她经常撰稿的报社组织笔会，看着一堆熟悉的文友的名字，她心动了，应邀参加。

笔会地点设在北京什刹海边的酒吧街，在与文友们一一握手、问好时，她看到了俊朗的林克。这个文友眼中的大哥大，果然不俗。文友们推杯换盏，相交甚欢，而她一杯下去，就有些微醺。她溜出来没几步，就看到了大片大片的荷叶掩映下白色、淡粉的荷花，一朵朵的，看着让人心旷神怡。

这么美的莲，怎么就没有人喜欢呢？他想，因为你太美，清新脱俗，犹如仙子，哪个凡人敢自攀折？她才发现，是林克尾随而来。林克说，有种女人很美，像这湖心中最美的一朵莲，远望，心驰神往，但只会远远地望，谁也不敢轻易采摘，如南宋周敦颐所言，“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她笑他嘴巴好甜。说：如果她是男人，就纵身游下去，摘了那朵最美的莲花。林克哈哈大笑，莲花离开池塘怎么活啊？她想起了老家至今还在用的一口口大缸，开玩笑地说，那就放到缸里养吧。他忽然想起，自己还真看到过呢。他拉起她，一溜小跑，到了宋庆龄故居。院落深处，可不是吗，一缸一缸的莲花，她望着欣喜。

笔会回来，她们仍然 E-mail、QQ 上探讨诗词歌赋，高山流水，琴瑟和鸣。她再写文字，感觉总是添了些柔情。她发觉她竟在不知不觉中痴痴爱上了他，而他也常感到无力自拔。

后来，她毕业了，不顾一切地飞到了北京。感动之余，他花巨资在什刹海边买了一处民居，梧桐树下，摆了几缸莲花。她才知道，他是有名的地产商，只是他有娇妻爱子。而她，就像文字，仅是他年少时的梦而已。

她哭红了双眼。他说，她是他唯一的红颜知己，还说魔教长老曲洋和衡山派刘正风，都能共同演奏《笑傲江湖曲》，我们为什么不能？他要和她弹一生一世的《笑傲江湖曲》。她知道林克对他的好，高山流水人生能遇几回？

当风吹黄叶落的时候，缸中的莲花也一片片地谢了。她掰开莲蓬，莲子却不怎么成。她落泪了，自己不就是这缸中的莲花吗？美丽依旧，却不是呆在自己的家。

留下便条，改了号码，她走了，永远地走了。她要做回那湖心中的莲，等待一位勇敢的男子，不畏艰难，涉水而来，将其采摘，结出饱满的莲子。

（责编：朱新民）

无忧儿

□ 田文萍

晚饭，放上桌子刚要吃饭，街上传来一阵阵喧嚣。“西头的老甩又闹啦。”婆婆从外面进来说。“又犯病啦？怎弄啊。你们先吃吧我出去看看。”我把碗筷儿给他们打点好匆匆跑出屋门，走到院子里更听清了街上的嘈杂声，那个老甩沙哑的破锣嗓子和手里敲那个破脸盆。今天还好，吃晚饭的当口，对别人影响不太大，好悬，那几次都是半夜出来顺街跑，一边咚咚地跑一边“梆梆”敲破盆子，夜静更深的，那个动静好瘆人！每次只要孩子被吵醒就再也不能入睡了，吓得两眼离机一个劲儿地往被窝里面缩。再加上村子里家家都养狗，街上疯子闹院里狗乱咬，那个热闹啊使整个村子像开了锅。

老甩真名叫木年。原来这人挺好的，人长的不错又会木工手艺，10年前媳妇跟人跑了坑的，不是跟别人是他亲表弟！连坑带气，急火攻心治不好了。表弟是他姑的儿子，姑姑死的早，表弟是在他家长起来的。他也非常在乎表弟，因为他父母就生他一个他怕孤，上天正好就给他一个伴儿。他也会对苍天感恩戴德，可没成想，儿时的玩伴却是他今天的灾星。唉，也有人说不怨他表弟，没有他表弟老婆也得跟别人跑，跟他过不了，人特各色，跟一般人不一样。虽说传言也是有眉眼儿的，不然哪那么圆浑传的。说他结婚多年都没有跟老婆同床睡过三宿，那点事完了就自己跑一边睡去，赶上雷雨天老婆胆小想跟他睡也不成，他宁可在老婆床前蹲一宿也不上床。这个不说还疑心特重，晚上老婆出去串个门借点东西什么的他后面跟着，老婆在别人屋里呆时间久了不行，他在外面嗽嗓子，老婆就赶紧出来，否则就是事儿，回家一宿别打算睡了，得打一宿架。有一次，老婆没听他的暗号，他在嗽干了嗓子的情况下赌气跑回家插了门，他老婆叫破喉咙也没给开。若夏天还好说蚊虫叮咬也能忍，可寒冬的夜气温在零下10几度，街上哪呆得住人啊。没办法他老婆就在街上来回地跑，运动起来还抗些冷。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跑过一条黑胡同时蹿出一条半大狗，扑上去就一口，幸亏冬天穿的厚否则后果不堪想象，这还把脚腕子咬流血了。庆幸是条半大狗，要是条藏獒非得把他老婆给吃了不可。黑更半夜的那狗都纳闷：这贼怎不入户咋在街上跑啊，咬死算啦，留着也没用！

他表弟叫单成，比他小7岁，头脑比较简单些，用常人的话说就是憨，人长得也不难看但比他差远了，五大三粗的黑红脸满是落腮胡子，两片紫青紫青的厚嘴唇一看就是一副半憨相儿。也是因此没有女人会看上他吧，又没本事只会卖苦力，跟着村里包工头干瓦工活。表弟跟他住一院儿，他在正屋表弟住厢房。一个屋檐下住着朝夕相处的又正是那个岁数，再说日久生情，人看熟了再丑也不觉得了。女人是花，要勤浇的。浇不到就干枯了，干枯了就要死掉，要死掉的生命求生的欲望就越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一桌吃饭的时候老婆的脸总是红红的，低垂着头不敢往起抬。偶尔老婆会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表弟，理由是表弟干力气活，累。他也会觉得不对劲儿，想把表弟赶走，可他爸不让，说傻乎乎的在外面不放心。终于有一天，他所多心的事发生了。那是他揽了一桩外村活计，离家较远当天回来是能回可太不方便，就住在那了，一连5天吧。还别说，自结婚后他从来没离开过一宿家，这5天他做梦都想家，若非活儿合适他才不干这离家的买卖呢。回家心切，第5天早上还黑乎乎的时候他就骑着电动车到家了。掏出钥匙轻手轻脚地开了院门，正屋跟厢房都黑黑的没一点动静，他踮起脚尖急步走过厢房的窗前向自己住的北屋走，都走过去了又折回来站在了厢房的窗根底下，因为他听见里面的动静不对，他打了愣儿，心里顿生疑虑，三步并做两步进了正屋。开灯，推开自己住的房间：老婆果然不在！再看看那被褥，仍是他离家时模样，很明显几天没动过。于是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一脚踢开表弟住的房门，揪起赤条条的老婆一顿暴打，只打得他老婆浑身上下都是青紫印子，脸也肿了嘴角淌血，他还不肯罢手，直到老婆跪下抱着他的腿哀哀地哭诉求她放过这一次，再不敢了，他才住了手。他发现，表弟目光烈烈地瞪着他，见他住手便开口说：“你要么把她打死，要么宰了我。不然，你会后悔的！”忽然间他发现，表弟并不傻啊。

几天后老婆失踪了表弟也失踪了。有人看见，他表弟背着满身是伤的老婆在村口上了汽车而且是辆通往张家口的长途车，那是他姑姑家。去追回来，不是不能，可追回来又怎样？就算老婆愿意还跟着他，他还怎么去面对！别人嘴里吐出的肉，再吃还咽得下去吗？去告他们，让他们双双坐牢，爸爸却不肯。理由是不就是个女人吗，不能因此断了兄弟情，放他们一马吧。你表弟模样差说媳妇难，你有本事再娶个女人不费劲。杀人不过头点地啊！古稀之年的老爹竟给他跪下了。

他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三个月头不梳脸不洗，三个月老爹给把饭端到嘴边，三个月没换过衣裤浑身散发着恶臭，三个月头发长得披肩，三个月，活了42年从没见过虱子模样的他开始翻起衣服找虱子。三个月后他走出了屋子，也从此走进了混沌世界！

“当当”敲破盆声清脆的响到耳底，发现蓬头的老甩就站在我家的街门前。透过朦朦的夜色看过去，看不到了往日那熟悉令人恶心的肮脏，却是一脸的稚气。在这张单纯得像几岁孩童的脸上，看不见红尘中那滚滚的狼烟。

（责编：杨振关）

□ 张严文

今年的冬天感觉特别的温暖，以往的这时候该是白雪皑皑了，可是现在却是温暖如春的感觉，突然有了要去看那座山的冲动。于是简单地收拾后骑上摩托车朝着山的方向行驶，一会的工夫这座小山就清晰地映在我的眸子里。

山，很普通的一座山，但是它却有着不一样的清醇，自然。山的这面没有任何人造的景色，如果说是有点人为的痕迹，那就该是这条美丽的山路，和那些垒起的石头堆了。我信步走在它的腹地，感觉它的宁静，感觉它那种不与他人为争的气质，山的这边可以清晰地看到山沟里的村庄，偶尔可以听到鸡鸣犬吠，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群，还可以看到村庄里的老者悠闲地坐在阳光底下的身影，无法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却可以感觉到那份温暖和祥和的气氛。在村子的东面还有一湖清澈的碧绿，在这个苍茫的冬日里让人觉得格外璀璨。

顺着山路继续深入，松柏整齐地立在路的两边，也许只有在冬日，人们才会发现松树的清高品质，它们迎风摇摆，舞动着枝蔓，诉说着冬的乐章。我则独自一个人漫步其中感受冬日里的宁静。路两边垒起的石头堆让我想起了那两位老人家，早在三年前她们就经常穿梭在这条路上，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可以碰到她们，这些石头堆就是她们辛勤凝结成的，还有那个酷似一座房子的休息地。正思索着，脚步却已经接近了那处有着三个石凳的休息地。突然一阵风带来了一丝絮语，我听到了两个人声。哦，她们在，一定是她们，我加快脚步走近了那个休息地，是的，我看到了她们，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因为这座山我和她们相识了，也因为我们的相识，在原来那处休息地多了一个石凳，很感激两位老人的细心，分别了这么长时间再次见面，老人那和蔼的面容又一次打动了，一阵嘘寒问暖后又我们又坐在了一起。

还记得三年前那段日子里，为了生活中的琐碎烦躁不安，不知道后面的路如何走下去，在那时候认识了这座山，认识了这两位老人。老人很奇怪地问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她们说山的那边就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风景区，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树和草。（那时候我才知道这座山的那边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风景区，我也经常带孩子去玩过。）我说我喜欢这里，因为这里不光安静而且干净！两位老人很兴奋地说，终于在这里可以见到你们城里的人了。而我却极纳闷她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经我问起，两位老人才絮叨起了自己的家事。她们一位七十一岁，一位六十刚出头，年长者对我说，她们其实是在这里看山的，来这里其实就是为了自己能养活自己。在这里看山，村子里给一部分补贴，就是这点补贴足以让老人吃上饭，过上自立的生活。我则纳闷地问，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自己养活自己？瞬间老人脸上露出了些许迷茫，嘴里则喃喃地念叨着：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这边已经没有我的亲人，等我闭上眼睛的时候会见到的。那瞬间我见到老人眼睛里的湿润，我没有再问下去，我想那里面一定有老人的疼痛！另一位老人却说，儿子不孝啊，有了媳妇忘了娘，我们俩就这么搭了伴在这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养活了自己也放飞了心情。望着两位老人那迎风飘起的白发，心也就是在那瞬间解开了结，如她们这般的人生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如她们这般境遇都可以将自己放飞在这空茫的山海中，并且还在向往着人生，我还有什么权利为了点心情而自怨自艾呢？也许是因为两位老人淡漠的人生态度，也许是因为这座山的空灵，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成了忘年之交。

如今再见到两位老人，显得是那么的亲切，老人们还如以前一般硬朗，笑声还是那么爽朗，如这山一般空灵大气！老人仔细询问我的生活状态，还有那些琐碎，问我是不是不再有从前的烦恼了，还告诉我如果有不开心的事，经常出来走走。她们还说上次给她们拍的照片如今正挂在堂屋里，又兴奋地说那是她们第一次拍照，等她们到那边见亲人的时候就挂这张照片，言语间幸福和满足溢满了她们那张被岁月刻上了深深痕迹的脸庞。完全没有一点接近暮年的沧桑感。我则被她们清澈淡泊的心境感染着，再次举起了相机将她们这瞬间的幸福捕捉到我的镜头里，我和老人们又有了一个无言的约会，因为这以后的日子里老人们又该盼

望着我再次来到这山里，带来那张凝结她们幸福和淡泊的瞬间，亦或是永恒的照片！

告别两位老人，我继续前行，当我站在这座山的最高点时，所有的景色都在眼底呈现，山的另一面是这座旅游城市里有名的风景区，偶尔可以听到猴子的嬉戏声，孔雀的鸣叫，游人如织，那份喧闹和山这边这份宁静，山沟里村民的祥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极目远眺，大海宽广的胸怀映入眼帘，渔帆点点向着天边行驶着，与山这边的湖又形成了一动一静两幅画面，转过身来面对着这座我喜欢的山时，蓦然间我被这满坡的野草感动了！山上除了松柏的墨绿其他都是一片苍茫的影象，野草恣意蔓延着，蔓延到你眼睛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大地则呈现出原始的张力，而那些野草则构成了一曲激荡的旋律，一幅昂扬的画面。此时这些野草给我的是感动，虽然没有震撼人的力度，但却是一点一滴地渗透，一分一厘地进入到我的思想里，感染着我！这瞬间想起了林清玄关于草的一句话：草的坚强来自于它的无限谦卑，无限忍耐，无限柔软，以及永不停止的生长与抗争！是啊，当生命的颜色不再是单一的绿，当生命进入到一种低谷时，我们能如野草这般坦然吗？我们会有野草这般的姿态吗？生命的颜色也许在这瞬间不是绿色的了，可是它也不会如此这般的灰暗，野草也许此时更清醒自己该做什么，它们蜷伏下自己的腰身，在这个季节里它们在等待，等待着冬去春来，霜化雪消，再去迎接春溪水暖，大地复苏。在那时候它们才会褪去满身的暗淡，释放着生命的原动力，展露出自己储备了一个冬天的色彩，野草都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呢？

我就这样站在冬日里宁静的山顶，任思绪飘忽，一座山两个面，一面是经人工设计出来的精美画面，那里游人如织，穿梭其中，显示的是一种生命的亮点。一面是展露原始画面朴实的宁静，这里的人们日升而做，日落而息，呈现出的却是生命中最朴实的本真。这样想来，人生也如这座山一样，有辉煌自然就有平淡，两点辉映才称其为人生，生命如这些野草，有翠绿的颜色，自然就有暗淡的底色，我们得学会适应每段路上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状态，如那两位老者，虽然命运没有很好地青睐她们，但是她们选择了一种积极的态度，生活也被她们经营得如此亮丽！我们是否也会将人生演绎得更精彩更美丽呢？

（责编：李克山）

□ 程 艳

我不是骚人，亦非墨客，也没有闲情逸趣栽花养草附属风雅，故对花花草草搭理不多，属于那种没有什么生活情调、僵化如公文般的古板人。

前些日子办公室新买的一盆君子兰，竟然让我长久以来平静如死水的心海泛起了微微波澜，突然间有了为君子兰吟叹一番的莫名冲动。

初识君子兰，它安然植根于一个六边形的青花陶瓷盆中，两列肥厚且极富肉感的翠绿叶片宽阔如剑，脉纹清晰，光亮润泽，由根部呈倒“人”字形重叠而整齐有序地排开，像一股粗壮的喷泉平地涌出，在它的十二片叶子中竟无一片自出心裁旁逸斜出。乍一看还误以为是园艺师精心雕琢而成，给人以端庄静美、平和稳重、落落大方、雍容华贵之感。懂花的同事告诉我，这就是君子兰中的大花君子兰，根乳白而粗壮，生命力极强，根叶息息相关，根生叶长，根损叶伤，叶损根伤。在冬、春季开花，花期可长达百余天，在“花之四君子”里，竹有节而无花，梅有花而无叶，松有叶而无花，惟独兰是观叶赏花两者兼备的名优品种。

于是，我就把它放置在窗台上以充分吸取日月之光华，然后到互联网上查看君子兰的习性与养护知识，满怀期待的心情悉心呵护着这盆君子兰。为了保持其完好的体态，每隔几天我就调换一次花盆的方向；叶片上灰了，我就用湿毛巾一片片地小心擦拭，让它始终光洁锃亮、温润如玉；土稍干了，我就用手给它浇足清水，让它根深叶茂、苍翠欲滴。花很通人性，好像懂得报恩似的，长势特好。

春天来了，百花争艳，千娇百媚，惟独这君子兰泰然自若，宛若谦谦君子不追风不媚俗，我想整个春天都快过去了，想一睹君子兰花的芳容大概没什么希望了吧？然而，在度完一个周末回去看时，它已经抽出了七八寸长的剑杆，剑杆扁平笔直，实属特立独行的正人君子，不偏不倚，不娇不媚，厚实而晶莹，泛着淡绿色的琥珀光晕，宛如婴孩的柔嫩肌肤，吹弹可破。剑杆的末梢顶着一髻儿白绿相间的花骨朵，恰似镶嵌着象牙与翡翠的王冠。

终于在“人间四月芳菲尽”时迎来了君子兰的展华吐艳：每朵小花呈漏斗形，有六个裂瓣，六支虬须般的黄色花蕊点缀其间，花瓣里面呈橙黄色，十七八朵橘红色小花簇拥在一起，构成一团娇艳似火的大花君子兰。它在肥厚浓绿的宽剑形叶片的衬托下显得潇洒舒展，在笔直箭杆的支撑下显得伟岸挺拔。

远而望之，宛如碧波万顷的沧海里喷薄而出的半轮红日，给人愉悦，给人希望；近而察之，好似熊熊燃烧的火炬，催人奋进，给人勇气；俯而品之，尤似略施粉黛的绝色佳丽，体香幽然，掠人心魄。难怪历朝历代，有那么多文人墨客为之激情澎湃，击节而歌！

屈原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的痴迷，孔丘有“夫兰当为王者香”的感慨，“猗猗兰蔼，植彼中阿，绿叶幽茂，丽蕊浓繁”是嗜酒如命、号称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唱出的风靡三国的流行歌曲，唐太宗李世民除了喜爱牡丹，他也带头推崇兰花：“春晖开紫苑，淑景媚兰场。映庭含浅色，凝露泫浮光。日丽参差影，风传轻重香。”杜牧的兰花诗是一幅极美的画：“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两发香。”画家王冕也为其诗兴大发：“大花哆唇如笑人，小花敛眉如羞春。翠影飘飘舞轻浪，正色不染湘江尘。”而古之名士中，郑板桥无疑是中国第一兰痴：“一顶乌纱抛却去，不如回家种兰花。”他眼中的兰花也是最美的：“晓风含露不曾干，谁插晶瓶一箭兰？好似杨妃新浴后，薄罗裙系怯君看。”他还把兰花当作自己：“春雨春风洗妙颜，一辞琼岛到人间。而今究竟无知己，打破乌盆更入山。”

盛赞兰花的名章佳句不胜枚举。

其实，此前我无意中也接触过一些枝叶纤细似西施弱不禁风、花朵娇柔如黛玉惹人伤感的兰花，均未引起我的注目。我艳羡君子兰，绝无趋炎附势之心，亦无大红大紫之意，只是觉得君子兰果真蕴含君子的高贵品质：面对尘世浮华而不惑，谦恭平和而不自卑，一心向上，厚积薄发；他日繁花独艳而不傲，芳妍华美而不妖娆，叶立含正气，凡姿寄高雅。

（责编：李克山）

诗意的乡音

冬天的早晨，黑瓦上铺一层白霜，太阳还没露脸，村庄笼罩在很重的寒气里。

“豆花噢……”汉子的叫卖声自村头的橙树下响起，温润的嗓音在冷湿的空气中濡散开来，村庄便有了一些鲜活的气息。

汉子挑着两个木桶，木桶里装着刚出锅的豆花，豆花呼呼往外冒着热气。汉子将木桶搁在巷头的青石板上，就有人围了过来。他用铜勺舀干净豆花上泌出的清水，再接过头发蓬松的妇人手中的瓷碗，屏神敛息地舀了四勺——妇人边打哈欠边说：“添一点吧，再添一点。”汉子又轻轻舀了一勺。“今天的豆花好！”妇人满意地递过毛票。

汉子每天的收入虽不过数元，可脸上却始终在笑，眼睛已熬红了。“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诗句是美丽的，可做起来却了无诗意，磨浆、煮汤、滤渣，哪一道工序不累人？最烦的是磨石膏，一块石膏称了又磨磨了又称，昏黄的灯光下秤星模模糊糊，砣索在秤杆上不知要走多少个来回。最终石膏是瘦了，可夜也瘦了瘦得露出了乳白色的晨曦。俗话说：“酿酒做豆腐，充不得老师傅。”汉子也有失手的时候，豆花或老或嫩，他的心也因此忐忑不安，觉得很对不起乡亲。石膏水点准了，豆花能立起筷子，他石膏一样沉甸甸的心才肯放下。

“信知磨砺出精神，宵旰勤劳泄我真。最是清廉方正客，一生知己属贫人。”这是我很多年前读到的一首描写豆腐的诗篇，从诗中我终于悟出，卖豆花的汉子其实在卖“自己”，推销自己“一生知己属贫人”的诚信。

太阳出来了，霜渐渐融化。“豆花噢……”整个村庄都笼罩在豆花淡淡的暖香里。

堤坝上的苦楝树落光了叶子，夕阳西斜，起风了，明天又是个霜天。

有人在喊魂。

“归来了么，归来了哟……”喊魂的声音在黄昏的光影里飘得很远，悠悠的声音飘落到行人的心里，让人生出几分寒凉。

春伢子这几天打针吃药高烧不退，家人急了。婆婆怀里抱着一杆秤，秤外面裹着一件冬衣；媳妇提了一个竹篮，篮里放了一碗米。婆媳俩一前一后地走，婆婆喊：“春伢子，归来了么？”媳妇便应：“归来了哟……”并洒下一小撮米。婆婆的头发已经花白，媳妇的头发有些零乱，她们的步子在北风中愈见踉跄。顺着米粒播撒的方向，可见她们的家门洞开，门后是一屋焦灼的眼睛。

喊魂是古老的乡俗，虽带有迷信的成分，但一点也不恐怖。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农人有许多无奈。有一首诗写道：孩子/是缀在母亲胸前的一颗纽扣/纽扣掉了/首先打湿的是母亲的心……

谁能理解母亲的爱，谁就能够同情母亲超常甚至卑俗的举动。

很多年后，我听到了那首《故乡的云》，歌中唱道：“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不再四处漂泊……”迟到的歌声与故乡的喊魂声如出一辙。《故乡的云》感动了全世界所有的华人，喊魂声里蕴含的情感冲击力也是巨大的，只是很少被外界知晓和接受罢了。

归来吧孩子！户外天寒，你看见母亲手搭凉棚在家门口站成一座流泪的雕像了吗？

月光出来了，一弯清冷的镰月。冬夜的村庄很静，偶尔有脚步声在空巷中传得很远。

“远远近近的哪个，捡到了一只麻鸡婆呀？捡到了请还给我，我不会要你白捡的，我会拿鸡蛋给你吃。”走失了鸡的女人在巷中呼唤。

女人或许累了，她的嗓音略显吃力，但不失温婉，她不只是一味地喊，而是辅以民间唱腔，将干巴巴的寻物启事拨弄得鲜活起来、动人起来，不经意中就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那个寻物的乡村女人也许没念过书，但她却知道用“请”字，而且会拿鸡蛋给别人吃，她是一个温和厚道的人。她本来神闲气定，生儿育女之余喂养一些小东西，小东西也爱围着她撒娇，她时时切一把菜末扬花般地撒给它们，看它们欢呵闹呵，心里直涌起阵阵蜜意，她是将小小的动物当儿女一样侍候的。现在，她的一个“孩子”丢了，她怎能不出来寻找？怎能不把寻物启事打理得光鲜可人一些？

乡村的夜晚常常有如此声情并茂的演出，清幽安详的氛围经它一点染，便出现了一派民间诗意，让人觉得久居清苦的乡村也是值得的。长大之后，我在读书时看到了“如歌的行板”这一句，我觉得用它来形容乡村的声音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乡村的声音旋律很美，迷惘中透出空灵，期望中不失旷达，起承转合，抑扬顿挫，熨贴而柔和，那是真正的小夜曲。

空巷中，脚步在前行，呼唤在继续，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醒后我就想：那个走失了麻鸡婆的女人或许已经失而复得了吧？

（责编：秦万丽）

我在大年初二的早晨去表姨家拜年，是图个人少清静，可以和表姨老两口多说几句话。

早晨的风很轻，甚至不能吹起这淡淡的晨雾。幼年时，家家腾起的炊烟总要和这晨雾绞在一起，到晨雾淡了，炊烟薄了，又会响起大人催孩子起床吃饭的声音。如今，大多数人家用上了和城市一样的液化气、电磁炉，也就难嗅到儿时袅袅的烟雾弥漫着的温暖味道。

循着儿时记忆小路往前走，尽量放慢骑行的速度，为的是找寻过去的一点痕迹。前面那个高房岗还在，高房岗上的两棵枣树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所高大的瓦房。我的儿时的两个同学都在这儿住，他们是本家，一个叫满仓，高高的个子，眼睛大而昏黄，皮肤黝黑，厚厚的嘴唇像总是合着，一天都很少见他说话。满仓上学的成绩不好，每次回答，总是支支吾吾，然后就会挨老师一顿狠训，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这厚厚的嘴唇影响了他的说话。另一个比他小一岁，叫满墩，也是皮肤黝黑，但又瘦又小，如果在河里游泳，他会用泥巴糊住肚脐眼，然后像泥鳅一样来回穿梭。他的学习成绩不好，而且还爱捣乱。记得三年级的时候，田老师教我们数学，田老师也是我们村的，当时也就二十出头，是初中毕业后不久给我们代课。有些应用题，她也不会的。那次，田老师有事出去，就让我给大家讲一道应用题，我拿过讲桌前的教棍，大步走上讲台，大声地给同学们讲解，看着台下同学注视的眼神，觉得自己的形象也高大了许多。可正在我口若悬河之际，满墩突然跑上讲台，抢过我的教棍。我急了，说你拿来。他却做个鬼脸，然后就满教室跑，同学们也就哄笑起来。我脸如火烧，可又追不上他，他却不时地回过头，尖声尖语学我刚才的说话，我想骂他，可又觉得自己是在讲台上……幸亏是田老师及时赶到，才解了围。

那时的夏天，田老师常带我们去田里劳动拾麦穗的，或帮助农民给玉米撒药。劳动后的报酬是一碗绿豆汤和几个学习的本子，可那心里也是高兴的。如果赶上田老师心情好，还会带我们到小河里游泳。她折下几个长柳枝，放在小河的中央，就是男女生的界限了。那时的小河不深，只到我们齐腰的位置，不会游泳的我，只在小河里走，有时也会感到小鱼从脚趾旁穿过，也就有了一种在水上漂的感觉。可那天，一不小心，我整个身子就都跌到了水里，一种眩晕的感觉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田老师和同学们都在我的身边，而满仓离我最近。田老师说，幸亏满仓及时救你，你没呛几口水。我当时看了看满仓，想说什么，可什么也没说出口，他的昏黄的大眼睛注视了我一会儿，就拿起衣服，默默地走了。

从那以后，我对水产生了巨大的畏惧，可在梦里，却常与水相伴，可能，是内心深处想再一次游泳，再一次见到满仓吧。

给表姨夫表姨拜完年，我没有顺原路返回，而是向北顺着商业街走。商业街的西口，向北有一条去往我儿时小学校的小公路。我没有往那边走，因为，我早已听说，自从小学校搬到东边的教学楼，原来的学校变成纸箱厂了。更怕真到了呢，破坏了藏在我内心深处的记忆。听母亲说，那所学校是原来的老爷庙改的，原来对着正中大门的，有一口井，我上学前，就被堵死了。操场在学校的东侧，有几个篮球架。操场除了给学生用，也是放电影的场所。儿时的我和满墩、二丫，是最爱看电影的。每次放电影，天还亮着，我们就拿着小板凳、小马扎去了。

二丫是个女的，可气力比我大，爬树也比满墩快。放电影的叫李齐，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长得像电影中的某个英雄，而且常学着那个英雄甩一下头，这使得我们更加仰慕。甚至都从心里把他当作英雄，乐意听从他的指挥。他也乐意被簇拥着，常常先坐在某个箱子上，点上一支烟，边抽边回答着我们好奇的提问，等烟抽完了，说：“立杆子。”我们就和他干了起来，虽然是干活，可当时的心情是要多兴奋有多兴奋。

记得那天帮他拿东西时，满墩把他的一个绿书包碰翻了，然后就见一个红纱巾飘落在地上。二丫欣喜地拿起红纱巾蒙在脸上，对着天上快要落下的太阳晃了晃，美得唱起了歌。这时，在一旁的李齐却突然大喊：“别动！”然后就一把夺过来，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回包里。他还第一次对我们瞪起了眼睛：“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

那天放映的电影，不是以往我们常爱看的战斗片。主人公只是穿了身军装，还和一个戴一条红纱巾的村姑搞对象。那天看完电影，我们都失望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满墩说：“要不咱再让李齐给咱们放一部战斗片？”满墩的话得到大家的响应，我们又都往回跑。

当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操场时，看到的情景却让我们一惊：电影银幕还挂在那，李齐和一个女子正抱在一块，嘴也好像粘到了一起，那女子的头上正戴着二丫曾拿过的和电影里一模一样的红纱巾。

不知谁是先跑的，反正我们都立刻向家跑。我的心里怦怦直跳，脸也热热的。快到家门口的时候，和我同行的只剩下二丫，我们也放慢了脚步。我问二丫：“你害怕吗？”

“那怕什么，不跟电影演的一样吗。”二丫虽是如此说，可借着灯光看去，她的脸红红的，简直就像一个大大的西红柿。此时的我，感觉也成了电影中的男主角，而二丫就是我的对象。不禁走上前，想去学着亲她一下，可离她的嘴唇还远，我就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疼。二丫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然后就哭着跑回家了。后来，我去上学了，就很少遇到他们。十多年前，我听说满墩和二丫结婚了。后来又听说，满墩还开了公司，怕自己学问浅，管不了孩子，就把孩子送到市里的寄宿学校了。

三

我骑着车子往南，准备到老家的平房看一看。自从三年前，父母搬到镇里的住宅小区，平房就借给姐姐的一个远方亲戚住，我就很少光顾了。

推开贴着新春联的大门，见到那棵年年结满好多甜柿子的树还立在那，叶子早已经光了，只有高处的一个小柿子估计是没人够得着已经干瘪了。几年前我天天喂的黄狗还在，冲我汪汪了两声，似乎认出了我，就开始摇尾巴了。

这里是我长大的地方，我们以往过年，也都是在这里过的。记得几年前，父亲还是村里的乡村医生，小诊所就开在家里。村里的哪位老人病了，常常是当儿子或女儿的找来，然后父亲去对方家里治疗。那年的初二晚上，北风呼呼地叫着，一觉醒来，我感觉有些冷了，想起身去给炉子添块煤。突然，我听到有人用砖敲房子的后墙。然后又听到几声喊：“钟大夫，钟大夫！”我知道，这一定是找父亲看病的，就没吱声，因为父亲也六十多岁了，这么冷的天出去，我怕他冻着。

那敲墙声越发的急了，接着，父亲那屋的灯就亮了起来。他起身出去，问了几句，就穿好大衣，背起药箱出去了。我一看表，刚刚两点多。天将亮的时候，父亲回来了，我对他说，又挣不到几块钱，再把您冻着，就得不偿失了。父亲却说：“人家半夜找来，病情一定很急，当大夫的应为病家着想啊！”

四

回家后，我和母亲谈起一路的见闻，母亲说：“满仓这两年种大棚菜，听说去年没少赚钱；二丫和满墩结婚了，买辆车跑运输，他们生了个女儿，学习特好，总考前几名；那个李齐，听说卖电器呢……”。

每次过年回老家，发现都有新盖的房子，新出现的高楼，新鲜的事情，儿时记忆的乡村越发淡了，薄了。站在父亲居住的楼房里向外看，我甚至不能分出此时的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可我知道，村里人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责编：李克山）

那些向我微笑的树们

□ 周淑艳

我总觉得城市里的春天是一种假象，真正的春天永远在乡村。于是，四月到来的时候，我回了趟老家。

从国道上下车，一直向东通向我家的是一条大约千米长的乡村公路。我想念这一段路程。乡村公路不甚宽阔，路的两侧是长了多年的杨树，敦厚挺拔。我家的一块田地就在这路边。偏偏长在地头的一棵，树身扭曲，树冠一边稀疏，一边稠密，不知为何。树身上还有我十岁时刻画的痕迹。我曾用刀子在树上刻下一个三根头发的孩子。多年后，这个孩子面目全非，那上扬的嘴角更是笑得傻气，使这棵树变得更丑。可是我总觉得这棵不大好看的树是会原谅我的，它根本就不曾记恨过我，它很纵容我。那些疤痕经历岁月和风霜依旧对着生活憨厚地微笑。每次我回家，树们都像亲人一样看着我，每一片叶子和枝丫都是温和的笑。除了妈妈，没有人会像树这样关怀你，树的身上有你想要的所有慈爱与包容。

路两侧是大片的田地。大片的蔬菜大棚连成了白色的海洋，乡亲们在里面劳作。他们皮肤粗糙，衣着简朴，身上常常粘着泥土和菜叶。正是蔬菜收获时节，他们要付出那种我承受不了的累，脸上却挂着秋天一样成熟灿烂的笑。本来嘛，高峰期，他们每天有一千多块的收入。我特喜欢这时候他们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那种财大气粗的样子。妈说，现在政策越来越好，乡亲们越干越带劲儿。难怪呢！

村中央的小卖部前，一年四季热闹不断。还未上学的小孩子在奶奶的看护下在这里玩耍，闲暇无事的人来这里聊天。只要天气尚可，修鞋的老头就永远坐在大槐树前。村里的各种消息也大都在这里汇集和发布。我满心亲切地打量他们。我去年的直发卷起来了，我今年穿的毛衣及膝，我用高级眼霜徒劳地抵抗眼角的细纹。我奇怪的是，年复一年，我的这些乡亲却总是一副模样，黝黑的脸颊，爽朗的笑声，似乎头发都没有多白一根。变的是我呀，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原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天堂里！

在城里，我常常睡不踏实，相对于一张床来说，八层楼实在是太高了。而在老家的土炕上，我就睡得特别舒适，那是一种回归母体的感觉。在那个听得见鸡鸣犬吠的地方，在那接近地气的土炕上睡，无比酣畅！早晨，满院子都是亮亮的阳光，忍不住深深地吸上一口，那阳光就进了肚子。于是，里里外外都干净透亮。院门口的樱桃花开得一树粉白，茸茸簇簇在早晨八点钟的阳光里尽情地欢笑。我从没见过哪一种花开得这般热烈，或许是在乡村它们才如此快意吧。

邻居韩大婶叫我去拿菜，说给我准备好了，顺便去看看她家新买的沙发。她是那么欢迎我去家里坐上一坐。我想起夏天的韩大婶，从地里回来就把上衣脱了，两只喂养了三个孩子的肥硕乳房目空一切地耷拉着，出来进去毫不避讳。村里人对乳房这样的物件没什么神秘感，任由它在韩大婶、李大婶、赵大婶的胸前无遮无拦又怡然自得地垂着，像极了大婶们的生活。茄子、黄瓜、辣椒、豆角、西红柿，一小袋一小袋地分类装好，放在装大衣的那种手提袋里，满满的，沉沉的，都是韩大婶在自家院子里种的。韩大婶骄傲地说，没有一点化肥、农药，放心吃吧。一大袋蔬菜，提起来没走几步，手就勒得生疼，回去先生又该说：“大老远的，带它干嘛，值不了几个钱。”他不懂得我带回去的是什么。

回老家也有伤心事，虎子死了。十四年前它是团团乎乎的一个小绒球在脚边打滚儿。我上次回来见它时，它拖着病体，摇着尾巴在我腿边蹭了又蹭。抱着它的头，我们深情对视，我看到那双依旧清澈的眼睛里有温情与留恋的泪水。十四年，虎子在我家尽心尽力，从不挑肥拣瘦，忠诚地守护着这个家和这家人。它年轻时，英姿勃发，敏捷矫健，帅气非凡。它老的这几年，一派安详，无论我隔了多久回去，它都当我是最亲近的人，没有半点生分。十四年，这个院子经常敞门无人，但从不曾丢失过一样东西。虎子，在天堂安好，来世，我们还做一家人。

乡村是我心灵回归、安歇的地方。我的乡邻、我的庄稼、我的狗在这片深厚的土地上快

乐地生息。离开村庄时，心里多了满足，这份满足可以滋养以后一大段日子呢！那些杨树微笑着目送我，枝叶轻摇，有几分不舍。

（责编：李蔚兰）

□ 垂 髫

一条船，一条会飞的船，在时空的横障中任意穿越。

妞妞觉得爷爷想要一条船。爷爷虽没这么说过，但妞妞认定他一定想有一条船。

闲暇时，爷爷到村外小河捕鱼。星期天还带上妞妞。顺水或逆水，他们能走多远好远。爷爷熟悉每条小河，他还知道每一条鱼住在哪儿。要不，他说那条河里有鲤鱼，下网就能拉条大鲤鱼上来。

欢唱的小河是一条飘舞的白练，绕着村落、树林、菜园……妞妞和爷爷舞动着这条白练。

夏日的午后，一堆雪白的积雨云从远处的小树林后升起。慢慢地，越长越高，越长越大。像一团吹蓬松的棉花糖。“那云怎么越长越胖呢？”爷爷说：“小树林后有个大大的气筒在给它打气呢。”

小树林后？积雨云升起的小树林后除了有个打气筒外，有小河么？有小村、菜园么？有另一个我么？“爷爷，你到小树林那边去过么？”

爷爷收了网，望了望远的小树林，他的眼神好深远啊。那眼神穿过他七十年的光阴，穿过他走过的所有土地，他在看什么呢？他会想要什么呢？爷爷从来没有说过。

妞妞认为他希望有一条船。那样的话，他就能撑着船，顺着小河，到大河甚至大海里去捕大大的鱼，和房子一样大的鱼。

积雨云长到刚高过菜园边上那株大槐树树顶，便轰然倒塌。雪白的棉絮顿时变成乌黑的墨汁，淹没了小树林，朝着妞妞住的小村子滚滚而来，暴雨就要来了。爷爷带着妞妞赶紧钻进附近的瓜棚里。

雷擂着战鼓，风鸣着金号，万尾雨箭倾泻而下。天地间正进行一场鏖战。突然，妞妞感到莫名的兴奋，她蹿出避雨处，在旷野上乱蹦乱跳，对着混混迷迷的天地大喊大叫，她幻想着闪电之处云真的会裂开，天也裂开，那里面钻出一个披头散发的妖魔。妞妞想和他搏斗。

天生的野性，让八岁的妞妞像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墨格拉，大自然缔造的墨格拉。

晚上祖孙二人睡在一张大床上。夜里，妞妞梦见爷爷死了，他的魂魄沿着太阳的余辉飞逝，妞妞驾着一条船去追，那船飞得好慢好慢，而爷爷的魂魄飞得却是那么快，顷刻便湮灭在落日中……妞妞一下子就急醒了。爷爷鼾声如雷，窗外，月华如水。

爷爷终究没有船。爷爷死了。

人们抬着棺木，那棺木像一条浮离地面的木船。只是爷爷躺在里面，他不能再站在河边撒网了。那条船飞过田野，飞过小河……最后，飞进了深深的土地里。

火车飞快行驶着。铁轨那头是爸爸妈妈的家，十六岁的妞妞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学，已经半年没回家看看了。

下午到家时，妈妈一个人在看电视。妞妞问：“我爸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还不是下棋去了。”妈妈的语气里已不再带有抱怨，所有的埋怨以前都说尽了。打记事时起，妞妞就知道爸爸有两个嗜好：抽烟和下棋。爸爸的棋艺天下第一，没有人能赢得过他，他能不吃不喝下上一整天，别人轮番挑战也打不败他。妈妈总是又生气又担心，总派妞妞去叫爸爸回家。

“好啦，你先回去吧，过一会儿我就回家。”他总是这么回答，手却抓着棋子不放——“出车”

爸爸手中的那个“车”像艘小小的、圆圆的船，在棋盘上飞来飞去，爸爸是那艘船的船长。

爸爸以前在村办工厂里做工。爸爸聪明、能干、懂技术，厂长非常赏识他，同事非常尊敬他。照片上那时的爸爸在一群人中间，目光刚毅，英武而儒雅。妈妈说爸爸那时不怎么下棋，“整天泡在厂子里，他哪有工夫玩儿。”

爸爸说话比较直，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阿谀奉承。后来，厂子换了一个新厂长，爸爸就

从一个车间迁往另一个车间，职位在渐渐降低。他就不经常刮胡子了，穿衣服有时也邋邋遢遢。有旧同事来访，招待时，爸爸开口闭口“我这老百姓”，语气谦谦的。对此，哥哥觉得不舒服，对爸爸说了些逆上的话。

爸爸没有辩说什么，他从来都不善言辞。

他擅长的是下棋。爸爸是棋盘上不败的帝王，然而，时事并非一个棋局。

过完年，妞妞就该回校了。爸爸陪妞妞提前去买车票，从车站回来时，他说：“咱们不坐车，一起走走吧。”妞妞知道他是找机会给自己说点什么，在家这些天，父女俩没说上几句话。

妞妞和爸爸并排走在回家的路上，身旁，车来车往。

爸爸一直不开口，妞妞也不发声，就这样闷走了一路。直到进家门，爸爸也没说一句话。

前几天妞妞给家里打电话，爸爸接的。妞妞偶尔提起这回事，问爸爸那次想说什么，“哦，也没啥，就是我的一些人生教训，想说给你听听……”爸爸谦谦地说。

村前还是那条小河，水波一浪一浪荡漾开，不过河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清澈，河滩上砌满了花砖，整齐的草坪，名贵的花木，人工雕琢的，很美，但妞妞总觉得缺了些什么。

妞妞毕业那年的暑假，在城里上班的哥哥回来了。他用一块很硬的小白石子在花砖上写下“水逐天际”四字，然后，望着眼前的这条白练蜿蜒向前，眼神空蒙。

“哥，你工作还好吧？”

“还好”。

“晴子姐还好吧？”

“还行”。

哥哥仍然望着眼前的河水，没再说别的话。

晴子是哥哥大学时的同学，交往四年了，来过妞妞家，温婉贤淑，家里人都喜欢她。

后来才知道，哥哥那次回家是请假回来的，为散心。那时，哥哥和晴子刚分开。

再后来，听说晴子和新认识的男友——一位大领导的公子去了法国。那个红酒溢地的国家，是需乘飞机才能到达的。飞机是一条会飞的船，在天空划开云涛雾海。船上载满了红红绿绿的青春回忆。人们在不同的陆地上下飞船。而那飞船上的货物却永不卸载，因为它们只属于曾经时光，而那些时光，早已不再。

妞妞想拥有一条船，一条会飞的船。

它飞行的速度极快，能穿过时空的隧道。

妞妞想驾着它去看看童年的小河和小河旁跟在爷爷屁股后的妞妞的童年。妞妞还想加足马力，向前一直飞，看看爷爷是否也有属于他的童年，爷爷的童年时会有怎么样的梦想？他会在夏雨中兴奋得又叫又跳么？

妞妞的船该是一艘装载量极大的船，装得下很多很多东西，能装下爸爸想对自己说的全部的话，甚至将那些原本属于旧时光阴的红红绿绿的青春回忆一齐装下。

那条船能上天入地，穿云破雾，穿梭于过去和未来，穿梭于生命和死亡……

那条会飞的船呵。

（责编：杨振关）

□ 李 杰

一

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如此地爱海，从前他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出现在我渴望脱离尘世的浪漫的梦中。

想到海，我可以想到的是天长地久的相守、海角天涯的追随、海枯石烂的誓言。

没有看到海的日子，那份源于内心深处的孤独，让我常常是忧郁的。

是宿缘？是宿命？尘世中的我遇到了海。

初见他，我那颗早已在世俗中被锻炼得波澜不惊的对于任何事都是淡漠的心，让我没有刻意地注意到他。再次相遇，我忽然发现了他的调皮、他的自信、他的亲切。那天心情很好，我用他的调皮方式发了短信，从此，我掉进了他温柔的海水里。从此，我没有了从容和镇静。

我徘徊、挣扎了好久，我想更加地走近他，更多地读懂他，可是我知道他的优秀，我怕我会爱上他。我让自己冷静些理智些，我一次次地试着离开，我一次次地让自己沉默，可是我发现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在接近他。

二

我深深沉溺在对他的痴迷中而无法自拔，我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文字：

一直深爱着蓝色。

那时，我只看到了天，所以爱上了天一样的蓝色。因为爱蓝，我常常把自己幻做云朵，清纯简单而又深情地飘在蓝的天上。

那时，我的世界只有天的蓝色。我在蓝色的天上和他一起海角天涯，幸福而怡然。我超脱地俯瞰沉湎、挣扎在爱恨情仇中的她们，惋惜而又不屑。

那时，我固执地相信此生不渝，相信爱和永远，相信唯一。

那时，我没有看到过海。不知道海亦是蓝色的。

今生有幸，让我看到了海。他的激烈霸道、他的自信温柔深深吸引了我，我惊异于他的深度和高度。

驻足海边，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离开？

我害怕他的激烈霸道，知道有被淹没的危险。我决心离开。

可是，我贪恋海的声音和深刻，我想读懂他。我幻想做一条鱼，游在他的世界里。

可是，人鱼公主却告诉我：她因为深爱着她的王子，为了她的王子和王子的新娘，她没有用巫婆给她的匕首，刺死她的王子，因为深爱着她的王子，所以她选择了在一个太阳升起来的早晨，化作了泡沫。

那么，今生，为了我的王子和他的新娘，我愿意和人鱼公主一样，永远飘在海的上空日日看海，足矣。

从此，不再坚信此生不渝，不再坚信爱和永远，不再坚信唯一。

爱海如蓝，是今生的梦呓。

爱海如蓝，是今生的承诺。

三

我说过：今生，为了我的王子和他的新娘，我愿意和人鱼公主一样，永远飘在海的上空日日看海，足矣。

可是，缘分如此？那段时间，我却看不到海。曾经想过，如果我可以日日看海，我就不会如此的沉醉和疯狂。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阳光地见到他，那天，我真的见到了他；那天，我是兴奋的绽放的，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笑容和心情，那天绚烂美好得一如我的节日。

见不到他的日子，我让自己充满佛性地去俯瞰红尘，我把自己想象得渺小些再卑微些，我告诉自己：我和他的缘浅，缘薄；我告诉自己：要空等千年也含笑。是的，我是在空等着，也是在含笑。那些辗转难眠，那些为他消得人憔悴，那些有他的相约而我却害怕见到他的日

子里的坚持、挣扎和自制，我都可以做到。可是我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头，它痛了，原来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针灸的日子，我让自己继续沉默，我让自己一个人走过，我怕我会扑入他的怀里泪流满面，我怕我会让他沉重，我怕我控制不了自己，会对他说出那个字。可是，佛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

我让那些银针一根根分布在我的头上，我让我的身体承受来自我大脑的非分之想的惩罚。那份苦和痛，换来的是我面对他时的轻松和坦然。

初见时的风轻云淡，相聚时的欣喜、倾诉时的快乐，变做了我这段时间的无望和挣扎。我的日子因为无望和迷茫变得漫长而难过，这样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

我知道我这样原地不动地苦苦挣扎下去，我不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面对他，我会崩溃；我知道我该逃离这样的日子。

邮箱里，给他留了信，可是我却不敢接他的电话，我怕他偶尔的一声叹息，会让我留下来：我怕他的一句担心，会让我所有的坚持都变得没有意义。

我决定去看海，去流浪。

四

一个人在海边的日子，孤单而又凄绝。

那些天，我一次次地站在海边，听海浪的声音，总也是不厌倦的。那些天，我一直站在海边，站在雨里的海边，站在月光下的海边，站在阳光里的海边，整个人整颗心尽情地去听。去看。去想。

海水在我的眼前变幻着颜色，我看到它清澈的蓝，看到它与天苍茫成一色，看到它深沉的蓝，听它亘古不变的天长地久的让我痴迷的声音。

站在海边，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希望自己是优秀的，是完美的；站在海边，我是卑微而又渺小的。

他的博大，他的深刻，他的内容，他的深沉……无不让我为他心动，我不再想我会是他的唯一，我不再遗憾我不是他的唯一；我不再想我要做他的第一，我不再遗憾我不是他的第一。

月光下的海，让我的思绪飞扬，浪漫且沉迷。他的深情，他的低语，他的温柔，他的浪漫无不让我为他心动。坐在海边，我听海浪，听波涛汹涌的声音。那一刻，我愿意和他天长地久；那一刻，我愿意让他在我耳边轻言细语；那一刻，我愿意让他拥我入眠；那一刻，我有走进海水里，我有溺死在海水里的放纵，我不想有明天。我愿意为他做我可以做到的一切，我愿意溺死在他的波涛里，他的声音里，他的笑容里，他的浓得化不开的爱意温柔里！

可是我知道天会亮，我知道我无论多么地不舍，爱恋，痴迷，最终还是要离开海，我知道我要在阳光下的尘世里坦然而又尊严地生活。

那么漫长、挣扎、苦苦坚守自己的夜终于过去了，我终于又站在了清晨的海边。清晨的海，蓝得透彻，蓝得洁净，让我沉醉如斯，欣喜如斯。脚下的沙滩细腻温润，双脚踏在地上的感觉是那么地踏实。

我庆幸我没有溺死在海水里，夜里的沉醉和绝望变得那么不真实。因为夜晚的坚持和自制，我不再自卑，我庆幸我可以这样洁净自尊清爽地站在海边，我知道现在的我，即使不优秀、不完美，可我是独立的、真实的、完整的、是我可以做到的最好的自己。

我的归期到了，我把海的声音，海的颜色，死死地记在我的脑海里，篆刻在我的心里。

从此，爱海，是我尘世中的一个梦境！我会让这个梦，这份情，不落俗世！不染尘埃！

从此，在尘世的日子，因为海的存在，我会不断地修炼自己；因为海的存在，我的心会日日盈满如月！

（责编：杨振关）

为父亲洗脚

□ 王 颖

吃晚饭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播放歌曲，是一首老歌：陈红的那首《常回家看看》。看着电视里播放的画面，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一天……

那是在今年的3月3日，父亲犯高血压晕倒在医院里，当时的状况真是吓人，他的脸白得像一张纸，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掉，毛衣全部湿透了，血压低到50-90，心跳几乎停止。我看着父亲僵直地躺在地上，大声地呼喊，然而父亲却毫无反应，而且手冰凉。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我拼命地喊大夫，拼命地喊救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醒过来，只有不停地喊，不停地喊……经过抢救，父亲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着父亲苍白的脸和花白的头发，我深深地感到父亲是真的老了，需要女儿的照顾。以前，对父亲的一些不理解和偏见全都随风而去，此时的我知道父亲需要我，而我更需要父亲。

父亲住院的那些天里，我一直陪在他的身旁，有时打点滴从黑夜到天明，我不敢入睡，生怕出现一点差错。白天我尽量为父亲做些可口的饭菜，增加营养补充体力。那天晚饭后，我打来热水给父亲洗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为父亲洗脚。父亲的大脚曾经走过了多少坎坷与波折，曾经迈过了多少坑洼与不平，正是这双脚，支撑起家庭的重负，为我们创造了幸福的生活。为父亲洗脚，我感到很欣慰。我看到对面床位的老太太向父亲投来羡慕的目光。能为父母亲尽点儿孝心，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安慰。那些天我累却快乐着，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孝心是不能等的！

每当我看到为女儿操劳了一生的父亲，如今挺直的腰身变得有些弯曲，岁月的痕迹不知不觉地刻上了额头，高血压、心脏病时刻折磨着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在不断地缩短。心里就会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是啊，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尽量抽一些时间去看看年迈的父母，给他们捶捶背，揉揉肩，听他们讲讲心里话，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我知道父母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漂亮的衣服、不是美味的食物，而是儿女的陪伴、儿女的倾听和儿女的安慰。工作忙不是理由，鲁迅不是说过吗，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肯挤，总是有的。不要让你的孝心成为空口之谈。

前几天去看我的一个闺中密友，发现她的脸色很不好，心情忧郁，询问以后才得知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她还告诉我，她很后悔没能在父亲生前多尽一些孝道，她说：人往往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但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吧！

我现在的感觉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有父母真好！

（责编：朱新民）

□ 谢紫妮

梦里寻她千百度。

听听，这中国的雨。

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

这中国的“雨”字，是中国的DNA。美丽的象形文字，是我们相通的心灵，在这蓝色星球上，她让我把你认出来，我的手足，我的父老。

云气氤氲，雨意迷离，万籁寂然。

这中国的雨，润碧温翠，幻化无形。中国的雨绘出了中国风景，云缭烟绕，山隐水迢。

沧海横流，中国的雨从不曾改变她的容颜，她的密码。

听听，这古典的雨。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桃花雨潺潺，帘外流水落花春去，凭栏四望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夜雨飒飒，梦里浮生，世事漫随流水，偷弹胭脂泪，寄烟波，人生长恨水长东；秋雨渡头，红蓼沙鸥，茫茫无限事，魂梦任悠扬，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这是五代的雨。

东风细雨，春心与花争发，相思成灰；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一叶叶，一声声，空阶长滴到天明；湘江秋雨，天涯王孙，长笛一声，乡思不堪。这是晚唐的雨。

铿铿，哗哗，淅淅，敲在古老的屋瓦上，洒在如椽的大竹上；雨中江南依旧，一缕孤烟细细，天际征鸿，认行如缀，平生事，谁能会意？暮雨洒江，红衰翠减，登临送目，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这是北宋的雨。

春雨落帆，游人九回肠，眷眷空心，匆匆分袂，水流云散各东西，伤漂泊，轻负平生之约；海棠疏雨，回首江南旧事，星星白发，不堪老眼看花，伤时清泪，对花无语；凄凉，凄清，凄楚，一滴湿漓漓的灵魂在窗外喊着，落地东流去，暮暮复朝朝。这是南宋的雨。

霏霏不绝，朝朝不断，滂滂沛沛，斜斜侵物。这是二十世纪中叶的台湾雨。

星移物换几度，古老的音乐，温柔的安慰，休止在历史的长河。

听听，这思念的雨；舔舔，这咸咸的雨。

为伊消得人憔悴。

这思念的雨，在千伞万伞之外，有万水千山之远。乡关何处？听杜鹃声声啼落，劝人不如归去。

这思念的雨，是杏花雨，雪荔雨，梧桐雨，梨花雨。

这思念的雨，在千片万片的屋瓦上，千树万树的丛叶中，鸟蛙秋虫的欢鸣里。

这思念的雨，是少年雨，枯荷雨，白头雨。是千年前的雨，万载后的泪，一齐落在潮潮湿湿的今春。

听听那冷雨，凄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向厚厚的青苔寻找雨的印迹，追溯最初的梦——我的故园，我的根。

蓦然回首，前尘隔海。听听那冷雨，沾襟比散丝。

君问归期？未有期。

（责编：孙玉茹）

春愁

□ 赵建敏

久盼的春天如期而至，我望着满目的春色，却无缘由地生出许多愁绪。

我常常自问：我快乐吗？我幸福吗？在别人眼里我永远是幸福快乐的，因为找不出我不快乐不幸福的理由，可是我的心如黛玉葬花，对着美丽偏又是满腹的愁。我突然记起冯延巳的一句词“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我豁然明白这许多的愁是因何而生，是姹紫嫣红的春色撩拨起藏在心底深处的那份愁绪！于是我不喜欢春天了，我不喜欢温柔如手的春风，不喜欢淡如雪香如梅的碧桃花，不喜欢那一池池绿的有些造作的碧水。我不明白白居易为什么会写“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不明白王观为什么会写“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人在心境不好的时候总会怀念曾经的快乐。

儿时的我调皮得像个男孩。当河堤上的柳枝刚刚泛绿的时候，我便带领我们整条街的男孩女孩奔向河堤。我这个柳笛制作高手不由分说做了许多的柳笛含在口中，憋足一口气，将柳笛吹响，好嘈杂的合奏，伙伴们不由分说捂起了耳朵，尖叫声一片。我笑，将口中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柳笛分给小伙伴，马上柳笛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声音响彻河堤上空，那份悠扬和高亢把心中的快乐渲染到极致。

还有榆树上淡绿的榆钱也是我们那群孩子向往春天的主要原因。每到春天，柳枝的毛毛狗刚要扬花，榆钱在这个时候蓦地就挂在树梢上了，飞碟一样挤满枝头，纵然你和它隔着几米的空间，那淡淡的绿香仍能钻入鼻孔。我当仁不让爬到高高的树上，折下一串串榆钱往树下扔，每扔下一枝，树下就是一片跳跃的欢呼，那时的我简直就是快乐天使，向伙伴抛下的根本不是榆钱而是快乐。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少时把快乐都挥霍了，所以现在只剩春愁了。

年年春依旧，我心却不同。衰败的情绪让我烦春天的一切。于是我关自己的禁闭，与春隔绝。

我赖在床上随意打开一本已被尘封的书，静静地读着：

谷雨节，甘美的节日，时雨践约而来，恣情的豪放的，使我们的大地发出泥土的芬芳，我站在自己茅屋的土阶前迎接着，我的心却突突地跳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久久思慕的心，总是在焦灼地期待中的吗？

我愕然地阖上书，“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今年的春愁不是因为荒度了岁月，不是因为指尖悄悄溜走的时间，不是因为盛开的花变成落英飘飞的花雨，而是焦灼的等待，等待一个好友的消息。

这个好友几天前在QQ里写到：“人的命运总是千变万化，只一瞬间就改变了你一生！”当我追问他的时候，他淡然地回答：“没事！”

他越是如此快地否认我心里越是不安，越是认为他遇到了问题。

我的这个朋友给别人的表象是：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他的内心如大海中漂泊的船，孤独而无助，最让我担忧的是他崇拜的偶像是个英年早逝的诗人，所以这个朋友成了我诸多友人中最牵挂的一个。

我牵挂；我担心；我等待他的消息！

我曾经发誓在QQ里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把他的手机号从手机中删除，然后回到不认识他的日子里，那时的生活虽然平淡，但也平静，可是发生的事情谁又能改变呢？就像任谁都不能改变历史一样！

我的心终于经不住担心的折磨，发了短信给这个朋友。

“how are you?”

我的手机还没放稳，好友的短信回了过来，只有三个字：“说中文”。

我看着短信几乎看到他瞪着英文单词的样子。

我笑：他一定很好，如果不好他不会有时间看短信，也不会如此快地回短信，据我对他

的了解，短信回得越快越简短，他的状态越好。

我的心境突然明朗起来，笑容绽放在脸上，我不去理他，聪明如此的他会知道我短信的意思。

此时我明白，我的春愁，叫担心，叫牵挂。

春匆匆地来了，走得也会匆匆。希望明年春再来的时候，他如我其他的朋友一样幸福，我虽然改变不了历史，但可以尽我的努力让他成为快乐的人，让我的春愁化作随风起舞的柳絮。

（责编：李蔚兰）

□ 钟 荧

春天的气息时淡时浓。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空气中的潮意陡然多了不少，雨就藏在其间，半落不落地飘着，湿漉漉，十分好闻。等到真的痛快淋漓地下了一两场后，老干嫩芽上的尘便统统被洗去了，润润的绿冷不丁地一下子伸到你的面前来。

植物在雨中成长，我同它们一同成长。

我还记得初春时幼小的我偷偷用嘴去吸嫩芽上的雨珠儿；也能梦见五六岁时淘气的我在盛春的雨后，到树林中踩了两脚的泥；更忘不了再大些，闲不住的我，攀上暮春的桃树，采下将败的桃花，洒了一片的花瓣雨……转眼间，我已走过了13个春天，也与春雨约定了13年。在每个春日凉凉的夜，都会掖掖自己的被角，竖起耳朵听一会儿窗外若隐若现的风雨奏出的轻快歌谣。

九十日春浑得雨，故应留润作花时。

不知为什么，每当春雨蒙蒙时，心中总会涌起一种依家的情感。只觉得到处是寒，唯有家能给我一些暖。这感觉之前并不强烈，但在今年，我第一次躺在学校的床上听雨声，家的召唤便一声声地在我心中响起。爸爸的鼓励，妈妈的笑脸，丰盛的食物，一幕幕电影般闪过，最后模糊了，只余那一盏明灯，模糊在不知是不是雨的水汽中。

春雨，润物细无声。家，润我亦细无声。

的确是细无声啊！一瞬的工夫，我便已拥有了独自接受考验的资格，新叶葱郁的小树无论遇到的是风霜的打击还是阳光的恩泽，都不会忘记最初滋润自己的春雨。就算以后有了顶天立地的高大身躯，也会对春雨绽开最纯真的笑颜。这一点小树知道，春雨知道，我也知道。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时刻想着家里。谁也扯不断我对它的依恋，谁也割不开我与家紧密的联系。家里的所有人，都在用爱滋润着我的同时把他们未能放飞的希冀也给了我。有了春雨，桃树才能开花；有了家与家人，我才能起飞。

帘外蕉窗听春雨，青灯如豆忆故乡。

春雨淅沥，轻敲我的心扉，点拨我的思绪。粗略地数了数归家的日期，说不清是短暂或者漫长。回家要做什么呢？那甜蜜的唠叨在心中催促我：事情还有许多。我叹了口气，无论累与不累，该飞的还是要飞的。让我和春雨继续每年的约定，让它捎给我一份家的温暖。

好一场润物细无声的春雨！

（责编：李克山）

我是草根

□ 诚 学

我是草根

我看不到阳光

我的身体在大山的下面

我的心贴着大地的胸膛

我是草根

我托举着大树的重量

我看不见娇艳的花朵

和硕果累累的收获

十万只硕鼠在啃食我的身体

无数只脚，踏在我的头上

啊,母亲

我不需要太多的营养

不要为我搭建抵御寒风的暖房

我只要蚯蚓做伴，只要

惊蛰的雷，能把我从梦中唤醒

我就能够把春天装扮得葱绿

让秋天洒满耀眼的金黄

哦，我多想抬头仰望

去亲吻清晨的露水和春雨的诗行

多想展开蒲公英的翅膀

向爱人的倩影飞翔

我多想成为一棵瘦瘦的青竹

用纤细的手指触摸月亮的脸庞

我是草根

我很普通，我很顽强

我是草根

我很丑陋，我不迷茫

我不在乎轻蔑的目光

不在乎被车轮碾过

野火把我烧得尸骨飞扬

不在乎冰雪压弯我的脊梁

我只在乎春风的热切

和小雨的忧伤

我是草根

我命该如此

我知道,我无法成为骄傲的栋梁

但我有着泥土的秉性和大山的倔强

你把我埋得越深，我就会生长得越旺

啊，我是草根
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疯长
啊，我是草根
哪怕你把我连根拔起
我也不会放弃再生的信念和不死的欲望
(责编：朱新民)

□ 聂 鹏

一朵花隔着一生的距离
三月里的小雨就这样淅淅沥沥
风在吹江南雾中雨
像稻田里油菜花的香气
雨的敲打淋湿少女的裙裾
深居桃园的小木屋
总有目光一样明媚的少女
像雪野上那只灵白的狐狸
透过深长幽远的呼吸
留香的花事因为颤抖而孤寂
黑色的土地走动出怡人的气息
轻松的少女走过乡村和城市
回眸和笑脸灿烂了整个花期

就让这个世界全部都给你
诱人的玉体就这样被淋湿在雨里
一树红颜半池春水
花影沉醉在无边的夜里
穿过欲望有街巷
流连的钟声蚕眠的居地
清水平镜杜鹃笑看红鲤
酒窝深处醉眼窥见花絮
如澜的潮气如兰的梦息
像花季的温床雨季的铃磬
打湿心底的防线与私密

与一朵花相交成蛹
与烟雨中的红颜抱头饮泣

想你的模样

□ 薛长爽

那天我翻开一本尘封的日记
上面是我曾经写下的心情和渴望
走到电话旁，想要倾诉衷肠
随手拨通了那一串熟悉的号码
才猛然想起你我已天各一方

思念是时间无法抹去的恐慌
心里是想好久都无法表达的感伤
人生本无常，心如荒谷空旷
独立街头寂寥的路灯下潜然的片刻
又恍然记起你漂泊在异国他乡

饮美酒，表达不尽的绵绵思念呵
邀明月，望穿不透的云海茫茫
我望着天涯路的尽头
将祝福和祈祷谱成思念的诗行

想你的模样，想你的模样
盼望你早回到我身旁
想你的模样，想你的模样
唯有你在我记忆深处不能忘

再遇到你的时候
我停在半空中的手
却不会再只是
与你的影子做朋友

（责编：朱新民）

四月的红樱桃

□ 耕 夫

樱桃小口像一枚枚红玛瑙
长在乡村最动情的部位
在布满荆棘的乡土上
说出人间的曲直是非
妩媚无语时
是羞于表达成熟的爱情

年轻的村姑是俊俏的伴娘
早晨 挎一只柳条小篓
钻进泼红抹绿的气氛
用最优美的指尖
把樱桃上金贵的话儿采下
把新娘盈盈的笑容摘下
伞状的柄上立刻升起灿烂的红日

一颗颗红樱桃是农民心中的花
开在了城市的小巷
掀开篓上盖头般的红布
千万张嘴会一齐张开
把你喊得一片痴情

而与樱桃们交谈是一件甜蜜的事情
即使看到一两只微青的嘴唇
你也应读懂农民的苦涩
更多是把赤诚的语言吸进乏味的日子
整个城市就会荡漾起一种精神
春天的核儿攥在手中
有一种怀念落地有声

村 庄

□ 杨程玲

从最痛的地方出发
我骑上一匹落伍的竹马
在加速的尘埃里追赶残阳
而定居诗经的女子啊
从容地把白露站成秋霜
绝望的眼神
从此挂在村头最高的树上

就选择星星披上睡袍的时候清唱
液体的海上有月亮瘦成镰刀
为了免除夜夜剜割的苦难
一批原上草连夜自焚
很多花因此哭倒在地
骨折的声音是夜里唯一的高音

很多年后我回到村庄
打马行过的地方不知是哪一年的油画
离枝的花朵有没有重回原始的烂漫
有时候 怀念是一件朴素的衣裳
如同朴素的爱情无需杜撰
真实的细节一牵一牵地痛
却无法拒绝我站在村口
杜撰一个春天的欲望
(责编：朱新民)

伤 逝二记

□ 阿 秉

一

三年前的春日,相交多年的老友失老父,回家奔丧。过了一日,我和几位同窗往其家乡探望。

在途中,一路的烟尘封住本已迷离的双眼,望不清那田地里低飞的鸟类和蹦跳的动物,涌向心头的感悟就多了起来,旁边的同路者不停地喧哗,也抹不去悄然生出的忧伤了。

进得家门,老友已沉闷得不似平时的乐天,通红的双眼流露出内心无尽的酸楚。不禁让我想起一则魏晋时期的逸事,细节是完全记不清了,仿佛是嵇康的父亲死了,挚友阮籍来,号呼流涕不止,康十分不满,哄之出门,而自己则反锁于屋内,弹琴吟唱,不觉间满眼已经是清澈的一汪了。

嵇康之为人坦荡直率,父亲死去,伤心是不可免的,而烦闷到把好友赶出去,我想,一则是伤心到精神暂时出了点问题,二则可能因为他是个老庄的嫡系传人,不太喜欢虚与委蛇的做派吧!

丧事共办了五天,几日的奔走劳顿,睡眠不足和精神的亢奋,陪人陪得情绪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泪也落了,礼也行了,人也烧了,骨灰也埋了。剩下的是一副身心疲惫的躯壳,一份淡淡的纠缠不断的哀伤。

记得出殡时,曾经抬眼望了一下远方,天是阴的,淡蓝色的一层雾霭罩着几棵曲树,数只麻雀上下翻跳,不禁心生疑惑——人,在这旷大的一片间又占据了多少呢?

我们几人能够做得到嵇阮的程度?寥寥!那就还是放开自己吧,想虚伪就虚伪,想诚实就诚实,不好吗?而这样一来,不是恰恰又回到竹林时代的洒脱了吗?

由是观之,你想得到的不似你想象得那样简单,而让生命的泉水自发地不受任何压迫地流露出来的人是不会失去其尊严和魅力的。

二

走过午后的饥饿,多情的雨滴挥洒着春日的留恋。灰暗的天空下曾经有一颗陌生的心灵正在患得患失,他也许处在物质与精神的无端交锋里不得自拔。于是,他的雨伞罩住的头颅也许变成了另一颗,他的脚步行走在一片迷茫之中。

当一声尖锐的汽笛响起的时候,一切都变得再简单不过了,他躺倒在冰冷的马路上,再灿烂的背景也无法与此时渐渐扩散的鲜红相媲美。也许,他想要表达的种种欲望和思考都融化在这令人注目和诧异的想象中了。

当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之后,一切又恢复正常。胶皮轮胎碾轧在潮湿的柏油路上发出的刺耳的声响又无限地在耳轮里放大开来。这个人是永远也回不到我们中间来了,他甩在地上的那把天蓝色的雨伞不知道被谁捎走了。

很多的行人又开始匆匆忙忙的赶路了,血液在没有彻底渗入路面时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或者说,他的死亡只是那短短的一瞬间,在他突然意识到自身无法逃脱时,才恍然明白自己的粗心大意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那么,谁又在这里留连呢?谁曾经不止一次地再重新发现这个无辜的精神恍惚的梦游者呢?

也许会有一个人,会偶然想起曾经有这么一个午后,一个形容消瘦的男子,仿佛内心装了不少的忧郁,偶尔抬起的眼神犀利而深刻,那是一种透彻心肺无法理清的神秘的感应。他想起这个男子的手指洁白修长,举伞的姿势很优雅,很飘逸……,然后他猜测他的身份,演绎一段浪漫的旅程,他甚至把最具想象力的隐藏了很深的爱意都悄悄地无偿地强加给这个陌生男子。

请多一些美好而优雅的形象吧,关爱和善良已经缺失得够多,沿着人性的光途,摊开心

胸畅想，哪怕他曾经是一个浪荡子，哪怕他只是在某一刻显现了他一生唯一的亮点！
(责编：李蔚兰)

生命中的男人

□ 秦万丽

从小到大，我接触过不少男人。但在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男人只有三位，那便是父亲、弟弟和丈夫。

在几何学中，三角形是最稳定的，而在我四十岁的生命当中，这三位大男人就像是我生命中的铁三角，支撑着我的全部。时光穿梭中，他们像进行接力赛一样，为我传递着一种永不消逝的爱，是那些爱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是那些爱使我拥有奋力向上的力量，让我能在艰辛的生命旅程中勇敢而坚定地走下去，而且一路平安！

父 亲

父亲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而我则可以说是父亲的老来女。我的出生，让父亲那双摸惯了枪的粗糙的大手增加了不少的温柔，也让父亲那张冷峻的脸增添了些许笑容，他对我疼爱超出了任何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百姓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但由于父亲转业时级别高，所以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我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小康”了。那时，人们的眼球更多的是停留在食物上。而我的整个童年时代却从没少过饼干、糖果，餐桌上也偶尔会有鱼肉。尽管那时服装的颜色无论老少都是黑、绿、蓝，但每逢春节和六一，我和弟弟都能做上一套换季的新衣。有一年春节，妈妈用绿色涤卡布为弟弟做了一身四个兜的军装，引得大杂院里的孩子们都管他叫“老干部”。

老来得子的父亲爱孩子是出了名的，每次我和弟弟调皮淘气，他不论多急都舍不得打我们一下。对我这个女儿更是娇惯，在父亲眼里，我就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妈妈便开始教我识字，算术。这使得我在上学后比别的孩子显得更出色。我从学校获得的任何一点奖励都能换来父亲多日的笑声和大包大包的美味小吃。那些时光至今想起来仍然甜蜜。

然而，或许上天不会让一个人得到过多的幸福，父亲给我的爱也只延续了十七年。那些深印在心中的美好回忆，令我还来不及回味就悄然逝去了。

多年来，毫无规律的生活使得父亲的身体潜伏着病情，各个器官好像约好了似的同时向他宣战。就在我以三取一的比例顺利考取了高中的时候，病魔也再次悄悄地逼近了他，父亲不得不带着骄傲的微笑和遗憾住进了医院。那段时间世界仿佛都变得灰暗了，除了忙于紧张的学习，就是每天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前一天夜里，更确切地说就在我生日当天的凌晨，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带着些许的满足和丝丝的遗憾。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或许是父亲怕我忘记这一天，特意选择了离我生日最近的时刻离去；或许父亲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便匆匆离开了我们。不论如何，我心底最最珍贵的爱不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串串长长的泪水和一颗滴血的心，在每一个孤独的暗夜里隐隐作痛……

弟 弟

失去父亲的日子里，我痛苦万分，甚至一度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那段时间，我无心学习，更无心生活，每天面对着母亲伤心的面容，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压得我喘不上气来。然而就在这时，是弟弟点亮了我灰暗人生的又一支烛火，用他稚嫩的肩膀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弟弟小我三岁，父亲去世时他还是个只有十四岁的孩子，刚刚升入初中。十四岁本该是无忧无虑的，或是可以在父母怀里任意撒娇的年纪。然而弟弟却在失去父爱的悲痛中，以家中唯一男子汉的身份，撑起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家。

父亲去世后，聪明活泼的弟弟仿佛一夜之间便成熟了，长大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用他那还显稚嫩的肩撑起了我们这个将倾的家庭，让我和妈妈重新找到了希望。为了让我安心参加高考，上初中的弟弟放弃了大量的学习时间，主动承担起了本该由我承担的家务，每

天帮助母亲洗衣，做饭，提水，买粮……默默地做着一个小男孩力所能及的事。

为了帮妈妈减轻负担，懂事的弟弟初中毕业后就放弃了学业。等待分配工作的日子里，为了贴补家用，他偷偷地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用独轮车为工地装卸沙子。一天下来，原本瘦弱的弟弟累得脱了形。手掌磨出了血泡，头发、衣服、鞋里都是沙子，脸上是被汗水冲开的一道道黑黑的泥印……在我和妈妈的再三逼问下，他说了实情。那一刻，我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狂涌不止。母亲含着眼泪发誓般地吼道：就是再苦再穷咱也不做那份工了！那一夜，我通宵未眠，泪水湿透了枕头；那一夜，是我们全家在父亲去世后，又一次的泪水汹涌；也正是那一夜，我再次体会到了失去父亲后，那一份来自于男人的深沉的爱和强大的力量……

如今，20 几年过去了，我和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且为人母为人父了，但弟弟为我为家所付出的一切，每每想起总有一种愧疚涌动于我的心。

是生活的磨练，使得我们都过早地成熟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弟弟开始叫我“老姐”。我们虽然住得很近，可真正能够在一起共叙家常的时间却不多。我们都长大了，各有各的家庭，各有各的工作，再也回不到一起嬉戏，互相支持的岁月了。每次电话铃响起听到弟弟充满活力地叫一声“老姐”，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从他轻松的语气中，我能听到他完成了接力任务后的轻松和那种为人夫、为人父的大男人的幸福。我在心里无数次默默地祝福他平安、健康、幸福！……

丈 夫

或许是过早地失去父爱的原因，当其他姐妹们都在梦想心中的白马王子的时候，我的择友标准却与众不同。或许是缺少安全感的缘故吧，我希望能遇到一位身材高大，健壮的警察、军人或是医生。人常说，缘分天注定。我和他的爱情生活，就是在机缘巧合下戏剧般地展开的。

我们是高中同学，三年同学生活虽彼此了解，但从没有谈过感情上的事情。毕业一年以后，经媒人介绍我们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恋人。那时，他已是一名警察，当他身穿警服帅气地站在我面前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眼前这个憨厚、健壮的男人，就是我终其一生的爱人。

顺理成章，相处一年后，我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虽简单但很幸福，我家没有什么亲戚，出嫁那天，只有弟弟和一些朋友为我送亲。母亲送我到胡同口，透过礼服的头纱，我分明地看到了阳光下，母亲眼里晶莹的泪花和鬓边那被风吹乱的白发，一股潮湿的苦涩从眼角一直蔓延到心底。

典礼及婚宴结束后，弟弟和丈夫有一段短暂的谈话。至今，我不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约定，因为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同样的幸福的笑意。

婚后，我们的生活十分幸福，他不爱说话，很内向，但他却很能理解我的心。每每我想要什么，我希望他如何做，他总能细心地从我的眼神中看透，并默默地做好。我们之间的默契程度之高常常令我质疑，我们经常会在下班后提着同样的菜回家，会不约而同地说出同一句话，甚至会做同一个梦，或许这就叫做心有灵犀吧！

在这种默契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在这种默契中，我们相互扶持构筑了我们幸福的家庭。两年后，我们的女儿在那个充满温馨和爱意的春天出生了，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诞生了。我生命中又一个坚不可摧的铁三角也随之诞生了。在锅碗瓢盆的交响曲中，我第三次体验到了一种强大的，来自于男人的力量与爱，我相信这份爱将一直伴随我的后半生……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步入中年，年已四十岁的我经历了世事的变迁，经历了人生的成长，一次次地体验着来自于亲人的爱，也一次次经历着离开亲人的痛苦。失意时常常报怨，我是不幸的。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经历了太多的世事变迁，品尝了太多的苦涩与艰难。过早地失去了父爱，否则我的生活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会同其他同龄人一样，心安理得地作着“啃老族”，在父母身边撒娇任性；我会轻松地走进我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我或许会有一个比现

在更好的前程……

得意时我也会骄傲，我是最幸福的：在我的一生中有三位对于我来说最最优秀的男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我人生的每一个特殊阶段给我以最深厚、最博大的爱，让我得以完成自己全部的心愿，让我拥有人生最美好的回忆。感谢上苍，赐与我这样的福气，愿这样的福气伴我一生，更愿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们一生平安与幸福！

（责编：朱新民）

我们是“80后”

□ 杨立男

已经过了这么久，人生撒开腿跑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一直不愿相信自己已不复往昔的稚嫩，虽然我们是被叫做“80后”。太多的否定和质疑伴随我们成长，恍然间，我们似乎比父辈在人生的各个年龄段凭空多出了很多的烦恼。批评与反驳，不信任与自我肯定相互交错，化成一条无形的沟壑横亘在我们的面前。

正如很多人指责的那样，也许我们是自私的，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是“80后”的普遍特点。在这孤独而充满隔阂的生活里，以自我为中心也不失是一种保护。“自私”不是我们的代名词，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很重要，也懂得什么是关爱，正如那年我们5岁。

5岁时，我们比父辈的同龄要懂得多了很多。唐诗宋词的背诵可能在父母眼里要比玩泥巴文雅浪漫，所以5岁的时光中一只小狗或者小猫就成了不可少的玩伴。为它曾经的流浪担忧，为它的病痛流泪，这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记起的第一种关爱，不论情感上爱的到底是谁。

很难想象，一个“80后”没有自卑。我们没有信心去完成那些父辈们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事情，逃避成了避免责罚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怯懦，躲在父辈造就的坚不可摧的硬壳中度过日。可是，自卑并不是全部，除去逃避的眼泪，我们也有坚持争取的那一份勇气。正如那年我们10岁。

10岁，欢笑和眼泪总是同时出现。太多的应该与不应该被父辈、师长每日训诫、写成了规则。每日每时我们分外在意教室黑板上小小的一朵红花，那关乎荣辱，更关乎父母的笑容。只有10岁的我们用尽全力，只为能在拼搏的最后找到那一刻属于自己的肯定。

质疑的眼神被解读为叛逆，我们被认为是无比糟糕的一代。与父辈的感情裂痕就出现在那些青春的日子里，冲突看上去成了一座不可能逾越的高山。太多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两代人，我们的行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的思想我们不能赞同。就那样的僵持着，直到一方妥协。可是，青春的字典中不只有叛逆，其实我们也懂得感恩！正如那年我们15岁。

15岁，美好却充满荆棘的年华。那时候，我们把“代沟”挂在嘴边，说它是一切冲突与矛盾的归由。那时候，我们从来不说“对不起”，倔强地坚持自己所谓的正确。但就是会有那么两天的午后，悄悄地在父母的口袋里塞上自制的卡片，书写上自己说不出口的爱与祝福。只为在他们生日的时候传达那份自己感恩的情。

如果说“自负”可以定义性格，那估计每个“80后”都会在一个时期被冠上这个名词。我们目中无人，妄想把命运的来龙去脉掌握在手中，大把大把地挥洒着年少轻狂，自以为是地嘲笑着生活。可是，思考与独立并没有被忘记，正如那年我们20岁。

20岁，任性地觉得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创造理想中的世界。现实和残酷并没在我们的面前显现出该有的样子，但“我的明天会怎样？”也会在脑中浮现。父母保护的手臂在一点一点的撤离，我们可以看清甚至希望这一天的尽早降临。所以我们要求争辩，期待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没有了一意孤行，我们变得成熟起来。终于，矛盾对峙不见了踪影，我们彻底地迈进了成人的世界。不会再埋怨父母的不理解，开始感谢来自他们的忠告。不会再好高骛远，懂得了踏踏实实地做人，这一年我们25岁。

25岁啊，我们确定会欢笑着走过，因为没有沉重的包袱，且已脱掉了青涩的外套。回头看看曾经的过往，再转过头来踏上生活的下一段旅程。珍惜爱情，亲情，友情，用信心赞美明天。

“80后”的25岁，迎着海潮冲浪，在海燕的鸣叫声中，摇着橹张着帆，去迎接希望。
(责编：朱新民)

掌声响起

□ 李福菊

“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我国古代典籍《毛诗大序》中对原始歌舞产生的描述。如今，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的我们不可能再像古人那样轻易手舞足蹈了。而鼓掌，大概算是被提炼，被简化的一种最简单的舞蹈了吧。

我要说的鼓掌无关乎礼貌，只关乎真情，是情不自禁，真情实感的流露。在我有限的经历中，有两个与掌声有关的人和事留给我的印象深刻。一个是掌声的接受者，82岁的王洪庆先生。2009年4月里的一天，在天狮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里，我有幸聆听了他充满激情，洋溢着健康、自信和青春热情的演讲，雷鸣般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在大厅里回荡。现场几百人，上至古稀，下逾垂髫，每个人都被这演讲所感动和鼓舞。因为实在无法将王洪庆先生与“老人”、“耄耋”之类的词联系起来，虽然王先生的生理年龄是82岁，但他矫健的身姿，矍铄的精神，蓬勃的朝气实在令28岁的年轻人都自叹不如。因此，他赢得了理应得到的掌声。其实在掌声响起的同时，也就是实现“双赢”的时候。这掌声对于王先生而言是尊重、满足和肯定。对于听众则更是收益颇多，激情四溢的演讲让人重新拾取了生活的信心，在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状态的同时确立了新的生命坐标，一种心境的改变也许就是一个人人生历程转变的开始。

还有一个与鼓掌有关的人是我的儿子，这次他是掌声的施与者。事情发生在他4周岁生日那天。我带他去超市买生日蛋糕，我俩商量好就买一个五元的小蛋糕。可当我们兴冲冲跑到卖蛋糕的地方一看，五元钱的小蛋糕卖光了，儿子非常失望和沮丧。做蛋糕的小伙子见状，决定马上给我们做一个。小伙子在操作间忙碌的同时，儿子也在等待中兴奋地跑来跑去。几分钟后，当小伙子手捧蛋糕走出来时，儿子兴奋的程度达到了极点，小手“啪啪”地鼓起掌来，嘴里还大声地赞叹“真漂亮，真好看”！眼前的儿子真可以说是“手舞足蹈”了。而这个以做蛋糕为职业的小伙子肯定也是头一回被人如此赞美，因为他的笑容里明显带着些许的激动。虽然拍手叫好的只是一个4岁的小孩，但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自豪。好情绪是会传染的，因为我也觉得今天的蛋糕的确很漂亮。眼前的两个人同时沉浸在这欢乐的氛围中，这掌声，对于做蛋糕的小伙子而言，是对自己作品的赞扬和肯定，是除了金钱之外对自己劳动成果的真情回报；这掌声，对于一个4岁的小孩来说，是表达他此时此刻喜悦心情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这掌声与这一老一小有关？是因为他们一个虽年已“耄耋”却仍自信、豁达，是经历了人世沧桑后的提纯；另一个虽年幼无知，却最懂得如何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天然一派纯真。仔细想想吧，你有多久没开怀大笑了；有多久没与好友倾心畅谈了；又有多久没为别人的精彩击掌喝彩了？真性情似乎离我们这些成年人遥远了，经历了太多让我们变得麻木了，心捂得越来越紧了，变得不容易感动、感慨和感恩！而好心情和情不自禁的掌声也就离我们渐渐远了。是因为我们太“成熟”、太“文明”，还是因为我们太世故了？很多时候反而会有太多的顾虑和羁绊，反而缺少了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境界。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既然如此，那我们何妨不为那如意的一二事来一点欢欣激励的掌声呢！所以，千万不要再吝惜你的掌声，让我们举起双手随时准备鼓掌吧！不要以为是你付出了，因为掌声响起的同时不仅是在肯定别人，还和谐了环境，融洽了氛围，更重要的是你得到的更多！

（责编：朱新民）

在新的起跑线上

——记发展中的武清区杨村第四小学

□ 孙玉茹

清晨，当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的时候，坐落在武清城区雍阳东道邮政局旁边的杨村第四小学的门口便渐渐热闹起来。一群群“红领巾”像火苗一样攒动着从四面八方涌向学校。

学校的大门和其他单位没什么两样，都是电子遥控拉门，大门一边是结构相似的警卫室，连大门口种植的树也都是丈许高的白杨树。不一样的是挂在警卫室外墙上的那十几块铜牌：最上边较新较大的是蓝底白字的“电子监控校园”的横牌，下面分三行整齐排列着：“电教先进校”“天津市青少年科技活动示范校”“天津市小学德育特色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九五期间天津市实施素质教育三A学校”“天津市红领巾示范校”……十四块金晃晃的牌子几乎挂满了一面墙，它们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好像在向人们讲述着学校的光荣历史……

成长中创造辉煌

杨村第四小学始建于民国初年（1915年），是由原北洋陆军北京第五混成旅部书记官（武清籍）陈仙樵先生在几位有识之士支持资助下借三义庙创办的，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解放后这所小学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步一层天。1968年更名为杨村镇第四小学，1981年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小学，1984年改为公办小学。在人们眼里，它不仅是在武清区资格最老的，而且是在各方面都处领先地位让人伸大拇指的一所最棒的小学。

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所崭新的三层教学楼拔地而起，代替了破旧的一排排小平房；在区政府、区教育局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又在原教学楼西侧建起了一座三层的新楼，并巧妙地与东楼连成了一体，从远处看去，就像大海中等待扬帆远航的一艘白色轮船。走进学校，东楼大门上方的“敬业 奉献 开拓 创新”八个大红字的校训立即扑入眼帘，让人感到了这所学校严谨的治校精神。“老师好！”“您好！”学生们不管和你认识不认识，都会习惯地停下脚步向你敬礼问好。望着一张张笑脸，你心里不能不由衷赞叹：这真是一所懂文明讲礼貌的示范学校。是的，早在20多年前，它就成了武清区对外开放的窗口，不仅有国内教育人士来学习取经，而且也吸引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前来参观。当然，让大家深感骄傲的，并不是它的层层光环，而是它深刻的内涵。

多年以来，它就像一位伟大勤劳的母亲，向社会不断输送着一批批的优秀儿女，创造着一个个佳绩。如果说原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同燮、原开滦矿务局总工程师沈增笏、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杜建初等有名的仁人志士都曾在杨村四小就读过，这是四小值得骄傲的历史，那么在以后几十年中它培养出的博士、硕士、专家、教授等国家栋梁之材早已无法统计。

采访中，我问起近些年学生的获奖情况。教导处的贾主任拿出一本厚厚的登记簿，边翻边对我说：“近几年在国家级大赛中获奖的人数太多了。这是2006年的，在首届‘星星杯’全国少年书画大展中，获金奖就有4人，获银奖的4人，铜奖的5人。还有两名同学获全国数学大赛一等奖，一名同学获全国英语知识大赛二等奖，还有在全国作文和美术作品大赛中获奖并发表文章的同学不下几十名……这是08年的，这是09年的，这是区级的不说了，这是获优秀奖的也别说了……”教育处的贾主任把登记本一页页地翻过去……我看着几十页密密麻麻的人名，只觉他们排着长队向我走来。

在教育战线有句行话：教师的素质决定着学生的水平。我想从学生的水平也可以透见教师的素质。四小现有86名教师，本科学历的有40人，约占50%，专科学历的33人，约占30%，而在这些教师中还有不少人正在读着本科。在职称上，有高级职称的8名，中级职称的65名。当然，职称和学历并不代表一切，但在近几年的全区教师基本功比赛中四小教师

不止一次地获第一名和第二名，却不能不令人叹服。“四小的教师就是过得硬。”领导这样说，同行老师这样说，学生这样说，家长们也这样说。

四小成了周围人们向往的地方，到新生入学时，不在规定片之内的，都托人拉关系往里挤。一位校长曾对我这样说：“想到四小来上学的人太多，可班容量有限，每天处理这种事情就弄得我焦头烂额，后来我把权力上交了，对外说，不在片内的要进四小，得找县领导批准。”他的口气中有一种无奈，更有一种自豪。的确，那时候，“四小”不只是校长和老师们的骄傲，就连学生也挺着胸脯说话。

“你是哪个小学毕业的？”

“杨村四小毕业的呀！”

不论是老毕业生还是新毕业生，不论是一般干部还是早已成了领导或当了企业家的大款，说到自己的母校时，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比别人高一等的傲气。

挑战中扬帆起航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时常常会遇到激流险滩。

杨村四小也是一样，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现在四小的教学水平不如以前了，考上雍阳中学的还不如河西的某个小学多。”

“四小的硬件也不如那几所新建的小学。”

“不行，找找路子，让咱孩子转学吧。”

.....

家长们在不同场合纷纷议论着。

有着辉煌历史一直走在前面的杨村四小这是怎么了？这艘战舰真是在大海中搁浅了吗？

2008年8月，新上任的石玉龙校长坐在办公室里，仔细分析着桌上的一大堆资料，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在耳边回响着。

“四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各方面都不比别的学校差，是武清文明学校标兵，连续多年被评为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少先队工作先进单位，中小学读书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师德先进集体，还是天津市的《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示范校.....现在也还是走在前边。”德育处高主任向他介绍。

“四小的教师和区里其他小学的教师比较起来，素质上并不差，这两年小升初不如河西的某些学校考得好，那是因为学生生源变了。前些年由于旧城区的改建，大部分政府机关都迁到了河西的新区，不少非农业居民也都西迁，而大量的农民工涌入了河东居住，原来农业和非农业学生比例是1：3，现在正好倒了过来，老师还是过去的老师，可学生难教多了！”一些老师对他说。

“人家河西有几所小学都是新建的，学校环境好，学校硬件都是现代化的新设备，当然有吸引力，有竞争力了。四小不改变现状肯定要落后了。”领导和同事提醒他。

.....

他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林立的楼群，心里翻卷着浪花。“是啊，四小是一所资源雄厚有着辉煌历史的老校，但形势发生了变化，新的学校在飞速前进的时候，四小不用说停滞不前，就是还迈着四方步走，也会落后啊。可是从哪里开始抓起呢？”他走出教学楼，背着手在这所处处透着“老”字号印记的校园里踱着步，陷入了深深地思索。

“现在是广播体操，第一节.....”阳光下，穿着深蓝色校服戴着红领巾的学生们走出教室，迅速站成整齐的方队，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随着广播里的音乐舒展着身体。老师们有的在队前有的在队后，为孩子们“保驾护航”。石校长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心胸豁然开朗，心想，

孩子们是祖国的希望，教师是学校的主力军，一定想办法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为老师们搭建更好的工作平台。望着迎风飘扬的国旗，有着二十多年在多个乡镇当教办总校长经验的他决心要从内外环境入手，让“四小”这艘教育战船在新的动力下快速驶出港湾。

2009年的秋季，四小校园里的阳光显得格外灿烂。操场上，一棵棵国槐树代替了往日的已枯死的白蜡树；嫩绿婆娑的枝条向周围伸展着，像刚刚穿上新衣的少女透着勃勃生机。

东教学楼，早就生了锈的铁窗户不见了，新换的铝合金窗闪着银色的光亮。不仅美化了教室，而且消除了安全隐患。

2009的新年，更是一个温暖如春的新年。多年来冒着黑烟发着轰轰噪音的老锅炉停止了运转，大家终于盼到了集体供暖。老师走进办公室脱掉了防寒服，课间再不用到太阳下面晒太阳取暖。学生们进校前干脆就把大衣扔给家长，说一句“我们教室暖和着呢”高兴地跑进校园。

为了更好地开展体育活动，学校重新调配出了一间教室做乒乓球室，并购制了新的乒乓球案和500个乒乓球。每周一到周五，还从市里请来原省乒乓球队的陈教练亲自来指导。师生的热情被点燃起来，上课下课，大大小小的同学围着教学楼前的乒乓球台子争着练习。

“大环境要改观，硬件也必须跟上去。否则就改变不了‘一支粉笔一本书’教学模式，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可我们四小计算机房的电脑还是2002年的旧机子，不少都死机了，全校只有德、教、总三处有电脑，教师办公室连电脑都没有。这怎么提高课改水平啊？怎么搞现代化教学啊？恳请领导多多支持啊！”石校长一次次地向领导请示，一次次地寻求多方支援。

其实，上级领导从没忘记过要发展有着光荣传统的四小，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2008年起，区政府和教育局就从各方面对四小的环境建设进行了大力投资。为了使四小硬件跟上去，又拿出几十万元支持电教改造。使硬件环境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如今，计算机房旧貌换新颜了。地板也换成了防静电的新地板，20多台新电脑和能用的旧电脑加在一起60多台，使更多的学生有了学习新知识的机会。计算机课上，键盘上发出的清脆的敲击声，合成了最动听的乐曲。

办公室里，也都新配制了两台新电脑，老师们争抢着学习做课件的新知识。

“我们的教室，三分之一已有了多媒体设备，准备三年之内全部配齐。现在每个教室和办公室都能上网，如果有了新课件，可以资源共享。学校占地面积16859平方米，建筑面积6567平方米，共有24个教学班，还有3个学前班，3个音乐教室，一个专用美术教室。目前，外在空间不能改变了，就要在内部环境革新上下功夫，这不是要和某些学校挑战，而是要迎接时代的挑战。教育发展必须要有新理念，学生来源变了，老师不能还停留在过去的教学模式上，必须研究新形势，用多种方法提高自己，以适应学生，针对学生的特点制定新的教育教学方法。我们的教师素质高，再加一把劲，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师大会上，石校长挥着手说，并不高昂的声音里充满了希望和自信。

开拓中播洒希望

“春天在哪里啊，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眼睛里……”阳光下，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唱着、跳着，四小以新的精神面貌迎来了新的学期。

“听说了吗，六（3）班的张挽强同学在全国电脑动画制作比赛中荣获了一等奖！”

“咱学校有十几名同学的作文在《华人少年》作文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和三等奖啦！”

“全区小学男子篮球比赛我们学校荣获第一名！”

“区校园艺术节上，我们学校老师的舞蹈和学生的节目都获得了奖。王靓同学还获得了天津市十七届校园艺术节声乐比赛二等奖呢！”

.....

刚刚驶入 2009 年，好消息一个个传来，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校园，吹动了师生们的心。老师们的积极性被激发起来了。

前不久，在装修一新的多功能会议室里，我参加了四小举行的《班主任论坛》会，原以为他们也就是找几个班主任上台念念稿，走走形式而已。然而我错了。十几位班主任不仅发言精彩，而且都准备了课件，发言时大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稿件的要点。会后我对石校长说：“啊，想不到教师运用多媒体的水平这么快就上了一个台阶。”

石校长笑笑说：“做到这一点可不是容易的事。当硬件上去了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就是大多数人不会使用，于是我从天津请来做课件的专业老师，利用周末研修时间对全体教师进行课件制作的培训，加上传帮带，现在大多数人做简单的动画、幻灯片已经没问题了。我认为人才的标准之一，是学习能力，所以我就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创造好了条件，然后才能提要求。当然，现在还不能要求每位教师都能做到用课件教学，我们的策略是，先让一部分较年轻的教师带头用起来，然后用各种手段拉着走，推着走，准备用 3 年时间，让全校教师都能运用自如。相信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说完爽朗地笑起来。

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发展。石校长和全校领导、教职工把这些理念都装在心里，没有喊口号，没有表决心，却在工作中体现着这一精神。

清晨，体育组的老师们就主动来到了校园里，带领着田径队、乒乓球队、篮球队进行训练。

放学后，音乐老师正在三楼大厅里带领学生排练新的节目，他们要用新的气象迎接“六一”儿童节。

办公室里。年轻教师正在手把手地指导老教师操作电脑。

教室里，同学们随着老师的指点，走进了“超市”，老师用自己制作 LEASH 课件讲解着“千克”的概念。

多功能会议室里，正在举行计算机知识讲座和优秀课件展示活动。

.....

走进校园，到处可以闻到春的气息。

在教导处，我问一位老师：“现在的学生转校的还多吗？”她微笑着没说话，而是从抽屉里找出厚厚的一摞信纸开始数，之后对我说。“近半年来，尽管我们因班容量限制关着门，可还是通过各个渠道转进来 40 名学生，手头还有正在办理的，还有因为班里实在挤不下办不进来的，而转走的只有十几个，主要是外地打工的回家了把孩子转走的。”

“现在四小又有吸引力了，我们一定要把四小的牌子擦得更亮！”贾主任接过话头充满信心地对我说。

“让我们荡起双桨.....”走出四小，身后传来孩子们那甜美的歌声。我久久注视着这所充满魅力的学校。

从外面看去，四小好像和以前没什么两样。操场还是原来的操场，楼房还是原来的楼房，奖牌还是原来的奖牌，但细心人会发现，红旗下，这条白色的战舰已不再停泊在原来的港湾，全体船员正在船长的带领下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开足马力乘风破浪驶向新的彼岸。

（责编：李蔚兰）

□ 郭景生

似乎上帝总是在有意地捉弄人，有时常把那些聪慧的人放在贫贱的人群中，让他们出身卑贱，童年贫穷艰辛，一出世就远离金钱权势，长期在黑暗坎坷的洞穴中徘徊。而大凡成功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艰辛的命运磨难，这种磨难则炼就了他们百折不挠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赵伯光先生就是如此。

坎坷的童年生活与艰辛的青春岁月

赵伯光先生是天津武清汉沽港人，字一禾，别署“甘草精舍”。1933年生于天津。幼时丧父，后随母归乡。八岁时进小学，后读私塾。初习柳公权楷书，日久颇得要领。十四岁时进一家布店学徒，余时笔耕不辍。十七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赴朝参战。

在政治风云波谲多变的年代，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受到冲击，转年，下放北大荒。这对于那时年仅25岁的赵伯光来说，又何止是劳其筋骨，但他没有停止追求。繁重的劳作之余仍以读书和临帖聊以驱愁。他曾感慨地回忆说：“写字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它支撑着我，使我没有颓废，没有自暴自弃。”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下放到工厂锻工车间烧炉看火，抡锤打铁，历经三年。1979年落实政策后才得以新生。历经坎坷的二十几年间，赵伯光以书法慰藉心灵，因为他坚信，中国几千年的书法艺术绝对不会就此完结，一定能够继往开来，发扬光大。“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书法艺术的春天终于来了。中国书法又一次迸发出绚丽夺目的光彩。伯光先生的艺术青春也终于来临，他向书法界前辈们虚心请教，与同道切磋交流，并成为著名书法家李鹤年先生的门生。

“壮别荒原梦几重，征飞鸿雁各西东。人生际遇多风雨，历尽沧桑兴味浓。”调离北大荒40年之后，他的这首诗概括地道出了自己的慨叹和志向。

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成就

黑格尔曾说过：遇到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直接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求它的意蕴或内容。前一个因素——即外在的因素——对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并非由于它所直接呈现的；我们假定它里面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那外在形状的用处就在指引到这意蕴。

一、飘逸秀丽、巧夺天工

伯光先生虽说是兼攻诸体，但小楷应说是他的强项。他十二岁时的小楷作业曾在县里展出，相隔五十年之后，到1997年“中国首届（天津）书法艺术节”，他的小楷作品获“十佳作品奖”，其中的数次变法都给予了他本质的升华。他根据多年的实践，主张写小楷不但能小，还要能写大到寸楷结体的临界点上，笔画稳当，法备神闲。即是吴玉如先生所说的“小字要做大字书”，小楷写到字径三四厘米仍能形不散而有韵致，才称得上是合格的小楷书法。如苏轼《论书》云：“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洁密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伯光先生的小楷可以说是集古人论书，篇章技法全在其中。

伯光先生小楷的作品曾参加中韩书法交流展，入展电子神剑书展并获一等奖。2004年为《中华百家姓氏碑林》赵氏始祖起源碑书丹，参加中国现代美术书画（赴日本）展并获奖。其中魏晋小楷如《朱子治家格言》堪称精品。

青年书学评论家王舒先生曾这样评论赵先生的小楷说：“过去塾师让学生写馆阁体，其章法是竖成行横成列，当他接触到魏晋小楷和汉帛书的章法后，他有意识地向纵有行横无列的布局方式靠近。他的小楷作品《文心雕龙赞词》融入钟繇的朴素娴静、温雅平和的风韵。

他还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写不同内容的小楷书、写佛经以虔诚的心境融入晋唐风格和形质之功为之，章法仍取有行有列，写古代诗词作品则融入钟繇意韵侧重于情性发挥。”

二、独辟蹊径、继往开来

他参与筹建黄崖关长城碑林，1919年曾为名联堂书刻前言。此时，他对古老的帛书有了新的认识，这对他今后形成自家书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花甲之年的赵伯光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从新开始”。

书法艺术的最高成就应是集古创新，也就是能够独辟蹊径，但又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度，黄山谷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近代书坛，变法创新成为一种时尚。伯光先生也在摸索着创新之路。王舒先生曾这样评价说：“继承传统、适应时代、完善自我。”“偏工易就，尽善难求”。他没有搞那些故弄玄虚、光怪陆离、邯郸学步的所谓“创新”，而是沿着中国书法的传统脉络，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

多少个暑去寒来，伯光先生的汉帛书终能步入书坛。他像一支绚丽多彩的奇葩以传统的功力和深邃的书学造诣得到同道方家和社会的认可。作品中所体现的那纵横奇崛的篇章，如肃穆巍峨的山峰，汹涌澎湃的大海，广阔无垠的原野。大气磅礴的画面使人联想起社会生活中忠心耿耿、刚正不阿、凛然正气的英雄人物；奇崛中迸发出的飘逸秀丽犹如多姿艳丽的仕女在蓝天白云里悠悠飘拂、翩翩起舞；又似手执拂尘的千古道士，乘鹤游云于长空。正如王舒先生所描述的：“他的帛书作品既可以品出金文的古朴素雅，凝重浑厚，又可以领略出汉代以及清人隶书的沉稳严谨，清雅端庄。在字型的间架结构和章法布局安排上，有些字又吸取了缪篆书法的造型技巧。不衫不履，宛如野鹤闲云无拘无束，给人一种独步海外云中的自在与超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家风范”。

曾有一位评论家做过一个比喻：“如果把赵伯光先生的帛书比做是李白的《将进酒》，在豪迈洒脱之中鼓荡着淋漓之气；那么他的小楷书法就是曹子建的《洛神赋》，典雅严谨，瑰丽端详，在清幽隽永之中体味着含蓄悠远。”这的确是方家高论。

伯光先生的帛书作品多次被专业报刊评介。1996年，他的帛书对联被中南海收藏。1997年帛书中堂入选全国第二届正书大展。并为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竹刻楹联书写前言。此次《中国书法大典》之当代书家作品集收编的赵伯光书法作品也以帛书居多。他的帛书作品已经走向全国。

1993年，他荣获天津市鲁迅文学奖，2000年被评为中国书协“德艺双馨会员”。他的作品先后十八次入选全国、国际重大书法和刻字艺术展览，五次获神剑艺术作品奖，有的作品被中南海以及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港、台地区的艺术团体及个人收藏。传略被收入《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美术艺术年鉴》、《世界华人美术家书画集》等辞书，并有《楷释怀素草书千字文》、《赵伯光隶书成语字帖》等专著。2008年《赵伯光书法集》收入《中国书法大典》之《当代书法名家作品集》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北京中华典籍图书编著中心出版发行。

三、工整精细、妙笔生花

伯光先生的中楷书虽说不是他的强项，但精到之处亦令人赞叹不已！他是集古人之所长，而又能创新，可谓独具特性。他开始从临摹柳公权书入手，而又能涉猎诸家，取其所长。他曾在十年前给我写过一件四扇屏，用的是“二王”风格楷书，字体端庄秀丽，我以为他在写二王。但后来又给我写了一副楹联，却又用的是唐楷，笔力外柔内刚、刚健挺拔，入木三分。伯光先生的楷书最大的特点是“工整精细、妙笔生花”，用笔细腻精到、结构严谨、行款齐整、协调一致，巧夺天工。章法布局都有独到之处。有评论古人欧阳询楷书的一句话，用在这里来评论赵先生的中楷我看也不太过分，即“增一分太长，减一分太短”。苏轼《论书》云：“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缺一，不成为书也！”坡翁这一论述，在伯光先生的中楷书

法中亦能体现。他曾用中楷为新建的天津博物馆美术精品馆书写前言，並以吴玉如魏书千字文为吴先生书写前言和黄崖关百家碑林前言。

为人师表，乐善助人

翰墨之余，伯光先生将书法理论与书法艺术的宣传与教育作为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对弟子以及书法爱好者们都亲昵若子，悉心指教。他曾先后在本系统和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书画大专班执教书法与刻字艺术。他的教学方法具有鲜明的特色，量才取向，因材施教。不仅教学生如何写好字，还教学生如何做人，我时刻牢记他经常对我说的那句话：“写字如做人，要务真求实。”同时教学时兼融史、理、技、法等古贤所传，以及当今书坛的各种思潮。他把几十年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告诉学生，让学生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伯光先生的社会活动可以说是十分繁忙，把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还兼任天津市红桥、北辰、和平等区书画组织机构的顾问。但他在百忙中从不放弃对社会奉献的机会，多次参加救助灾区和贫困山区以及希望工程的义展义卖活动，参与天津黄崖关长城碑林的筹建与设计活动。为《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竹联展》书写碑记、前言。为天津、北京、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碑林、人文景观以及天津文庙，山东孔庙书碑。在同道、家乡和社会中具有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不卑不亢的口碑。

人品与艺术探微

伯光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为学精神令人折服！《楷释怀素草书千字文》作品中，一本只有千余字的小楷竟有一百多字被点掉重写，而且一写就是五六遍甚至七八遍，重写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字当中的某一笔安排得不够妥帖。还有，他用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在一方砚石上精心地刻制出一部《兰亭集序》，兴致勃勃地去向老师李鹤年先生求教，李老审视之后，认为其中的“畅”字左侧古写应该从“田”而不应该从“申”，伯光先生听后立刻将砚石磨平重新再刻。这种尊师重道的精神同治学严谨一样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伯光先生的斋号取名为“甘草精舍”我向他请教过其中的含意，先生说：“甘草味甘性平，一般不作为主药。他的任务是帮助‘君药’发挥，并能减轻一些药物的毒副作用，使处方中的各种药同舟共济，属于参与精神；而在处方中放在最后的一味，又心安理得。”我觉得这和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我们都是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都应该发扬‘甘草精神’积极参与、乐于奉献，不计较个人名利的精神。他曾谆谆教导他的学生们：“书法的最高境界是要通过写字这种形式，表现出创作者的思想境界、人品修养、审美意趣，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并不只是一味地表现驾驭笔墨的技巧，追求空泛的形式。为艺者要读书提高素养，更要不断开阔自己的眼界。”

王舒先生说：“欣赏赵先生的小楷书法，会在严谨整肃之中品味出一种清幽的‘禅意’，真正意义上的‘禅意’并不只是一味地把字写圆写淡，而是创作者心性的表露。赵先生心胸豁达、生性朴实沉静、淡泊名利、刚正不阿，颇具长者风范。他在字里行间表现出的‘禅意’，正是自我品格的真实写照。”

见其字如见其人，人称大家风度，尽在其中。我认为藏古涵今，博大恢弘是伯光先生人和字的统称。有句古联用在伯光先生身上我看较为合适：“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

赵伯光先生以豁达的襟怀，昂扬的斗志反映出他对人生与艺术的执著追求和奋发进取的精神。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他将会有更多的佳品力作奉献于社会，我们诚挚地期待吧！

（责编：孙玉茹）

“螺丝钉”的情怀

——记武清区物价局市场价格监测员杨秉成

□ 张 欣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已成为衡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决定经济政策趋向、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价格指数不仅是一个专业术语，而且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及普通百姓所关注的数字。然而 CPI 指标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走访了区物价局，并与物价调查员一起采价，体味了他的酸甜苦辣，了解了 CPI 数据出台背后的奉献故事。撷取一粟，与读者分享。

——写在前面

眼前是一叠叠放得整整齐齐的表格，每一张上都是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拿起一张仔细看来，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今日农副食品价格：稻米 2.50 元每千克；面粉 2.10 元每千克；‘福临门’牌桶装食用油 48 元每桶……”不清楚的人一定会以为，这是哪家精细的主妇记下的家庭明细账。其实，这就是年近花甲的杨秉成每天的工作，并且他已经兢兢业业地坚持了十三年。十三年如一日，在老杨的日历上从来没有节假日。因为市场每天都要营业，市场价格每天都要浮动，即使是节假、公休也不能免报。我算了算，如果以每年三百六十天计算，那么共计四千七百四十五天。在这四千七百多天里，老杨每天都要填写、上报这样一张表格。四千七百多表格，叠起来足有从地面码到书柜顶那么高。这些表格上的数据不是凭空想象填上的，而是杨大爷靠自己的双脚认真走访采录到的。而且每一张都填写得一丝不苟，每一个符号都诉说着他爱岗敬业的情怀，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他辛勤的汗水。

一颗奉献的螺丝钉

1984 年，杨秉成从部队转业到武清物价局。开始是在办公室，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晃二十几年，杨秉成几乎在物价局的每一个科室都工作过，每一次都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岗位上，从没有向局里计较过个人的得失。杨秉成笑着说：“从部队出来的人都知道，革命同志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从 1996 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越来越多，国家要求加强市场监测工作，充实市场价格监测员。区物价局也需要一名不怕辛苦、责任心强、不怕跑腿的市场价格监测员。

该委派谁呢？局党组有些犯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市场监测工作琐碎、烦冗，每天都要重复性劳动，需要极大的耐心，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记忆力，同时这一工作又是那么重要。因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生产品的价格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在此基础上进行指导和调控。而基层市场监测员所采录的都是和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价格和成本，并且要第一时间上报到市局，最后由市局上报到中央，以便国家及时做出反应，出台相应的调控政策。可以说它关乎民生和财政大计，丝毫马虎不得。这份工作，年轻人怕琐碎，年纪大的又怕没精力经常出去跑腿，因为这一干就等于上了鞍子，再不能撂挑子。一时间这份活儿成了烫手山芋。

就当此时，当年四十几岁的杨秉成说话了。他平静地说：“要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就让我来干吧。让年轻人腾出劲儿来干能发挥的活儿去，统计这事琐碎，趁着我还有劲儿跑，就让我出去跑跑吧。”全局上下都知道杨大爷踏实、精细，办事细心，还在部队锻炼得能吃苦。局领导闻听，喜出望外，握着杨秉成的手说：“您可真是大公无私的及时雨啊！可给局里帮了大忙了。您脾气这么好，和菜贩子、农业户打交道，我们也就放心了。”其实，杨秉成在物价局已经是老资格，完全可以做一些清闲不用费心的差事或者当领导，但是老杨总想，部队出来的人就得懂得奉献，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物价统计工作可以说是以小见大，关系深远。就凭着这一个念头，杨秉成跑市场、下农户，这一统计就是十几年。

一份风雨无阻的坚持

常在泉州路、大桥道菜市场出摊的菜农都知道，有一位老人天天都要来这里，认真问价但是很少买菜，每天都在一大早，像闹钟一样准时。他们中十有八九都认识这位面相和蔼爱笑的老人，每天看见他出现，都会笑着打招呼：“老杨，又来了？”老人也会笑着招呼他们，然后走到摊子前，和他们拉拉家常，问问田里的收成和菜价，就像老朋友一样自然，他们丝毫没有把眼前这位一点架子没有的老农一样的人和国家工作人员联系到一起。这也正是杨秉成多年来总结的工作方法和成功之处。

开始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因为总问价不买菜，容易引起一些菜贩子和群众的疑虑，从侧面了解到杨秉成是物价局工作人员后，难免有一些抵触和不配合的心理。为了缓解尴尬，杨秉成还总自掏腰包买些菜。一来二去，杨大爷总结了：和卖菜户交往有时不能上来就问价，要先从家常话说起，和他们交朋友，打消他们的疑虑，并让他们知道物价工作者只是统计和服务，数据供国家参考，并不危害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就配合多了。因为这两个菜市场卖菜的多是长摊，菜贩子们渐渐认识并接受了老杨，这样工作开展起来就顺利多了。像这样的小窍门，杨秉成总结了很多：例如跟在买菜人身后旁听；在小贩报价和实际成交价之间取中间价；选择同一家的同一牌子的副食品常年对比，等等。这些都是他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

一个人为国家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长年累月地坚持。一转眼，杨秉成做物价监测工作已经十几年了。在这十几年里，他每天都一丝不苟，就像第一天一样。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不管家里自己有什么要紧事，他几乎总是同一时间出现在定点的市场。即使真的出公差离开单位，他也总是谆谆嘱咐代替的同志替他问好价，及时上报，一办完事，马上赶回来——做熟了的事情，只有自己才知道方法，托别人来做，他实在是不放心。因为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

去年春节的时候，南方冰雪灾害，蔬菜的供应受到了影响，北方的天气也很不好，寒风呼号，大雪肆虐，因为天气不好，蔬菜的种类也少，两个菜市场的菜贩子比平时少来了很多。几个菜贩子聊天的时候说，今天老杨头一准儿不来了，来也得等下午风停了。正在这时，大家看到菜市场门口出现了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人，穿着厚厚的棉袄，脸冻得通红，帽子上落了一层雪，不是杨秉成是谁？菜贩子们围过来感慨地说：老杨头，今天这天儿，买菜的少，连我们都不想来了，您老可真敬业啊！老杨回答说：越是闹灾害，越是物价可能出现波动的关键时刻，正是我们物价人员发挥作用的时候，可不能向国家交白卷啊！

一片紧系民生的情怀

物价工作，看似细微琐碎，实际上影响到国家大政策的出台，与民生息息相关，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杨秉成深谙这一道理，对待工作总是从老百姓和国家利益出发，一切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着想，他的口头禅是“老百姓不容易”，从没有说过一句烦字。

老杨介绍说，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价格管理中目前定价方式：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除了水、电、气、暖，部分教育、医疗属于政府定价，与民生相关很大的成品油、物业费等属于政府指导价之外，其他群众生产生活用品大多属于市场自主调节价。在市场经济调节下，淡旺季商品价格上下浮动一定范围内都是正常的。很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一价格规律和规定，对物价局的职能也不甚了解，以致经常发生误解。这种情况下，杨秉成总是责无旁贷地向群众耐心解释。例如今年春耕，物价局接到群众的电话频繁，打电话的多是春耕的农民，在电话里怒气冲冲地兴师问罪：“你们物价局怎么回事？知不知道现在化

肥多少钱一袋？比冬天的时候涨了一百来块，正是用化肥的时候，你们怎么也不管一管？”遇到这种情况，杨秉成总是接过电话，耐心解释：“化肥价格从2009年1月25日由政府指导价改为市场调节价，由化肥企业自主定价，化肥价格的高低靠市场需求来调节。而物价局的职能只是监管和统计，并不参与调价定价。这种情况我们调查过，化肥在冬储时大约一千六至一千七一吨，现在开春用的多了，大约卖到两千块钱一吨，这基本是正常的。我们建议老乡，如果来年用得多了，可以考虑冬天时购买一些存储，这样开春就能省点。”一席有理有情的话，让农民平息了怒气，也理解了物价工作人员的工作。像这样的电话，有时杨秉成一天要接到好几个，每一次他都是用同样的耐心和蔼地重复这些话，丝毫没有流露出厌烦。“农民不容易啊。”杨秉成感慨地说。

同样在工作中，杨秉成处处都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农产品成本调查队确定了二十多个农业调查户，分布在全区石各庄、大碱厂、东蒲洼等地的乡下，以前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往往把农户集中到局里进行统计调查，后来，杨大爷觉得，农民的时间都很宝贵，让他们来一趟还有交通成本，给农民增添了负担。他说：我们该是服务者，麻烦的事应该我们来做，不能麻烦农民。从那以后，每年的统计，他都亲自下乡，到各农户家里实地去走访，并把以往来县城吃饭的费用折合成补贴发放到农民手中。农户们都说，老杨可真正是为我们着想的干部。这二十几个农户家都有几块地，久而久之，地在哪儿，老杨都像自己家的一样熟悉。农民和他没有距离，做起工作来也更得心应手了。辛勤的付出获得了群众和上级的认可，1996至2000年间，老杨四次获得了“下乡包村优秀工作队员”称号；2008年，又被国家发改委评为“全国农产品成本调查工作优秀个人”，他所在的农本队也被天津市物价局评为“优秀集体”。这些荣誉背后，都凝聚着老杨的心血和汗水。

采访快结束时，老杨满怀希望地笑着说：“一晃我也干了十几年啦，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接班人，要不然我退了之后，这些和农户的联系，和菜贩子打交道，年轻人可就接不上手了。所以现在一有机会，我就带上新人一起去。”

老杨的一席话，从头到尾没有一丝一毫关于个人的得失，他念念不忘的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作。看着头飞白雪依然精神矍铄的杨大爷，我忽然想起了闪光的螺丝钉。是啊，平凡的杨大爷多么像一颗闪闪发光的螺丝钉，它不起眼，不争功，却牢牢拧在社会主义建设最不可缺少的位置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有无数像杨秉成一样甘做“螺丝钉”的人才，托举着社会主义这艘稳健前行的巨轮加速远航。

这就是一颗“螺丝钉”的情怀，平凡而伟大的情怀！
（责编：孙玉茹）

□ 李克山

我与当代中国著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虽无直接接触，但却神交已久。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時候，就读过他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后来我得到他的一本中篇小说集《运河的桨声》，并深被书中所描写的美丽的运河风光和发生在运河两岸的动人故事吸引了。刘绍棠打成右派，我也因为看他的书而被学校找去谈话，那本尚未读完的书被学校收缴。然而这本未读完的书，如同悦耳的桨声，时刻响在我的心头，也许是它给我留下一个神圣而美好的期盼，使我对文学充满幻想与追求。

“文革”之后，我由从医转为从教，并由写通讯报道改为写文学作品。1986 年 11 月，县文化馆要出铅印（此前系油印）的《潞河文化》（《运河》文学的前身），已是该刊顾问的刘绍棠，得知此事，立刻写来热情洋溢的祝贺信，编辑部决定把他在信中写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作为办刊宗旨。而作为《运河》文学编委的我，读着他的来信更是感动不已。心想，大名鼎鼎的知名作家，对于一个县级刊物竟如此重视与厚爱，可见他的乡土情结之深！因此我对刘绍棠的创作倍加关注，对刘绍棠的作品倍加喜读。

刘绍棠 1936 年出生于通州儒林村，13 岁开始发表作品，1997 年在北京病逝。在其近 50 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出《村妇》、《十步香草》、《豆棚瓜架雨如丝》等 14 部长篇小说，《蒲柳人家》、《荷水荷风》、《运河的桨声》等 27 部中篇小说，《蛾眉》、《青枝绿叶》、《大青骡子》等上百部短篇小说，《蝈笼絮语》、《我的创作生涯》、《乡土文学四十年》等 11 部散文短论集，共有 700 余万字作品问世。然而，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仅有一篇是描写大学生的，其余写的都是运河两岸的故事，主人公都是运河边上的农民以及农民的儿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绍棠对于家乡对于北运河的深情，可以看出刘绍棠对于乡土文学的执著与酷爱。那么，他这种炽烈的“乡情”是从何而来的呢？我读了不少关于他生长历程的书，才明白这完全源于他的“根”——大运河。

刘绍棠 9 岁以前，从未离开过故乡离开过大运河，在他的金色童年里，听到的是运河的桨声、船家的渔歌，看到的是运河两岸的杨柳和碧绿的田园。农闲时，他跟着大人们或乘船或坐着牛车，从这村到那村，由河东到河西，去听评书、去赶集、去看野台子戏。更有趣的是，他有一群小伙伴，他们常在节假日到运河里摸鱼、掏蟹、打水仗，到运河滩的柳棵子里捉鸟、做柳笛、看小人书……童年的快乐生活和大运河的秀丽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他对大运河有着不同寻常的情感，他写乡土文学，就是这种深厚情感的体现。

若说大运河是刘绍棠儿时的乐园，那么更是刘绍棠后来躲避凄风苦雨温暖而博大的港湾。

早慧的刘绍棠，12 岁考入有名的北京二中，在 5000 名考生中取得第一名！后由潞河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刘绍棠 13 岁开始踏入文坛，20 岁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自 1957 年被划为右派到 1979 年复出，他在家乡当了 22 年的农民，也正是这 22 年的坎坷岁月，使他对农村有了深切的了解，对农民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

刘绍棠“落难”回乡“劳动改造”，出乎刘绍棠意料的是，故乡的父老乡亲不仅没有小瞧嫌弃他，还热情地迎接他、鼓励他、帮助他、保护他，好像他依然是衣锦还乡的大作家，他的头上依然闪耀着“神童”的光环！刘绍棠感到，自己如同“一个颠沛流离多年的游子，终于投到了慈母的怀里”。“文革”之初，从北京开着敞车来了一伙造反派，到刘绍棠的家乡抓刘绍棠，扬言带回北京批斗。可是他们在大街上问了仨来回，也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实话。有的说“刘绍棠没回村”，有的说“刘绍棠下地了”，有的说“刘绍棠被另一伙造反派抓走了”……弄得那伙人晕头转向，只得在人们的嬉笑声中败兴而归，其实刘绍棠就站在民众之中。刘绍棠向生产队长要活干，生产队长就给他一个为生产队“拾粪”的差使。上工下工自己定，拾多拾少没人管，他每天推着独轮车在北运河的长堤上转，这为他体察民情、搜集素材、构思小说提供了方便。立冬时节，刘绍棠推着车到 15 华里远的郎府供销社买他的指标

煤球，半路恰遇三位外村农民朋友，他们对刘绍棠说：“500斤煤球，你得哪辈子才能推回家呀？还是让我们哥仨骑车替你买吧。”不容分说，他们要过刘绍棠的钱和购煤证，很快把煤球给刘绍棠买了回来。……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里，文艺界的许多名人都不得不停下自己手中的笔，而刘绍棠却在家乡的呵护哺育下，在大运河闪金亮银的景色中，饱读诗书，精心构思，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撰写。刘绍棠对乡亲和乡土的感念之情与日俱增，并把这种挚爱倾泻于笔端。因此在他的每部小说里，都会看到一幅幅富有诗意和田园特色的运河风景画，都会“结识”一些勤劳勇敢、淳朴善良、侠肝义胆的运河儿女。他常十分感慨地说：“在我眼里，我的家乡的一棵树、一株草、一朵花，都无比可爱，美不胜收。我要用全部的心血和笔墨，描绘出京东北运河农村20世纪的风貌，为家乡为北运河留下一幅20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

刘绍棠复出后，对那些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新潮精英”们的拉拢、排斥、围攻不屑一顾，他情系大运河，坚定不移地走乡土文学之路，积22年的生命爆发力，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奋笔疾书，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十分卓异的硕果。刘绍棠这个“神童作家”的名字，很快就随着运河的涛声响遍全国，“乡土文学”的旗帜很快就在大运河岸边高高飘起。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是啊，刘绍棠的小说不仅频频在国内发表获奖，中、短篇小说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日、泰国、西班牙等文。并且，北京出版社为支持“体现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的文学创作，刘绍棠家乡通州为全面开发运河，建设运河文化文明，双方进行了合作，于1994年出版了《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0卷（长篇小说6卷，中篇小说2卷，早年作品1卷，理论、随笔、回忆录1卷）。

有人看到刘绍棠在创作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无惋惜地说：“如果他1957年不被打成右派，该写出多少好作品啊！”而刘绍棠却不同意这种估算。

刘绍棠21岁被划成右派时，已经出版了7本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娇骄二气十足，轻薄与浮躁兼有”。所以他“改正”后，不顾自己所受的伤害，不跟着“新潮精英”们起哄，而是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从21岁出发”，把22年来在农村的亲身体验，把22年来自己所积累的丰厚素材，通过手中的笔，化作富有乡土特色的小说，在新时期像喷泉一般地喷涌……

刘绍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与贡献，就是他对乡土文学的大力提倡和乡土文学派的建立。刘绍棠师承孙犁，继承并发扬我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学艺术的宝贵经验，将“荷花淀派”的柔媚清丽之美与“燕赵文化”的阳刚劲健之美有机结合，建立起独具风光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刘绍棠高尚的人品和杰出的文学成果，博得文坛内外极高的评价，因而被国务院表彰为“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他的家乡为他建立了“刘绍棠文库”和“人民作家，光耀乡土”的纪念碑。

鲁迅先生说：泥土里长出大树，碟子里孵出豆芽。而刘绍棠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把“根”深深地扎在泥土里，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责编：李善成）

□ 陆 苇

不知不觉中，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文学”这个概念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网络写作者已经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它游荡在互联网的每个角落，传统文学的尊严地位正受到挑战。网络文学与传统的纸媒文学，孰优孰劣，孰高孰下，人们为此争论不休。但是，无论人们对于“网络文学”还会产生多少争议，这个概念令人无法忽视。现今已经没有人否认网络文学的存在。对于网络文学，王蒙首先认可它存在的合理性。他指出，“网络文学”和手机短信笑话一样，是一种快餐文化，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较随便，“逗人一笑而已”。尽管“网络文学”的完善定义有待于理论的进一步修补，但是，文学进驻网络空间并且成为一个活跃的网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面对舆论莫衷一是的评论，也常常在思考：网络与传统文学有哪些不同？我们应该对网络文学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笔者撰文对此谈一点个人看法。

众所周知，网络文学是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文学。它仍然属于文学的基本范畴，分小说、散文、诗歌、论文、杂文、影视、戏剧等类别。在内容上，仍然是以人为本，表现人及人性、人情、人道，人文环境、社会生活等等。但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生事物、新的文学，有别于传统文学。其实，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传播形式上。网络文学的主要传播渠道是互联网及电子屏幕，传统文学的主要传播渠道则是文学刊物及书报杂志等媒体工具。影视则带有两栖的性质。

在中国，当代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网络文学”包含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文学类型。在这一批文学那里，网络的特征介入文学生产——从遣词造句到发行传播的全过程。文学创作不再是少数文化精英的专利，任何爱好文学的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个便捷的沟通、发行、宣传工具，并迎合这个快节奏时代人们猎奇的心理特点进行文学创作，以实现文学方面的成功。这看起来似乎是颠覆传统的行为，很难为人接受，甚至有很多人评价网络文学为：肆意妄为的写作方式；稀奇古怪的另类文学样式；极端个人化的情感世界；离经叛道的创作态度；网络世界特定的现代或后现代话语体系。

尽管网络文学不尽如人意，但事实上，特别是近几年，我看到大多数文本却是谨慎和规范的；许多文本仍然倾注着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和社会关怀；很多叙述语言是古典与现代，虚拟与实在杂糅混合、兼收并蓄的。它比我们想象中要显得温和与理性。即便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实验性文本，同纯文学刊物上已经发表的许多“前卫”作品相比，并没有“质”的区别。若是打印成纸稿，“网上”和“网下”的，恐怕一时难以辨认。因此我觉得对待文学作品，不能一棍子打死，似乎网上的都是糟粕，网下的才是正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至少有以下几个优点：

首先，它摒弃了枯燥、晦涩、含蓄的表达，追求语言表达的朴实、简练、直白和内心的释放。其次，网络文学相对于传统文学传播，更崇尚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在网络这个高效率、低成本、高传播率的乐土上，可以尽情地写作、发表和阅读，“这里既没有苛刻编辑的眼光，没有舆论的强求，没有质量的优劣，没有性别与年龄的差异，也没有任何民族和种族的不同。只要拥有一台电脑并接入互联网，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在哪里，你只要热爱文学，你就可以在这里自由挥洒、激扬文字”。对于文学作品来说，网络的自由性和兼容性使其从高高在上逐渐回归民间，平民化、大众化、人性化趋势明显。

第三，网络文学具有更高的交互性。网友在网络上写了大量的网络文字，在论坛点击发表即可在第一时间让众多的上网者看到。回复是交流的关键，无论是多么知名的写手也喜欢看到别人评价自己的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就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即使是几个字，也会有人看有人评，这大大满足了网友的心理要求，渴望理解与认同。

最后，网络文学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更容易取得传统文学所不及的更大成就。不可否认，网络文学从中也产生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有很大一部分小说，被出版社看中，成了传统小说。

网络上众多的写手成长为自由撰稿人、专业作家，在报纸杂志大量发表文章，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地位与知名度，比如安妮宝贝、寻欢、黑可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定时期的民族历史，也必然孕育生产一定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当代传统文学在量的方面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对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或无暇顾及或压根就不想。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评论家甚至读者都被一种情绪化、表面化的景象所驱动，不是一哄而起就是一哄而散。网络文学是这个激荡变革时代催生的产物，它应该也可以从一定层面上反映我们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历程。事实证明，不管是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是在激烈变革时代，社会各阶层敢于和勇于积极表达自己的情况下产生的。

应该说，目前中国文学的精英们主要还固守在传统文学的阵地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有才华有思想有追求的作家们，他们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为中国思想的解放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但要看到，市场经济的潮流已荡涤着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检验作家成就的唯一标准是作品，而读者则是评判作品的上帝。

一个有思想有追求有作为的作家，一个与时俱进的作家，不可能对一个拥有上千万文学爱好者的市场无动于衷，或熟视无睹。

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关系，也绝对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是共兴共荣的关系，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我们的传统文学在保留经典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吸取新时代的养分，特别是应该在网络文学中选取能够发表的文章，走出一条网络文学、时尚报刊、传统杂志相结合的路子，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我们中国的文学就更有希望！

（责编：孙玉茹）

丁玲笑得最美的女人

□ 朱新民

笑得好看的女人很多,但笑得高雅、自信且宠辱不惊的,我觉得唯有丁玲。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临澧县;1927后开始文学生涯;1930年加入左联,主编左联刊物《北斗》;1936年到达延安后,曾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主编《解放日报》文艺版;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北农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了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全国解放初期,又致力于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和《人民日报》主编。1955年和1957年丁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她历经了北大荒难忘的12年,“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涯里,她与人民结下了深情。当“十年浩劫”阴云消散之后,年逾古稀的丁玲重返文坛,创办并主编文学刊物《中国》。在坎坷的一生中,丁玲为中国人留下了大批精神财富,除了动乱中失落的手稿外,现存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论等各种著作二百多万字。

我罗列出丁玲先辈的革命历史,就是要让大家看一看,即使这样一位红得不能再红的老革命文学家,也难逃一生命运的坎坷,丁玲是冤枉的!

丁玲的短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梦珂》,梦珂这一形象的那种精美,那种叛逆精神和语言的生动性,刻刀一样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那是“五四”以后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中国小说的精华大部分都网罗其中了,丁玲的作品就显得非常突出。后来在一位朋友家发现了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纸页都已发黄,出版日期已是很早的事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她这部参加土改工作的革命结晶品。给我的总体感觉就是乡土气息很浓,革命性很强,但从艺术角度讲却不如以前的作品。可它到底是延安时期最早的文艺作品之一,对当时形势起到了推动作用。之后,又读了她的《水》和《母亲》及文集之类,知道了她的一些身世。作为一个作家,她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丁玲的人格是高尚的。当《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后,1953后她重返桑干河畔,再次来到温泉屯。当再次看到那里群众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时,便决定从获奖作品的奖金中拿出四千元建文化站,办阅读室,建戏台子,并派秘书帮助筹建。这个全县第一个农村文化站落成典礼那天,丁玲因工作忙没能亲自参加盛会,便发来了贺信,还派人送来电影《白毛女》和木偶戏,同时送来大量图书、乐器、棋类等,可见她对老根据地人民的一往情深。她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岁月,1979年她以75岁的高龄重返文坛后,又一次去看望阔别多年的桑干河畔。因为她的遭遇,她的情思和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连在一起,她的心胸是博大的。

天津老作家袁静和丁玲结下的深厚友谊是在陕甘宁边区时期。袁静写出了《刘巧儿》,演出时赶上了雨天,露天台子下村民都打着伞观看。当时有个“左”派人物持反对态度,说:“这个戏有毒,要不然农民怎么会打着伞看到底!”袁静找到边区文协副主任丁玲,丁玲给予她信心和鼓励,《刘巧儿》这出戏才算站住脚。解放初期,《刘巧儿》很火,我还真不知道这出戏背后的瓜葛。丁玲我没有见过,袁静我见过,那是在市里开“作协”会议,见她时已是老态龙钟,她对丁玲感情很深,说了不少有关丁玲的往事,好人总是让人难以忘怀的。

当“四人帮”垮台之后,丁玲获得了新生,一股气又谋划出很多创作宏图,她带着劫难后宽慈的信心又重新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她想要把失去的几十年岁月弥补回来。但是,由于她长时期遭受人身和政治迫害,身心被严重摧残,1986年3月4日,她带着难以言状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丁玲的一生让人同情,让人尊重。她的际遇不得不使我们对那段尚没走远的岁月加以深思,加以谴责。丁玲是笑在最后也是笑得最美的女人,是受尽折磨与迫害而终生无暇的女人,是一位一生追求光明又无端被阳光灼伤的伟大女人!

(责编:李克山)

让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更丰富

——基层文化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的初步思考

□ 朱庆祝

2009年是我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一年。围绕区委确定的“积极应对挑战、扩大开发开放、推动率先发展”的总体思路，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我们文化工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寒流”面前，文化发展面临的不仅仅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借机而为，而且可以为全区经济实现“新跨越”作出贡献。

一是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信心。

“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面对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树立战胜危机的信心。信心问题属于精神层面，金融危机背景下信心问题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因此，文化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成了一种异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破解金融危机，除了要有经济手段这一只“看得见的手”之外，还需通过文化精神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重建信心。这样，文化也就“因祸得福”，金融之危反倒成了文化之机。而通过强化文化宣传、文化活动的舆论引导功能，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氛围，最终将增强人们应对金融危机信心、决心和耐心。

二是盘活公益性文化资源，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说到公益性文化资源，人们很容易想到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影剧院等等。其实，文化资源除了文化设施外，还包括文化人才、机制、社团队伍、文物以及政府资源等等。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盘活这些公益性的文化资源，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相当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管理部门，充分调动广大文化馆、站群文干部的积极性起着关键的作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团队组建固然重要，但假如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不能真正为群众服务，再好的设施、再优秀的团队，那也是白搭。因此，基层文化馆、站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要整合、盘活这些公益性的文化资源，让它们在服务群众中发挥作用。

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群众文化艺术团体进行辅导，组织各种形式的群众文化生活，民间文化遗产的收集保护，对农村和社区的业余及专业文化人才的培训，特别是有针对性地为那些因金融危机而下岗待业或回乡务农的人群提供服务，这些都是文化馆、站当前的工作任务。

如何盘活呢？一是要提高认识。对现有文化资源进行清理，通过财政适当投入、现有资产变卖置换、面向社会招商引资等多种渠道筹措资金，规划建设文化阵地设施。二是要普查了解，针对每一文化资源开出利用良方，提高文化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树立社会办文化、文化服务社会的观念，让全社会都参与到文化的建设和享受中来。群众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首先应该从群众的广泛参与开始，只有当参与变成了习惯和自觉行为时，群众对低俗生活元素诱惑的免疫力与抵抗力才会逐渐提高。

三是把握机遇，强化基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服务这一理念。

基层文化建设应该围绕老百姓的文化需求来展开，关心弱势群体、服务普通百姓，这是文化的重点，也是文化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在我区，现在已开始加大乡镇文化站建设的力度。目前，29个乡镇街有文化站的26个，有村级文化室的112个。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设施很落后，空房、破房，几本破旧的书，或者排演了一些很简单的节目，这些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有的文化站，里面有书、有设备，可以看光盘。但是，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思路不转变、不开门办站，不组织文艺骨干一起努力，不发挥文化社团的作用，不发挥文化市场的作用，实际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年初市文化局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惠民的优惠政策和项目，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实施的乡镇文体中心建设和农村书屋建设，市里给予了大量的资金、器材和物品的支持，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用足用好这项文化惠民政策，为农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在农家书屋基础上建农村文化活动室，使农民休闲娱乐有去处、开展文化活动有阵地。

四是真正体现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性和主体作用。

要大力扶持民间文艺团体。民间文艺协会、民间剧团、民间演艺队这些文艺团体，多数是由广大社区和村落居民自愿参加，自娱自乐，真正体现群众在文化活动中的参与性和主体作用。目前，全区有民间花会 104 道，会种有高跷会、小车会、武术、秧歌、健身舞蹈队、腰鼓、狮子会、飞叉会等 13 种。全区有业余文艺团队 67 个，其中京、评、梆戏曲业余团队 29 个，综合文艺节目业余艺术团 38 个，还聚集着大运河书画院、运河画院、书画沙龙、王庆坨书画社、慈芸书画社、老年书画研究会等 20 多个民间书画团体。这些民间花会、秧歌演出团队、书画团体和业余文艺团队有的常年开展活动，有的在冬闲夏凉时开展活动。已成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一支主力军。这些业余团队大都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唱身边人、演身边事，展示地域风情，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近年来，农村的文化创生力正在迅速恢复，农民自办文化呈现红红火火之势。农民根据自己生存环境所创造的文化，能够更为有效地承担起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增强农民致富能力、树立乡村文明新风、传承乡土文化、增强乡村社会内部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等多种功能。我们要高度重视这支队伍的培养，让这支队伍在农村文化中站到前台，扮演主角。

我相信，识时务者为俊杰，无论这次金融危机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积极进取、化危为机，把握好基层文化领域的发展机遇，力求又好又快地推进全区文化建设。总之，只要我们从容应对，就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劲风中昂然独立，就能走过寒冬。文化点燃了激情，经济发展的“暖春”也将会很快到来。

（责编：李善成）